

## 隱身鄉野的生活家

### 孔昭其



話匣子一開，廣東國語加台語。

在南部鄉野的某處，你若看到一位身手矯捷的老爺爺正在庭院中生龍活虎

的打著拳，那或許不是很稀奇，但如果你知道那人是個 93 歲高齡的老先生，還不是打太極拳，是打洪拳，任何人絕對都會想去跟這位老先生請教他的健體之法，養生之道。

看起來不像是 93 歲高齡的孔昭其似乎想遺忘一些事，但不思量，自難忘，孔昭其回想起當年仍是不勝唏噓！

民國 3 年生於廣西懷集城橋頭鎮風大村，童年時有個美滿的家庭，孔昭其生活相當快樂。年紀稍長，因為手巧，於是就被親友介紹到羊肉舖當夥計，稍後娶了第一個太太，小他 7 歲，還是個小孩，那老舊的年代他很快有了第二任太太，是童養媳，是他姑母帶來給他的，大他 6 歲，那女孩 19 歲那年和 13 歲的孔昭其結婚，孔昭其 15 歲時跟這第二任老婆生了個女兒。

民國 31 年，戰火延燒到了他的故鄉，風大村村內不太穩定，居民們都人心惶惶的，根本沒法工作，因受到了在黃埔軍校當伙夫的父親鼓勵，孔昭其決定要去當兵，孔昭其說：「那時再三天就要過舊曆年了，但情勢不好，誰還有心情過年？遠處都能聽到隱約的槍砲聲。」那是段難忘的過往。

28 歲才去當兵的孔昭其年紀稍大，軍隊中好多都是 15、6 歲的小孩子，有的還是被拉兵、抓兵來的。那時戰事緊張，內憂外患，他又跟著部隊遷徙，八年都沒法回家，因此他第一任太太後來改嫁，跟她的後夫生了二個兒子。說起那時的苦，讓人感慨萬分，那是個大時代的悲劇。

部隊在浙江寧波傷亡慘重，打到後來沒人了，戰事又吃緊，最終，連孔昭其所屬那師的師長也「開小差」逃掉了，俗話說「寧為太平犬，勿做亂世人」，說那時的人命賤如螻蟻亦不為過，孔昭其自己的直屬長官都不顧部隊逃官保命了，可見戰事有多麼的不利！有次戰役失利，他跟部隊退守時走得慢，只好被迫躺在死人堆裡裝死，裝死人可不容易，他在敵人眼下7天7夜不敢動，還不吃不喝，那真是他今生最艱苦的經歷……，孔昭其揚聲說：「大解還能忍，小解卻無法忍，只好趁晚上小心的分次把尿解在褲子上。」那時的情況是，要是被敵人發現戰場屍堆中有人受傷未死或裝死，可能是馬上補上幾槍，孔昭其這種「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能為」的經歷，確實是讓人無法想像。

跟日本人打仗是正規軍對正規軍，跟共產黨打卻很艱苦，因為國民黨的部隊是正規軍，都用正規戰術，但共產黨由於人數少，於是就用打帶跑的游擊戰術跟國民黨的軍隊打，這讓他所屬的部隊吃了不少的苦頭。

他忘記了部隊的番號，但有些東西卻永遠忘不了，因為那不止是心靈上的烙印，更是歷史的傷痕，孔昭其當兵時身上有留下了兩處明顯的戰績，這身上的兩處傷痕，一處是手臂近關節處被日本人用刺刀刺傷的，但是另一處傷疤卻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產黨留下的，而是部隊過境雲南省時，遇上了當地原住民，兩方發生衝突，衝突的原因是原住民不願軍隊經過農作物地，怕農作物被踐踏破壞，孔昭其的小腿傷就是在這



退伍令（除役令）至今仍保存著。

次衝突時被當地原住民用弓箭給射傷的。

隨著國民黨的節節退守，他的部隊從浙江大陳島退到了台灣，孔昭其在台灣服役到退伍，民國 62 年結婚娶了第三任老婆，覓地自蓋房子。民國 63 年到旗山的磚場作工，民國 67 年孔昭其初入嘉義農場當雇工，那時的場長是第三任場長周舉章，說那時在山上開發的情況是筭路藍縷以啟山林也不為過，那時山上人手不足，常常一人要做三人的事，但是經歷過真正苦難的孔昭其對這



老當益壯，我還拿獎牌呢！

種事不以為意，反而認為是一種試煉。民國 75 年，他在農場的工作是整理花卉及打掃，他非常細心，花木都被他的綠手指照顧得欣欣向榮。

民國 78 年，他曾賣力打掃整個嘉義農場，因為只有他一個人，農場又大，所以

花了 5 天的時間才把全部農場整理乾淨。這是看似簡單實則極了不起的奉獻！稍後是田永柔管農場的花卉，孔昭其與姜遠順則歸田永柔管，孔昭其被分派負責全農場花卉樹木整理，姜遠順負責分派打雜及清潔工作。孔昭其有個壯舉是把農場的圍籬作裝飾，那可是很耗功夫的，當時也沒其他人幫他，他只好又是自己一人做，把農場的圍籬都做了雕刻美化，他竟然發揮了自己的藝術天分在木頭上雕了龍、虎……等動物，但這有紀念价值的作品至今卻沒法保留，原因是農場後來轉手租借給民間企業經營，民間企業把農場內的某些設施園景做了



愛種花木的孔昭其。

改建或清除，所以孔昭其的心血也就無法保存下來。看過他作品的人，在一旁直呼：「可惜！」

孔昭其在農場歷任領導裡最喜歡黃庚申、龍正平，並非常的尊敬這兩人，因為他們這兩位領導都沒私心，做事公開，處事公正，在農場他們也合作愉快，同胞兄弟的生死情誼不一定都是在作戰時產生，在農場，安於本分，認真做事，相互信任，通力合作時所產生的情誼也不亞於戰時，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幾乎把後半生都給了嘉義農場的孔昭其，到今日都還懷念著那段在農場工作的日子，孔昭其不止把農場當成是工作的場所，更把它當成是自己的家一樣的看法，那種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深厚情感，更是能讓他無時或忘，且到死方休的！

孔昭其建築、木工、雕刻完全都自己來，不是工兵出身，卻天生有副好手

藝，甬說農場圍籬的雕刻作品，他連分發的地上幾 10 坪大的房舍都是自己蓋的，屋中家具如神壇、供桌、房門更是親手製作，廁所的門也是他的手筆，但他不是用大片木板做廁所門，為求通風，他花數十倍的功夫做成百葉窗式的廁所門，這簡直是有著魯班之能，但可惜的只能說孔昭其生不逢辰又無貴人相助，不然有這等功夫，又能遇到伯樂，難保他不會成為另一個國際級的雕刻大師朱銘？

80 幾歲時每天還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來往家裡與農場之間，他喜愛勞動，於是他乾脆就提前出門徒步到工作地點，因此孔昭其的這份能耐，也成了農場其他員工們眼中的「超人」或「不可能的任務」的男主角。

早些年政府開放探親，他回去探親時老母親還健在，母親高壽，是位人瑞；他還買給女兒八個金戒指，五條項鍊，後來與家人也常有書信往返，直到 11 年前，弟弟寫信來報告噩耗，告知他母親過世了，雖然母親是享壽 107 歲才過世，但孔昭其心中仍不免抱憾，因為他無法長年承歡老母親膝下。想到曾與老家失聯許久，他的外孫都 5、60 歲了，他現在最大的期望就是兩岸大「三通」時，他能叫他女兒來台灣陪陪他，以補償骨肉離散多年的遺憾，得享天倫之樂。

民國 88 年離開農場，與妻子現居第九莊，80 多歲的孔昭其退休後，仍是退而不休，現在每個月都還在大埔鄉教當地鄉民的子女練國術強身，他不希望自己退休後就無所事事，還想要為大埔這地方盡點心力，想把自己所知所學貢獻出來。他也喜歡研究草藥，還會自己調配草藥，這項本事一部分是早年未離家時，得自於懂醫術母親的傳授，另一部分則是效法「神農嚐百草」的精神，自己入山採集研究。他拿起小茶几上的藥粉說：「這是用含羞草、一條根…磨成粉，可以治療腰酸背痛。」原來那是孔昭其自己去採來的草藥，拿去中藥房磨成粉，用來幫老婆養身。解釋不同藥草的不同功能之後，他特別叮囑：「沒有症狀，不能亂吃哦。」

# 農場老兵文學

口述歷史

孔昭其現在閒暇時就種種花草、農作物，偶而會上山採草藥，看「地瓜戲」也是他的嗜好之一，現在看民視的台語連續劇「意難忘」成了他每日的習慣，和很多大陸來台的榮民不一樣的地方是，孔昭其聽得懂台語，也會用台語來跟妻子溝通，他的生活，似乎在不知不覺中，被台灣的風俗及文化給同化了！

麥克阿瑟所說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但在孔昭其的身上看不出任何凋零的徵兆。屋外下起一場午後豪雨，趁著雨勢暫歇，天色尚有微光，他吆喝了一聲：「還有時間！」，93歲的孔昭其正準備要在庭院中打套拳活絡一下筋骨呢！



誰來跟我較量一下？

## 堅守農場的老兵

### 王宏澤



王宏澤的休閒農場度假小屋。

盛暑的嘉南平原，氣候格外炎熱，年逾八旬的老榮民王宏澤，從自己的農場

摘了一些龍眼，拿到輔導會嘉義農場的辦公室獻寶，他得意地介紹：「這一袋是有鳳梨口味的，另外這些是傳統口味的龍眼，你們吃看看。」

採訪小組的運氣挺好，一路上還在擔心如何在曾文水庫旁佔地近 900 公頃農場中找到王伯伯，沒想到在有冷氣的辦公室巧遇，還有現成的龍眼吃，於是順口問他：「今年龍眼價錢好嗎？除了龍眼，您還種些什麼？都賣給誰呀？…。」

王宏澤爽快地回答：「我種的東西從來不賣，誰來誰吃；除了龍眼，還有芒果、梅子都會搞。」原以為只是寒暄的對話，卻讓人聽了一頭霧水，種了半天不賣錢，靠什麼過日子呀？經過一番解釋之後才知道，王宏澤把領到的 1.5 公頃農地，開發成休閒農場，賺的是遊客的錢。

嘉義農場位於嘉義縣和台南縣的交界處，早在民國 41 年就存在，79 年實施場員耕地放領政策，王宏澤在 81 年完成放領程序之後，就把自耕地做了另類選擇：以休閒農場為主業，空暇時間種些蔬果。王宏澤把農場取名「榕園休閒渡假村」，緊鄰嘉義農場渡假村，在當地名噪一時。

帶領採訪小組從輔導會辦公室走到自家的農場，王宏澤一路上介紹「我的小木屋有分全家福、蜜月型、個人房；還有游泳池、卡拉OK、天文台、瞭望台、烤肉區…，花了好幾千萬耶！」拿出精心製作的 DM，王宏澤自己也入鏡，天文台旁、游泳池畔，都看得到他的丰采。



因颱風毀損而荒廢了的小型天文台。

坐定後，王宏澤細說早年如何被抓兵，後來退伍後經商不順，初到農場時不善耕作，現在又面臨轉折。一路走來，坎坎坷坷。

民國 13 年出生於靠近成都的四川省彭縣，8 歲那年喪父，母親希望讓小孩念書，攢點錢就送王宏澤上小學，也讓他讀四書五經之類的舊學，那時候世道亂，謀生不易，母親後來改嫁，才 10 來歲的王宏澤成為「小流浪漢」。沒父沒母沒兄弟姐妹，王宏澤形容自己 12 歲開始就「在親戚家住幾天，朋友家住幾天，當中有些年紀大一點的青幫洪幫朋友，我們會互相照應。」

20 歲的時候，王宏澤已經有一技之長，就是幫別人開車，在往後 20 多年，王宏澤的人生和「車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日戰爭打了很久，在四川小城過日子原本還算平靜，沒想到抗日勝利前一年，王宏澤還是難逃被抓兵的命運，生平第一次搭飛機，就是從四川飛到雲南從軍。沒多久日軍投降，王宏澤被編為「新義軍」，是一支陸軍裝甲部隊，派到東北打共產黨。

34 到 38 年打共匪的這一段時間，王宏澤深刻體驗出生入死的滋味。他走遍整個東北，還一路追到外蒙古，其中在遼寧省本溪、張家口糾纏很長一段時間，直到 38 年共產黨攻進北京時，王宏澤不幸被俘虜，被關在北京西郊。幸好同連老戰友趁機逃出去後，製作假路條救王宏澤脫險。幾位戰友沿著鐵路從北平走到濟南，轉搭火車到青島，再坐船到上海，回到所屬的裝甲陸軍部隊。

民國 38 年，戰況危急之際，王宏澤跟著部隊，從上海到香港，轉往秦皇島、瀋陽，年底在台灣基隆下船。他還記得，當時的裝甲兵副司令是蔣緯國，聽蔣副司令說：「我們要到台灣，趕快把二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 LVT 兩棲登陸戰車接回來。」所以，王宏澤就是把 LVT 護送到台灣的「隨車」兵之一。到台灣之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提出異議說：「裝甲兵為什麼會有船？要撥給我們。」王宏澤就在 39 年起，兵籍從陸軍轉為海軍，負責保養 LVT，直到 54 年，以上尉軍官位階從海軍陸戰隊退伍。

從小喜歡讀書，呆在台灣高雄左營當兵的那段時間，王宏澤跟著天主教堂的神父學西班牙文，還到補習班學英文，一心想飛。他曾考取留美資格，分發到台北大直軍官外語學校受訓，但是，因政策改變，這條路沒走成。退伍後，應聘到高雄楠梓私立中正中學教英文，也因學校沒付新水只得作罷。

出國不成，老師難為，王宏澤選擇做生意。一開始作的是金紙生意，營業執照是當時市長王玉雲發的，雖然找師傅來作，自己也在一旁學會作金紙，這門生意還是沒做成，王宏澤分析原因是：「不會說閩南話，不會嚼檳榔。」接著開起雜貨店，把住的房子賣掉當本錢，還貸款買店面。雜貨店老闆生涯超過 10 年，這段時間還認識了孩子的媽呢。

在 50、60 年代，王宏澤和許許多多「老芋仔」一樣，早就過了結婚生子

的年紀，原本不敢奢望會有家有眷，可是，朋有看他生活還算小康，體力也很好，就主動介紹女朋友給王宏澤，兩人感情穩定發展，還在 61 ~ 62 年間，分別生下女兒、兒子。兩人雖沒有正式結婚，卻像家人一般互相關心。

如果不是同袍的建議，王宏澤就不會來到農場。民國 71 年，在屏東農場工作的朋友向王宏澤招手，當時傳統雜貨店因超商崛起，必須面對競爭的壓力，王宏澤發現生意開始不穩定，就申請到屏東農場，可是，屏東農場不安置有家眷的榮民。幾經輾轉，王宏澤分配到嘉義農場，還因「有家眷」，分到 1.5 公頃土地（單身的人只分到 1.2 公頃）。

當兵打仗、被俘虜獲救、撤退來台……，王宏澤說起過往，聽者不禁張大口、瞪大眼，只有故事主人翁自己情緒少少的，像是說書人在敘述別人的故事。但是，談到眼前這片農場的興衰，王宏澤的表情才比較豐富，聲調也高亢了起來。他覺得：「在這裡耕耘了 2、30 年，當兵都還沒這麼久呢，這是我的家耶。」

王宏澤原本對農場充滿期待，來了之後才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年近 60 才第一次拿鋤頭，王宏澤不知道怎麼從土地裡變出黃金來。最早種的是南台灣盛產的柳丁，認真澆水施肥，寄望來年結出甜美的果實。但是，果樹不是長蟲，就是爛掉，讓人好不氣餒。然後，換木瓜、龍眼、梅子、楊桃……都試試，也沒有好收成。孩子的媽不習慣農場的苦日子，不願和王宏澤一起過日子。

在戰亂時代打過仗的人，生命力總是特別有韌性，種種挫折沒有澆熄王宏澤的熱情，他要繼續努力下去，只不過，沒辦法拿農作物賣錢，一對還在念小學的小孩怎麼辦？在理想和現實有落差的情況下，王宏澤選擇到輔導會嘉義農場打工賺錢，掃地、洗廁所樣樣來，60 歲當工友，卻一點都不怨天尤人，王宏澤說：「一家人可以吃飽，小孩可以唸書，而我可以繼續開發農場，有什麼不滿意的？」

一向好學的王宏澤深知老師的重要，為了當農夫，王宏澤一有空就去請教當地的農民，選種子、預防蟲害、除草秘訣……。通通都要學，2、30 年的時間，王宏澤自信也是「半個師父」了。

說到農作心得，王宏澤架了梯子，讓朋友和訪客爬上去，盡情享用他的得意作品 ---- 鳳梨龍眼，他一邊喊「要小心」，一邊透露改良品種的秘訣：「其實不是秘密，就是要接枝。」

守著農場守著家，王宏澤幸運地碰上政府實施放領政策，81 年完成相關手續，這 1.5 公頃土地就屬於王宏澤，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片土地該怎麼利用？」

王宏澤長期在嘉義農場打工，對於政策的敏感度比別人高，他發現「農場」漸漸轉型為「國民賓館」，提供觀光休閒用途，也許這是一個可以試試看的方向。當時行政院農委會有專款給農會，貸給農場主人開發之用，年紀有點大的王宏澤還是不改大膽本性，就真的去貸了 2000 萬元，拿來規劃休閒農場，蓋了大大小小計 17 棟房子，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晚上可以收入 4 萬 5000 元的住



在日據時日本馬場原址，感嘆相關單位不重視古蹟。

宿費，超過上班族一個月的薪水。王宏澤把靠農場營運得到的錢，又投入更新設備上，裝冷氣、粉刷房子，弄迷你高爾夫球場…。他的想法是：「把生意當作打仗，不能怕，往前衝衝衝，才有勝算。」

然而，世事多變，輔導會嘉義農場 93 年委由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人家一口氣花了 2 億元重新規劃，王宏澤的休閒農場第一個受到影響，住宿率直線下滑，但是，他還是本著堅守農場的精神，苦撐下來。一直到今 (95) 年 5 月，他的腳因車禍受傷，才想到「需要暫時休息一下」。

這位 82 歲的老榮民說的「暫時」是真的，王宏澤無時無刻想要重新開幕，95 年 7 月中旬還親自洗游泳池，不小心後腦勺撞個洞，自己站起來，騎著摩托車去台南縣楠西鄉的診所就醫。領著採訪小組看他的農場時，傷口還沒完全復原，擔憂的還是：「希望有人來接手，一起經營也可以，不要讓這片土地荒廢了。」

在耕地放領之後，不少人因為年紀大了，乾脆轉手讓人，專心養老，年過八旬，王宏澤卻還在幫農場找下一個春天，只因為花了 2、30 年的心血，王宏澤已經和農場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語氣堅定地表示：「我會繼續想辦法，絕不放棄。」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孩子的媽生病了，還需要王宏澤照顧，親近的人沒一個幫得上忙。

王宏澤的生命過程，不斷地出現危機，再化解危機。在同年紀的老人幾乎都在養老之際，他卻還在等待機會，想要再幹一票。

## 耕讀樂 樂無窮

### 高建義



正在侃侃而談的高建義。

夏日清晨 6 時許，拜訪嘉義農場第六莊場員高建義，才踏進屋子，只見數十張

已落款、未落款、構思中的書法，高高低低掛在牆上、躺在椅子上；旁邊還有沒闔頁的樂譜斜放在譜架…。雖然早就聽說他有文藝修養，但這看起來也太不像農夫的家了。

到農場裡找人，不必靠電話，也不用按電鈴，訪者大喝幾聲，很快就會有人應答。主人翁高建義聽到訪客前來，很快就應答，進屋時已是一身汗，他抓緊早上陽光還不太毒的時間，作點農事，當弄清楚訪客的目的，俐落地把桌椅上的雜物收拾好，示意訪者坐下，高大英挺的主人卻坐在小矮凳上，臉色紅通，聲音洪亮，然而，最醒目的是：一大撮又長又亮的長髯，居然拿條圈便當用的橡皮筋綁起來，這樣的形象和農夫相去更遠。不過，美髯配書法，倒是挺搭的咧，印象中的藝術家（像是張大千），不就是這個樣子。

儘管擺設不像農舍，形象不像農夫，76 歲的高建義對農事倒頗有見解。

「農夫生活很難」，高建義開門見山就說：「價錢高的時候，東西（農作物）沒結盼著它快點結（果）；東西結好了，價錢跌得不得了。」短短數言，



未見其人先觀其字，主人可是藝術家呢。

道盡基層農民的心聲。

更深一層來說，台灣內需市場太小，整體農業的進步很快，高建義自忖：「缺資金、缺專業知識、缺體力，沒什麼競爭優勢。」所以，當梅子熟了、桑椹熟了、芭蕉熟了、木瓜熟了…，價錢不好，就任由它掉落一地；如果價錢好就賣點錢。有些農作物並不是一開始就賤價，而是逐年溜滑梯式往下降，像是梅子，原本一斤還能賣到 20 元，後來掉到不到 10 元、6 元一斤…，到現在一斤 3 元，連工錢都不夠。

細數近幾年來，還能賣到錢的農作物，就以芭蕉好一些。高建義分析說：「芭蕉天然生長，沒有香蕉那麼多病蟲害，比較好照顧，一年可以賣個一兩萬塊。」

雖然經濟效益不大，高建義還是沒有讓農地荒廢。平常時候，不管果子有沒有結，高建義說：「還是會把草打一打，我沒噴灑農藥，這是上天給我們人類的環境嘛，總是要好好照顧。」

順手接過主人倒給訪者的茶，那不是都市人熟悉的茶味，高建義說是：「現採的香椿煮出來的茶，加了點糖。」一般人熟知的香椿用來治療糖尿病，不會加糖，在高建義的知識庫裡，香椿不是只有治糖尿病。

香椿是喬木的一種，原產於中國，是中國特有的植物，所以，外國人稱之為 Chinese mahogany cedar。古籍《唐本草》、《本草綱目》當中，提到香椿具有祛風、解毒等療效。經過現代醫學深入研究，發現香椿富含蛋白質、維生素 B 和 C、胡蘿蔔素以及多種微量元素，這些成分和抗氧化、抗老化息息相關；而香椿葉萃取液可以降血糖，改善糖尿病患的併發症，如手腳酸麻、眼底出血等症狀。

經過科學的分析，證實香椿所含的維生素 C、胡蘿蔔素都是養生保健的成分，現代人養生抗老秘笈維生素 C、胡蘿蔔素，市面上販賣價格動則數百、數千一瓶，對於長年和植物為伍的人來說，隨手摘些香椿入菜、煮茶，就有相



高建義對耕作可是很有研究的。

和長年喝香椿茶有無關係？高建義本人也說不準，不過，在曾文水庫還沒下禁泳令之前，他可是把水庫當自家游泳池，不分寒暑，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且，在牆上的中國地圖，圈滿了高建義的足跡，東北三省、新疆、內蒙、九寨溝…通通都去過，還是算還沒去過的比較省事，「西藏和青海」就是高建義少數還沒去過、而很想去的地方。冬泳加上經常旅行，就足以說明高建義的健康狀況了。

但是，多數來台的退伍軍人，對中國，尤其是共產黨的記憶，多少有些不想回首，除了探親掃墓修祖墳，不太會常去大陸，難道高建義和共產黨沒有太多交集，才會這麼常去大陸？事實正好相反，高建義父親被共產黨殺死，此後

同效果。在高建義的認知裡，香椿就是「對身體很好的植物，平常喝的就是香椿茶。」

原來高建義為了「款待」客人，才端上熱騰騰、加了點糖的香椿茶，他領著訪者去看散放在廚房外面的香椿葉，順便從冰箱拿出沁涼、原味的香椿茶，讓訪者品嚐冷熱、甜淡，不同滋味的香椿茶。

中國人以香椿代表父親，因為香椿長壽、強健、常綠，因此就以「椿萱並茂」形容父母同享高壽。高建義氣色紅潤、身手矯健，

因緣流轉，他才到台灣，更想不到還會成為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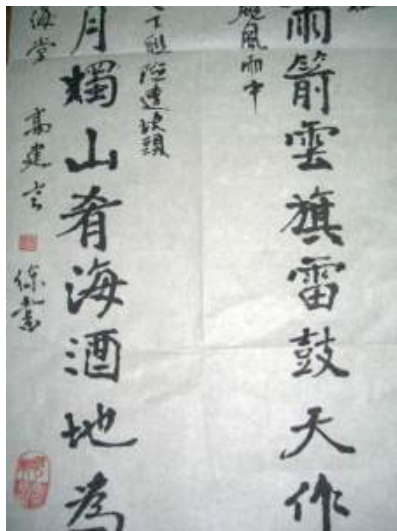
民國 19 年出生在山東省桑河縣，靠黃河北邊，離濟南約 70 公里路程。幼年家境清寒，沒有多餘的錢繳學費，只有斷斷續續，有一搭沒一搭地念點書，小學在家鄉讀私塾，後來到濟南讀中學，總算有個中學學歷。14 歲那年，少年高建義遭逢變故，他說：「家鄉被共產黨攻佔，父親被殺死了。」此後，高建義開始流亡生活，先到濟南暫住，直到民國 37 年春，日子實在撐不下去了，只好從軍，加入青年軍的行列。

一開始，高建義隸屬青年軍 208 師，先到北平駐守四個多月，後來到唐山、唐沽口…，到民國 38 年 5 月 24 日那天，跟著軍隊從上海吳淞口撤退來台。回憶當時的情景，高建義說：「我們一直等到半夜才開始撤退，船在海上走了兩夜兩天，才在南台灣左營上岸。」

登陸台灣後，高建義並沒有在台灣住下來，而是先到廣州一個月，38 年 6 月底去海南島，39 年 2、3 月間又轉到香港，這時候，他和共產黨短兵相接。

高建義神情得意地敘述那一役說：「在香港和澳門之間的一座島上，把他們（共產黨）消滅，俘虜了 160 個人，當時的指揮官何恩庭副團長，後來當了警政署長。」

打了勝仗後，軍隊回到左營整軍，然後高建義被調到大陳島，在大陳島大約一年的時間，當時他想要從青年軍轉成陸戰隊，按規定需要參加考試。高建義的印象是：「一直考、一直考，從儲訓、初試、複試…。」後來，高建義總算考上陸軍官校 26 期，離開青年軍，成為裝甲兵，軍階也跳到少尉階級。



高建義書紀曉嵐對聯。

當 823 砲戰發生時，高建義正好駐守

金門，而且已升上中尉，擔任排長，帶領弟兄藏身山溝裡，殺敵無數。48年返台，駐守台中港、虎口等地，直到40歲那年，高建義以少校軍階退伍，當時的裝甲兵司令是郭東暘。

高建義想退伍的原因，一則反攻大陸的可能性日益渺茫，軍人已經不再做軍人該做的事，只做些整理內務等小事；二則想要有一個更有建設性的人生。但是，後來的發展是情場如意，事業卻差強人意。

自小流離顛沛，26年的軍旅也是東飄西蕩，不知不覺就過了結婚年紀，高建義透露：「原本沒想要結婚，碰到了之後，就結了。」他在41歲那年娶了小他13歲的雲林姑娘雷貴香，並且生下一對子女。事業上，高建義原想要出國，那個年代單身男人要出國很不容易，只好退而求其次，和朋友合夥作外貿生意，多少和外國有些連繫。可是，畢竟隔行如隔山，高建義認知到：「不是做生意的料。」在思索該作哪一行時，意外到了嘉義農場住下來。

高建義在陸軍官校受訓時，當時的隊長是19期學長李誠志，已有多年沒連絡。民國73年某日，高建義到嘉義農場拜訪老長官，順便詢問嘉義農場的情形。李誠志當時擔任輔導員，兩人談過之後，高建義有意願，擔任國中老師的高夫人也支持，於是，高家搬到農場，展開農家生活。

高建義的農地原來由另一位榮民孫小梅照顧，因為孫小梅年老體弱，要到榮家就養，農地由高建義承接，政府補助7萬元蓋房子，高家就在嘉義農場落地生根，至今20多年。

農家生活收入不穩，高建義很感謝太太一路相挺，不管生活上還是經濟上，夫妻總是同心協力，所以，一家人至今感情融洽，生活快樂。女兒嫁到路竹，經常帶著兩個外孫女來看爺爺；兒子隻身在台北拼事業，高建義夫婦常去探望。靠著微薄的農作物收入，以及一個月3000元的老人津貼，過生活已經很勉強，出國旅費根本湊不出來，高建義幽默地說：「太太借我一點，兒子借我一點。」就圓了旅行的夢。

父親死在共產黨手裡，高建義對大陸卻沒有太深負面情緒，他認為：「那

是時代的悲劇；現在的政治，誰來當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老百姓一個公平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可以出頭。」在時局紛擾中，小老百姓說出心裡簡單的願望。

在農場的時間，高建義除了作農事，也花不少時間寫書法，而一旁的譜架是高夫人放樂譜用的，她在學校教生物，閒暇的興趣卻是拉二胡，樂音和墨香相映成趣。高建義寫書法，從沒想過要賣錢，有人求墨寶，他一向讓人如願，還很慎重地蓋上印章。

高建義在書法上用印時，除了名字之外，還多蓋一顆「知足常樂」的章。今(95)年艾莉絲颱風夜，高建義一時興起，寫下「玉帝行兵風刀雨劍雲旗雷鼓天作陣，龍王宴客日燈月燭山肴海酒地為盤」。許多人終其一生追求功名利祿，對高建義來說，卻是耕讀最樂。

## 在行館的日子

### 崔連生



90歲還耕種的崔連生。

在早期威權時代，總統行館有點像古代帝王別宮，給人既神聖又神秘的印象；如今，總統行館一個個開放為觀光景點，大家才發現行館也沒有傳說中那麼豪華。在嘉義農場裡頭，曾文水庫湖畔，就有一個行館，天天都有許多遊客入內參觀。開放之前，就算長官久久來一次，每天仍然整理得一絲不苟，在行館服務約30年的崔連生，回憶起在行館的日子，不多話的他，頓時變成了話匣子。

崔連生先說起當兵的過程，後來又說到退伍分發到嘉義農場，當幾年農夫才被調去當行館管理員。

現年90歲的崔連生，應該是民國6年出生，但文書是廣東人，崔連生是北方人，鄉音都很重，溝通有點難，就把他的生日寫成7年生。

老家在在河南省黃川縣（現改制為黃川府），崔連生從小幫家裡務農放牛，後來被拉兵入了部隊。民國13年，17歲的崔連生在田裡牧牛時，遇到一隊路過的軍隊，部隊的士兵以幫忙帶路為由，要崔連生幫忙帶個路，崔連生當時年紀小，既沒見過世面，也沒防人之心，於是好心地幫那隊兵帶了路，沒想到一到了目的地之後，對方卻不肯放人。崔連生當時急著想回家，沒想到那些兵卻說：「日本人都打來了，你還回去？」還說他已經是公家的人，不由分說的便來個霸王硬上弓，先在他的頭上做起文章，把他的頭髮都理掉啦！還在他頭上故意留了兩撮頭髮，那是部隊防新兵逃走的方法之一，這方式跟牧民對付牲畜時打烙印的方式有雷同之處。

接著崔連生被帶到師管區，送到團管區第一區關起來，被關了一天之後，隔日驗兵時，有位連長一看崔連生太瘦，就很不忍心，怕他吃不了苦，又怕他水土不服，可能還沒上戰場就先死在部隊裡。那時崔連生的父親與村人也都循

線找到了崔連生的下落，父親便託村長先去看看他，未料那連長想把崔連生打回票，村長卻回說：「雖然瘦一點，只要養一養就好了！」

崔連生苦笑著說：「原以為當兵能養胖一點，因為軍隊中有飯吃，哪知當了兵後才知道更慘！」才入部隊沒幾天，崔連生的手上便多了幾個窟窿，父親好不容易來看他，一見到崔連生手上的傷痕，當然要問，崔連生看到了父親，心情也很激動，但他，顧慮到父親會為他擔心，不敢說出他在軍隊中被體罰，只能謊稱自己不小心跌倒受傷。

後來，崔連生的部隊曾和汪精衛的部隊，毛澤東的部隊交過手。民國34年日本投降時，崔連生在四川新八師，有位軍需主任，已成家還有小孩，希望崔連生幫忙買菜打理家務，當時崔連生原想回家，但那主任卻跟他說：「到處都有部隊在抓兵，你這樣子，哪都去不了，還回家呢！怕走不到一半的路程你又被抓去別的部隊啦！」崔連生聽了這話，只好打消了回家的念頭。

崔連生還記得，有次行軍到河南十理舖，每人一天只發一小包餅乾，吃十包都不能飽的餅乾要吃一天，可見當時有多艱苦。記得有次跟敵方開戰時，槍枝射擊過久，無法退彈殼，後來有老兵教他，用水澆就能退彈，但問題是方圓十里都沒溪流井口，後來又有人教他保留小便，用小便沖，步槍也能退彈殼。崔連生在戰場上可是出生入死過許多回，還曾數度死裡逃生，從槍林彈雨中全身而退，不得不直呼命大！

後來戰事吃緊，部隊一直退到了海南島，那時台灣派船把他們接出來，到高雄下船，崔連生到了鳳山，編到36師戰鬥兵。那時的情況是人多職少，空缺全無，中士沒缺，就佔兵的缺，這在作家張拓蕪的「代馬輪卒手記」系列的幾本書中都有詳細描述。後來崔連生跟著部隊南來北往，有時到高雄，有時到豐原…，軍旅生涯沒什麼很大作為，至少吃得飽穿得暖，過得還可以。

民國48年9月16日崔連生退伍，之後被安置在嘉義農場，分發到第五莊。在第五莊最大的收穫是把暗啞宿疾治好了。在到農場之前，崔連生的喉嚨一直發不



說起當年辛酸時還能苦中作樂，樂天知命更自在。



好山好水，農場環境能讓人長壽，身體強健。

出聲音，有兩年的時間都沒法正常說話，後來在農場遇到了個老廣叫郭進財，提供祖傳秘方給崔連生，就是把龍眼樹的樹幹的木材燒紅，用磁碗先裝好半碗水，接著把燒紅的炭直接放入碗中，喝了三次之後，崔連生的嗓子真的好了！

在嘉義農場共同生活，崔連生算得上是如魚得水，得以大展身手了。因為從小務農，對耕地種田本來就駕輕就熟，上半年種花生，下半年種稻，收成頗豐，年尾時還能分到 8000 多元，扣掉種子、稻苗的成本錢，還能有 5000 多元的收入。但是，後來查到有人貪污，當時國家發的種子、稻苗，不必收成本費，有的場長卻亂扣其他人的成本錢，場長深入調查，之後就沒再發生扣成本

錢的事，而崔連生一年就能領個 8、9000 元，他透露：「那時候不抽菸不喝酒，也沒不良嗜好，所以有攢了些錢！」

在第五莊過了 6 年共同生活，崔連生就調到場部當臨時工，每天要燒開水，幫長官倒開水，還要洗碗、打掃，工作吃重又瑣碎，可是，他總是任勞任怨做好份內的工作。當時的同事還有陸鳳文和楊懷清等人，崔連生會找陸鳳文幫忙寫信；而記憶中，楊懷清專長是把七里香修剪得很漂亮。

由於工作態度受到肯定，嘉義農場的總統行館（或稱蔣公行館）於民國 62 年建造完成，當時場長周舉章就把崔連生調到總統行館擔任管理員。這座行館是在曾文水庫蓋好之後才加蓋的，由當時的輔導會主任委員蔣經國選定現址興建，裡頭有正廳一間、偏廳三間、蔣公及夫人臥房各一間、隨扈人員房四間，以及餐廳、廚房等，總面積 161 坪，花費 115 萬，歷經 10 個月完工。這個編號 27 號的行館，也是最後一個總統行館。

在蓋行館之前，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還在當主任委員，前去探勘選址，在場部當僱員的崔連生曾經接待過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民國 63 年，蔣故總統經國

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後，還到嘉義農場巡視過兩次。

崔連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國 73 年李前總統登輝任副總統時來巡視的情景。崔連生清楚記得那天是 12 月 1 日，當時李副總統走到行館門口時，見到行館門裡頭有人，就站在門外遲疑著不敢入內，後來經過解釋，才知道裡面的人是行館管理員崔連生。崔連生說：「那時很多人都誤會總統行館沒人居住，以為裡頭不會有人，其實，行館是備而待用，不能沒人管理的，如果房子閒置著沒人看管打理，那等到要用的時候，也許就沒法用了！」在崔連生的記憶中，那天李副總統沒有用餐就離開了。

說起這個共同相處 30 年的地方，崔連生像是白頭宮女，細屬來過的長官還有：郝柏村擔任陸軍總司令曾經來過；宋楚瑜任省長時也曾去視察過；歷任主任委員鄭為元、許歷農、趙聚鈺、張國英、楊亭雲……也都曾來過行館。不過，行館開館至今，一直沒有長官去住過，因為一般官員都認定那是總統行館，所以非總統之人也不敢擅自下榻在那！

如今行館早已脫去神秘面紗，遊客可以自由入內參觀，還可以看到蔣公的親筆書信；而歷經人事更迭的老管理員則選擇在大埔鎮上一間不起眼的透天厝，過著半隱居生活。

戴頂斗笠，穿著棉衫，崔連生在屋子旁的小空地上，隨意種點時蔬打發日子，如果有多餘的菜，就拿到街口賣，賣個 5 元、10 元都好，因為賣菜不是為了討生活，只是不想浪費罷了。曾駐足行館的的長官們，有的已乘鶴歸去，有的還在官場翻滾，都和崔連生不會再有交集；而老家沒什麼親人，老友一個個凋零，只有一畦農土，伴著崔連生安享晚年。



一日是農夫，終身都是。

# 管理有方的老莊長

## 黃柏林



黃柏林說起當年，仍有豪情。

夏日的黃昏，82 歲的黃柏林躺坐在自家門口藤椅上，悠閒中帶著點意興闌

珊。

他習慣了一個人過日子，當訪客驅前問安時，半矇的眼才張大了些；直到說明來意，要跟他聊聊這座山的興迭，黃柏林意會到「講古」恐怕要花些時間，這才起身入內，打開燈，打開冷氣，打開易開罐咖啡飲料，慎重地娓娓道來。

民國 12 年出生，民國 48 年退伍，同年 5 月 1 日到嘉義農場報到，農場從不毛之地到成為兼具農業和休閒價值的發展過程，黃柏林都沒有缺席，將近半世紀以來，他已經習慣和這片土地一起睡去、一起呼吸、一起醒來，他指著已經委由民間經營的嘉義農場說：「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農場到處都是從軍中退下來的耕作員，當時有 7、800 人，分成 35 組，黃柏林自傲地說：「我們第 5 莊最好，每次少將、中將來考察，長官都帶他們來第五莊，因為我們和其他莊不一樣。」



有名的嘉義農場第五莊。

50 年代的嘉義農場流傳一句話「第五莊出黃金」，用來形容該莊生活優渥的情況。當時擔任莊長的就是黃柏林，他深入調查莊裡每位成員的專長，例如：會養豬的去養豬、會看牛的去看牛、會種稻的去種稻、會殺豬的負責殺豬…。啊！殺豬？難不成是私宰豬？並不是，黃柏林鄭重澄清：「豬都有蓋印章。」殺了豬可以賣，還可以加菜。

那時候好像種什麼都好，稻子長得好、花生又大又香，還有樹子、芒果、

香蕉、香茅、麻……，地上長出什麼就吃什麼，甚至於還可以賣點錢。

到了歲末年終，把一年的收成收入算一算，平均分給每一位成員，黃柏林說：「多餘的米、花生……，大家分一分；另外，還可以分到一、兩百元的現金。」

在住的方面，也是採用高標準，除了紮實、防風防雨之外，黃柏林最自豪的是：「我們的房子最漂亮，還都加了紗窗。」

不過，這還不夠，第五莊還有一項秘密武器：釀小米酒。場員中有位「老廣」（廣東人）會釀酒，所以，大伙兒就有免費的酒可以喝。

在 50 年代的雲嘉南，許多家庭沒辦法每餐吃到米飯，通常是一小把色澤黃黃的陳年米加一大堆番薯簽，煮一鍋地瓜飯或地瓜粥，而在農莊卻是酒足飯飽，確實算得上豐盛了。

然而，吃穿不愁的生活，全部都是場員們共同努力的結果。

黃柏林分派每位場員各自要負責的責任區，只要天一亮，每個人拿著鋤頭上工，到早上 7 點回來吃早飯；飯後繼續幹活，中午 11 點回來吃午飯，順便小睡一下；午後還是要耕作，下午 5 點才收工，洗澡、吃飯、休息。

這種類似軍隊的集體生活，大部分時候還算和諧，不過，偶而也會有摩擦，像是有的人做得很快，有的人慢慢來，就會有人不高興，黃柏林透露解決方法是：「我管不到的時候，就請輔導員來；輔導員還是沒辦法，就找場長來。」停了一會兒，黃柏林又補充說：「21 個人背景不相同，共同生活難免吵一吵，不過，沒有大吵，調解一下就好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位老莊長說起共同生活的過往，一點一滴描述得很清楚，當詢及怎麼當上莊長的？黃柏林說：「莊長是莊裡 21 個人互選的，人家要看你這個人能不能務農做工，還要看你待人處世好不好。」因為在當兵之前，家裡就在務農，農事算得上是黃柏林的強項；加上與人為善的個性，就被推舉為莊長了。



有名的嘉義農場第五莊當年的光榮戰績，老兵身上不滅的烙印。

黃柏林老家在江西省靠近景德鎮的石門街，世代務農，家裡有一兄一弟、兩位妹妹。民國 28 年，世道混亂，正好有一位同村的鄰居當海

軍副官，經過父親說項，沒上過學的黃柏林成為海軍勤務兵，他當時的感覺是：「不用下田作工，好高興；當兵揸個槍，好痛快。」

當兵的地點在景德鎮，黃柏林每個月回家一趟，每次要走一天才能回到家。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年，民國32年，在回家路上，不幸被「抓兵」，當時軍隊缺人，許多軍隊便派兵在路上持槍「搶人」，把行人等於是綁架到自己軍隊中，叫做「抓兵」，家中有男丁失蹤出門後再也沒有回家，大



極得人望的老莊長。

大家都明白是遭到抓兵了，在那樣的亂世這樣的事也求告無門。黃柏林從海軍變成陸軍。一樣是軍人，黃柏林卻發現，待遇相差十萬八千里。他表示：「海軍衣服、鞋子都很漂亮，吃飯也是好幾個菜、一個湯；陸軍根本不能比。」

從軍的過程中，黃柏林和日本人沒什麼交手，倒是打共匪打得天暈地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從江西打到山東的過程，被砲彈打到，幸好沙地太軟，砲彈沒爆，否則，準會沒命。可是，躲過大災難，沒逃過小劫數，民國36年，黃柏林被子彈k到，因腿傷只好退到後方，先在青島療傷，後來轉到上海20後方醫院、江西九江19後方醫院、南昌22後方醫院、濟安25後方醫院，民國38年以後，局勢很亂，沒有醫院住，軍方用發糧來照顧傷兵。當黃柏林和一位好朋友一拐一拐從江西走路要到廣東的路上，又被抓兵，軍方在廣東汕頭成立19軍，黃柏林被編為警衛營，擔任第二營第二班班長。

民國38年農曆年底，黃柏林隨著軍隊撤退到金門。在金門的時候，親身經歷古寧頭大戰，黃柏林當時的任務是：保衛軍長安全，雖然沒有扛槍上第一線，但是，還是要站衛兵，槍砲近在咫尺，也是非常驚心動魄。

民國43年部隊拆編，黃柏林到陸軍官校管器材室，這項工作「很涼」，器材室有籃球、排球、跳箱、足球…，有人借有人還，比起扛槍的日子，真的太沒挑戰性了。黃柏林說當時的生活是：天亮吃過飯又去睡；吃過中飯又去睡；下午醒來，先打個球，吃過晚飯後，因為上士身分可以穿便服出去，所以，晚上到鳳山看電影、看地瓜戲(台灣地方戲曲)…。因為生活不正常，黃柏林在那段生活最輕鬆的日子，卻得了胃病，老是肚子疼。直到民國48年退伍到農

場之前，黃柏林過了5、6年舒服的軍旅生活。

黃柏林的人生，在民國62年之後，漸漸從群居變成獨居。因為，共同生活在蓋曾文水庫之後就解體了，到底真正的禍首是不是水庫，如今已不可考，黃柏林的記憶裡是這樣的：「水庫來了，什麼都不能種，種麻垮台，種香蕉垮台，種香茅垮台…，一個莊一個莊就沒有了。」曾文水庫在56年開挖，原來的3、4、6、8、19、27農莊都被水淹沒，其他農莊的水土也或多或少受到破壞，進而影響農作物收成。

大伙兒不再共同生活後，每個人有一塊配耕地，自給自足，黃柏林繼續當農夫；民國78年，實施耕地放領政策，黃柏林領到自己耕作的那1.2公頃土地。直到前幾年，自己的手腳不那麼靈光，才把農地轉讓出去，只保留自己的住屋。

壯年就到農場，為這塊土地奉獻大半生的心力，如今還能在這兒養老，也是一種安慰；可是，黃柏林竟然沒有結婚！沒有老伴、沒有兒孫，會不會有點遺憾？黃柏林經不住追問，最後才透露，在年輕時也想過成家，可惜沒有結果，爽朗的黃柏林「唉…」了一聲，接著說出這個故事。在農場共同生活時，因為生活還不錯，山上常看到單身的姑娘，黃柏林也和一位小姐交往了十多年，後來那位出生在嘉義大林的女朋友不幸早逝，此後，此後沒再遇到合得來的對象。黃柏林身上隨時放著兩人的合照，在黃昏時刻，睹照思人，帶點悲涼的語調說：「姻緣天註定，沒辦法…」

說著說著，記憶盒裡裝最多的還是早年的農場。當年農場共同生活的同事，彼此一直有來往，誰家有喜事、誰住進榮家、誰先走一步…黃柏林說：「最近黃國達家裡娶媳婦辦喜事，我有去呀！他是我在警衛營的弟兄，還一起在第五莊…。」

一說到農場的人事物，老莊長的眼神，才又閃了一絲光芒……。



癡情的黃柏林當年的英姿。



龍應金穿起郵差服裝。

## 徒步的信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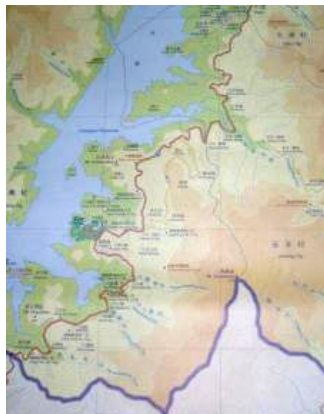
### 龍應金

電子通訊不發達的年代，家書、情書、求職信……，都在郵差綠色郵包裡，等待郵差是許多大人小孩每天最期待的時刻。綠衣天使以前騎腳踏車、後來騎摩托車，穿梭在大街小巷，早就是生活中常見的景觀。但是，嘉義農場的郵差卻是徒步送信，即使到了 21 世紀，還可以看到老郵差龍應金走路送信，成為山區特殊一景。

山上舟車難到之處，只有用走的才能把信安全送到。在曾文水庫還沒開工，馬路還沒開好，車子還沒通行之前，嘉義大埔農場的對外聯繫，靠的是郵差徒步挨家挨戶送信，郵局為農場設了西興村郵政代辦所，從民國 59 年到 91 年退休為止，龍應金一直憑著雙腳送信，數十年如一日。他毫不隱瞞地說：「我連腳踏車也不會騎。」

龍應金的人生有太多想不到。當年一個人跟著部隊來台，想不到就穿起軍服當軍人；退伍後被安置到農場開墾，想不到居然成為郵差；退休後不能繼續住在農場，買了大埔街上一棟兩層樓透天厝，喜歡朋友的他成為獨居老人……。人生似乎充滿「身不由己」的氛圍，龍應金卻還是保持一貫的熱情，詳細述說一生的轉折。

拿出身分證，寫的是民國 16 年生，廣東清遠人，龍應金鄭重表示：「這是當兵時寫錯，我是 13 年出生，今年 82 歲，當時寫的人說：『3、



龍應金當年送信範圍。

5年就要反攻回去，改不改沒關係』。」

出生的年代太苦了，龍應金打零工、放牛，賺點零用錢過日子。11歲那年，父母送他去念了三年私塾，之後沒錢念，還是打工維生。民國36年娶了老婆，可是時局亂，生活不穩定，到了民國38年過了中秋，眼看局勢不妙，共匪就要打來，不走不行了，



初創時期的郵政代辦所雖然簡陋，但全農場仍得仰仗它。

龍應金想先跟部隊來台灣，看看局勢發展，再決定如何安排家人。哪知道台海局勢變化太快，家人失去連繫，自己也被要求當起軍人。原以為在台灣只是短暫居留，當幾年兵沒關係，哪知道會在台灣定居下來。

當兵位階很低，就是個上士，還到處跑。金門、馬祖、澎湖都去過，民國58年，部隊改編，龍應金在該年9月分發到宜蘭輔導中隊，然後分發到嘉義農場。龍應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況：「我坐公車到台南，台南輔導會的人來接我到楠梓，然後把我分到嘉義農場第十莊。」

民國59年元月1日起，龍應金正式成為嘉義農場的一員。當時第十莊有36名場員，最早去的已經在那裡8年了，龍應金看到的景象是：「第十莊什麼都沒有，天天在挖地瓜、挖木薯，很苦的。」當農夫才半年，場長就派龍應金去管郵政代辦所。

在輔導會到嘉義縣大埔鄉設置農場之前，現在的大埔鄉的人口寥寥可數，嘉義農場成立之後，場員人數大約佔了大埔人口7、8成，因為人數多、信件包裹也多，郵局後來乾脆成立代辦所，專門服務農場的場員。民國59年7月，

有一位也是場員的郵差在送信途中去世，當時場長周舉章把龍應金叫到辦公室，問龍應金：「識不識字？」龍應金回答：「我讀過私塾。」周場長就說：「你可以寫字，可以走路，要不要去考試當郵差。」此後，龍應金就從場員身分「轉業」成為郵差，但是，他仍然是農場的一份子，農場撥了專屬宿舍給他住，白天幫場員以及散居在農場附近居民送信，晚上住在農場。龍應金指出：「民國59年7月場部報由我去負責郵政代辦所業務。」大埔郵局成立於民國56年，同年在嘉義農場設立西興村代辦所，代辦所郵差則由場長指派。

作為農場專屬郵差，龍應金每天的工作是：早上7點多出發，走路到11公里外的大埔郵局取信，然後再回到農場，沿路把信分送給場員，農場佔地800多公頃，天天都要走透透。這麼一來一回，單單走路就可以走上一整天，何況還要挨家挨戶送信。不過走久了，腳程也愈練愈快，如果走的快，只要花一小時10



農場專屬的老郵差在點兵了。

分鐘，就可以從農場走到大埔郵局；假如信件不多，還可能在中午以前就回到農場；然後繼續作內勤的郵政工作。

在龍應金開始送信的時候，曾文水庫（民國56年開工）正在施工，嘉義農場的辦公室、宿舍，於民國62年從水庫淹沒區遷到現址；還有第3、4、6、8、19、27等莊，都在淹沒區水域，35莊重新整編，民國60年起，先將淹沒區場員編入其他莊；然後又濃縮整編，民國64年編為10莊。因應這些改變，龍應金說：「所有信通通要重分。」

送信的過程更辛苦。早期蓋水庫的時候，動員不少部隊來支援，龍應金必須扛很多報紙，週日也不例外；還有不少包裹，尤其是酒類，會讓人扛到氣喘如牛；更別提下雨天，如果弄濕了，報紙不用看了，信也糊成一團…，因此，一定要事先用郵包把所有郵件包好。60年代之後，為了因應需要，政府開始

舖設柏油路，當時負責指揮開路的主管還會特別交代開路工人：「如果看到郵差（龍應金），就要載他一程，幫他忙。」所以，還沒等台三線通車，龍應金就常常可以搭便車，省下不少力氣。民國 63 年開始有公車之後，龍應金就不用走農場到大埔來回這一段路，而是搭車到大埔取信，分送給 10 個莊場員和居民。

民國 91 年退休之後，龍應金不想離開農場，跟農場申請：「繼續住在農場，幫農場作義工，不要工錢。」可是，農場礙於規定，無法通過申請，龍應金就搬到大埔住。而代辦所業務，則移交給李儒清（非農場場員），所址也從農場搬到李如清家裡。西興村郵政代辦所和郵差都不再屬於農場。

一個人悠閒自在過日子，但午夜夢回，難道不會想起老家和故友？其實，在兩岸開放之後，龍應金就一直想辦法和老家聯絡，民國 80 年之後，陸續回去幾次，直到 83 年止，回去好幾次，花了大約 100 萬，但是，父母不在了，妻子之後又嫁了兩次，語氣中透露對返鄉之路興致不再，龍應金低聲說：「以後不去了。」

現在的龍爺爺，還是天天走路，走到第一莊附近的風吹嶺，或是繞到嘉義農場大壩區旁的三腳石，有時候繞水庫跑…，每天的生活和農場脫離不了關係，唯一的改變是，肩上不用再扛郵包了。

至於龍爺爺常見面的朋友，就是住在附近的崔連生，以及每個月來探望的白河榮家探訪員。白河榮家一直勸龍應金去住榮家，但是，龍應金一直不肯去，因為經年累月和曾文水庫的湖光山色為鄰，和嘉義農場一草一木為伍，龍應金覺得：「住在這裡比較習慣啦！」



龍應金早年與家人的合照。

# 撿來的命

## 曾創和



曾創和與妻子在家門口的合影。過去兩人為了不影響兒女，皆嚴守不在家裡吵架的原則，如今兒女長大成人離家，他們卻還是如此相處，無論有再大的怨氣，在家裡一定只有嘻笑，要吵也是約到外頭吵，吵到雙方都沒力氣才回家。

「有些事能說，有些不能。」一開始，曾創和就起了個這麼懸疑的開頭，聽他娓娓道來，才知道他與其他老兵的不同。

出生於福建的曾創和並非民國 38 年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他是國軍於民國 41 年從金門發動奇襲，攻打福建南日道這場戰役的俘虜。也就是說，他原本是共軍，隸屬於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水兵師陸戰營，是被俘虜來台，經過新生教育後才歸順國軍。

「還好現在兩岸情勢不像過去那麼對立，像這些事，以前擔心異樣眼光，怎麼也不敢說。」說到這裡，身高不高的曾創和縮起臂膀坐在沙發上，身子似乎更小了些。

成為俘虜的日子，是從在金門關 6 天開始，6 天後隨登陸艇送到高雄新兵碼頭，一下船只見天色昏暗，四周黑壓壓的，什麼也看不清楚，還沒看清台灣本島的長相就被送上裝煤炭的貨車，懷抱著不安，顛簸一日一夜才到位於台北縣安坑的陸軍監營。回憶歷歷在目，到現在曾創和還清楚記得當時的單位是新店八七九保安司令部，為了與其他士兵區隔，俘虜穿著胸口上頭繡著「新生」兩字的藍衣藍褲，10 多個人擠在一個房間，吃喝拉撒都在一起，他們沒有自由活動的時間，沒有出操也沒有訓練，而是在監營裡做手工，將成品交給軍方，換取營內自印只能在營內使用的貨幣。

這樣的日子過了整整一年，到了民國 42 年 9 月，曾創和才轉為國軍，離開新店，轉送到金門。

「我的階級是二等兵。」說到這裡，曾創和才露出笑容。二等兵這個最基本的階級，對一般人而言，一入伍就能拿到，但對曾創和來說，意義不凡，那是他跨過台灣海峽，跨過敵對陣營，當了一年的俘虜才換來的身份，能自由觀看周遭景色，能自由使用新台幣，胸口也不再繡有標示差異的「新生」兩字。

當兵的日子還算平穩，民國 43 年回到台灣，44 年改編為海軍陸戰隊，民國 45 年隨著單位調動來到龍泉，一直到民國 52 年認識妻子，生活才有了變化。

曾創和的妻子姓李，是台東原住民，兩人在左營認識，年紀相差 13 歲，他聽說妻子全家有 8 個姊妹，為了生活經常到山裡採柴火到台東賣，還常被取締，每天的日子都在餓、苦、躲中渡過，他心裡起了憐惜。

想起自己十多歲便父母雙亡，也沒有兄弟姊妹，當時正好共軍打來，只好



在先生建造的小平房門口，曾太太種起蘭花，她開心地對我介紹這些她親手栽培的蘭花，在小孩長大離家後，這些蘭花猶如她的寶貝，是她與先生如今最大的樂趣。

加入共軍，當兵不到一年就遇到國軍突襲，才打一次仗就變成俘虜。從福建到金門，從金門到新店，從新店到屏東，生命歷程總是不斷漂流，在台灣遇見妻子，兩個苦命人一見如故，儘管兩個人在一起也不見得能擺脫苦日子，但有人陪伴的苦日子總比一個人孤獨的苦日子有意義，兩人決定結婚。

只是當時一窮二白的曾創和哪有錢給聘金籌備婚禮，妻子帶曾創和回家看家人，老的小的全都反對，曾創和沒有因此打消念頭，反而激起作戰鬥志，一聽到反對意見就去買兩瓶4塊錢的太白酒，喝到酒酣耳熱，先跟對方成了朋友，對方也就答應了，以此各個擊破，最終才獲得全體家人的同意。

只不過，當時曾創和的月俸才100元，太白酒一瓶瓶買下去，花到一毛不剩，還得預支兩個月的薪餉印紅帖買郵票。沒錢租禮車，只好搭著三輪車迎娶妻子，連床鋪都是跟人借來的。

婚前曾創和稱呼妻子「秀月」，妻子則叫他「老曾」，這個稱呼一直到婚後還是沒改過來，「老曾」從年輕叫到年老，果真白頭到老。

婚後有了小孩，家庭負擔沈重，軍餉無法應付家裡開銷，決定退伍自己創業。不懂做生意的竅門，拿出所有積蓄買了台爛貨車，常出問題，兩個月後生意失敗，不但賣房子還錢，還得靠著軍中友人送米菜接濟才能維持生活。

這段時間，曾創和開過計程車，也曾與妻子一起到桃園鶯歌磚場當工人，回想起這段流離失所的日子，曾創和說當時實在沒有安全感，生活只有窮與苦，尤其是在鶯歌磚場這段時間，拖累妻子一起住在工寮受苦，吃不飽只能找野菜挖竹筍，一下雨地上便是一片泥濘，棉被裡還經常鑽進青竹絲，嚇得老婆連睡覺都發抖。

直到來到屏東農場安置，他才覺得生活安定下來，雖然是一片常有眼鏡蛇出沒，長滿瓊麻與仙人掌的礫石地，但曾創和一個人徒手花了兩年整理，獨自砌磚瓦蓋房子，將這片荒地開墾成農地，有了自己的家。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現在還活著，就是撿到的。」曾創和嘆口氣，接著大笑一聲說：「既然是撿到的，那就好好活，苦一點也無所謂。」

對於這樣的結論，曾創和感觸很深，在許多自覺已經窮途末路的時刻，都曾得到他人的相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剛從金門調職到台灣，發現身上的錢少了1元，不夠搭車，當時的1塊錢是紙鈔，不算小，他左顧右盼，在茫茫人海中看不到一個認識的人可以借錢。最後是一個穿著學生制服理平頭的高中男生借給他1塊錢，他手中捧著那張紙鈔，心裡太過激動，謝謝兩字反而說不出口，連對方的姓名地址都沒有問，眼睜睜看著對方搭著往台南的車離去，他當時就這麼立在原地，一直到對方搭的車轉出視線外，他仍舊是紅著一雙眼，連眨都不敢眨一下。

這一塊錢，不多也不少，在他全然不知所措的時刻，從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手上接下，曾創和說，他一輩子也不會忘。

# 生者死者皆疲勞

## 杜合亭



原本穿著背心短褲的杜先生，一聽說要拍照，馬上進屋換上整齊的襯衫長褲，個性十分嚴謹。

杜合亭，民國 38 年 5 月撤退來台，民國 62 年退伍，他來自山東高密，莫言的故鄉。提起山東高密，我腦中馬上閃

現張藝謀執導，改編自莫言小說，影史上首次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中國電影《紅高粱》，裡頭那一缸缸血色的高粱酒，一畝畝灑滿鮮血的高粱田把山東高密等同於壯烈與狂放。

可是，杜合亭卻是一個溫和的老人。說話語調輕而緩，講到難熬的往事也只是搓著雙手壓抑難過的情緒，笑笑說沒什麼，都過去了。他穿著背心短褲，看似隨性，但一聽我問說能否拍張照，馬上坐直身子，起身說那得換件衣服，隨即回房間去換上襯衫與長褲，顯現出嚴謹有禮的個性。

小說與現實生活不同，他回憶裡的故鄉高密並沒有滿地的鮮血，高密對他來說，是搭馬車拉水肥的童年回憶。童年的生活不穩定，沒書讀也沒有一技之長，只能搭著別人的馬車，拉別人的水肥，替別人的田地施肥，日子一天過一天，徒增茫然。於是在 18 歲那年，他追隨已經入伍的三哥，來到青島加入國軍，隸屬陸戰隊。沒想到才加入 2、3 個月，國軍就撤退來台，也與家人失去聯繫。

杜合亭說，實際的軍旅生涯，是在台灣才開始的。戰場是殘酷的，非生即死，在隨時要上場作戰的前提下，陸戰隊採取的是超乎常人的標準，每天早晨 5 點起床跑步，接著跳木馬，跳不過就沒飯吃。單槓至少 30 下，還得在上頭來個轉體大車輪，沒學過也得自己摸索，轉不過來也別想下來，吊到晚點名為止。除此之外，幾乎整天待在海裡，不分寒暑，每天戴鋼盔、四發手榴彈、60

發子彈、軍毯捲成長條斜背在身上，全副武裝往海裡跳，一游就是 3000 公尺。

沈重的體力負擔讓剛滿 18 歲，驟然與親人失去聯繫的他更加思念親人。有時體力超過負荷，全身酸痛無法動彈，覺得自己彷彿死了，想起親人忍不住哭起來，這些眼淚有些流在枕畔，有些流在海裡，而他也只有在這些苦到忍不住哭出來的時刻，才確定自己確實還活著，生或死的界線似乎變得很模糊。

直到民國 40 年發生的兩件事才讓他對於生與死的感受起了明顯的分別。

首先是早他幾年從軍的三哥透過種種管道找到他，兩人同樣身著軍裝，同樣的平頭，在嚴苛的訓練中磨練出相似體型，同樣來自山東高密的一對兄弟，如今異地重逢，卻恍如隔世。

也是在同一年，陸戰隊乘坐有「鐵棺材」之稱的 LVT 兩棲登陸戰車，在崗山螺底山附近海域登陸，第二波登陸戰車在岸邊因為漩渦而翻覆，戰車猶如一個鐵盒子把全車官兵覆蓋在海底，毫無逃生機會，60 名官兵集體死亡，杜合亭親眼目睹整個事故過程。

原先以為已經死去的親人，活生生站在自己眼前；當天還一起吃飯的同胞，一瞬間成了沒有生命的屍體。生與死不再是模糊的想像，生死無常，其中沒有模糊的空間。

生與死的轉變，在他心裡留下陰影，民國 54 年，轉調為駕駛的他接到一個任務，得前往高雄左營，到了那邊才發現，自己將負責載送在左營桃子園外海實施模擬登陸演習時因風浪過大而打翻的 LVT 中的官兵屍體。這趟任務持續一個禮拜，翻覆的 LVT 將來不及逃生的官兵沈沈地壓在海底，經過潮汐與海流的變化，才從海砂底部飄出，他所載的屍體早已浮腫變形，有的身上還有魚咬的傷口，不成人形。

這些景象並沒有讓杜先生萌生退意，反倒是民國 60 年，第二個小孩出生，新生命誕生的喜悅很快便被沈重的經濟壓力抹去，為了養家活口，他才毅然從軍中退伍，在民間開貨櫃車。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往返南北得走台一線，從

高雄到基隆的貨櫃碼頭得花整整兩天，生活疲累卻也很規律，薪水也夠養家活口，只是以往怎麼操勞都沒事的身體，卻在開車的這幾年長了骨刺，無法繼續開車。到了農場，不熟悉農務的他先後種釋迦與甘蔗都失敗，為了維持生計，最後只能去砂石場當警衛，直到自己 60 歲了，把小孩都養大了才退休。

命運之神似乎特別喜歡拿生死與杜先生開玩笑，回想起開貨櫃車的那段時間，他說最難忘的是高速公路剛通車那一年，在仁德休息站附近遇上大濃霧，他提心吊膽地開著，卻突然發現前方的載滿原木車輛居然近在眼前，他急踩煞車，車頭仍然往前方貨車上的大原木直衝過去，好不容易車止住了，自己的車窗玻璃距離前方的大原木只剩一公尺，他一口氣還未來得及喘過來，一顆心仍吊在胸口，後面的滿載飼料的貨車隨即追撞過來，把他的車再往前擠了過去，他緊踩著煞車不敢放，等到車子終於停下來，大原木幾乎緊緊貼著他的車窗玻璃。那是高速公路開通以來的第一次連環大車禍，正好被他遇上，他說或許自己背負著全家的經濟，是不該死也不能死，才能夠死裡逃生。

在陳述這些往事的同時，杜太太始終坐在杜先生身旁，卻對他的話語不太有反應，杜先生不好意思地解釋，說杜太太得了憂鬱症，不吃藥的時候只沈著一張蒼白的臉坐在家裡，一句話也不講，吃了藥之後看似好一點，有時卻又整個人呆呆的，對他的話不太有反應。杜先生對憂鬱症所知不多，只知道憂鬱症常引發自殺，他看著妻子的眼神總掩不住一絲擔憂，在他的眼神中我才發現杜先生對親人的濃烈情感，那本質其實與莫言筆下的山東高密人的烈性子相似，只是人生往往比小說更迂迴難測，他面見過許多生與死的場景，知道生不一定是幸福死也不一定是解脫，在無常的人生中，生者死者皆疲勞，這樣的體悟撫平他的性格，增添一點謙遜，卻多了太多無奈。



杜先生在阿里山所拍的照片。儘管已經退伍多年，儘管是閒暇時出遊，在一片鳥語花香中，他拍照仍舊是稍息站好，絲毫沒有鬆懈。

# 天主保佑

## 羅昇



羅昇與女兒的合照。他們的庭院裡除了收養的流浪貓與流浪狗之外，最醒目的便是樹下立的這塊石版，紅色的大字寫著「天主保佑」，上頭還畫上一個十字架，是他虔誠的信仰。

在老兵之中，有明確宗教信仰的算是少數，信仰堅定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羅昇便是這樣一位老人。羅昇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家的客廳擺著聖母瑪麗亞

與耶穌背負十字架的神像。早在年幼時，母親便帶著他上教堂，天主教是他多年來唯一的信仰，到目前還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讀聖經、聖母經，每個星期天固定上教堂做禮拜。

信仰在他的人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9歲那年，對日抗戰正熱烈，他參加國軍的憲兵招考，從此入伍。民國39年隨國軍撤退來台，這期間在戰場上的生活太苦太驚險，他只以一件事實說明：當初全村入伍服役的男子，只有他一個人存活，其餘全數陣亡。

多年後兩岸開放探親，他回到故鄉，才知道那時母親天天坐在家門口為他禱告，求他平安，等他回來。雖然母親在他返鄉前已過世，他無緣再見母親一面，但談到這一段他原本不知的往事，他仍舊難掩激動的情緒，直說真是天主保佑。

來到台灣7年後，他遇見剛剛喪夫的妻子，看對方獨自一人帶個五個小孩，起了憐惜之心，他非但不在意對方帶著五個小孩，反倒還覺得結了婚馬上能擁有一個大家庭是一件幸福的事，在岳母的撮合下，他娶了妻子，也承接妻子與前夫的五個小孩，之後又生了一個女兒。原本孤單漂泊的羅昇，一下子成為八口之家的家長，為了養家活口，他於民國53年退伍。

當時在龍泉，他說為了養家他幾乎什麼都做過，許多看似有潛力的行業沒

有結果，反倒是無心插柳試做豆腐卻賣出了名聲。無論春夏秋冬，他在腳踏車後座綁上一個大鐵箱，裡頭擺著豆腐與豆花，在村子裡沿街叫賣。他不會騎腳踏車，使用推的，緩緩推過每一家門口，紮實綿密的口感讓他的豆花與豆腐廣受歡迎，也使生活穩定無憂。

不過，有時候，也會遇上一塊豆腐都賣不出去的景況。但是，那並非生意差，而是不會騎腳踏車的他，推著推著，以為自己抓到要領，一時興起，縱身一躍跳上車，騎沒幾步路就跌倒在地上，把豆腐豆花全打翻，還得回家叫兒子女兒來幫忙收拾。

這麼一賣，20幾年就過去了。他女兒笑著說，那時候全村都是跟著父親買豆腐，時間一到便在門口等著父親推腳踏車過來，一遇上父親如此玩心大起，最後打翻豆腐，當天全村的人就沒一戶有豆腐可吃。

直到進入退輔會的屏東農場，羅昇才停下豆腐的生意。剛開始，為了開墾這一片礫石地，他獨自一人挖石頭、挑扁擔，把滿地的礫石搬走，石頭的數量太多，他挑到肩膀破皮，新生的嫩皮在沈沈的扁擔下破了一次又一次，最後居然與扁擔黏在一起，一放下扁擔，肩頭的皮也跟著被撕下一層。

在屏東農場，羅昇當過12年的村長，秉持著開墾的精神，他寫公文向退輔會申請配合款，與鄉長合作，舉凡鋪馬路、拉水管、設路燈，村子裡的建設，大多是在他的任內完成。甚至，早在那個物資並不富裕的年代，他就已經思考到文化層面，在村裡為家庭主婦開辦媽媽樂教室，讓村民的交流更加活絡，頗受村民敬重。

他的功德遍及兩岸，就連回大陸探親，看見故鄉的小孩整班窩在以竹子撐起的土屋中上課，也盡自己所能捐錢蓋了學校與教堂。

然而，如此一位羅昇，他的生命卻是有遺憾的。妻子過世後，非親生的5個子女分了土地賣了錢，便幾乎不再與他往來。對此，他以聖經下註解，他說耶穌為世人而死，以血洗清世人的罪，耶穌來到人間，是考驗耶穌對世人的愛。



羅昇與外孫合影。剛從軍中退伍的外孫親口告訴羅昇將繼承他的手藝，在龍泉附近賣豆花，如今仍然經常往來龍泉與農場，照顧獨居的羅昇。

非親生的五個小孩對他的態度也是一種考驗，考驗他能否無私，能否寬容，能否付出更多愛，對此，他欣然接受且無怨無悔。

去年年底，羅昇去了一趟大陸，打算落葉歸根，住了整整半年，卻又覺得不習慣，想起親生的女兒還在台灣，才猛然醒悟自己的根其實不在大陸，而是在台灣。回到台灣後，外孫親口告訴他，打算繼承他的手藝，再現他童年記憶中的豆腐與豆花，在龍泉一帶販賣。

中斷20多年的手藝，在外孫身上重現，他心裡滿是感動。站在家門口，他看著周圍這些親手開墾，如今卻已大多不屬於他的土地，他依靠信仰，說這沒有關係的。

上帝造這個世界，花了7天，7天之後，上帝無私，把這個世界給了人類。這片土地原本是一片荒涼，如今開墾過後，是良田美地，就算不再屬於他，他也因為曾經開墾，而帶著光榮。

口述歷史  
農場老兵文學

# 一只皮箱

## 溫源蛟



溫源蛟與二兒子的合影，圖中的皮箱乃是民國 50 年溫源蛟下成功嶺時所購買。

與大部分的榮民一樣，溫源蛟的床板底下，到現在還放著一個破舊的皮箱。

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人必須放棄帶不走的事物，舉凡土地、房屋、財富，這些使人安身立命的外在條件，往往在逃難的過程中成了羈絆。財大，富大，比不上命大，要活下去，這些都得拋棄，到最後，帶在身邊的，只剩一個簡陋耐用的皮箱，外型必須簡單樸實不惹眼，至少別惹得宵小盯上，尺寸不能過大，最好方便隨時一提就跑，裡頭除了隨身衣物之外，大多裝著各式各樣的證件，證明自己的身份、學歷與技能，可以在異地他鄉謀生。許多老榮民都帶著這樣一只皮箱，儘管來台後已經不再受戰火波及，卻仍心有餘悸，依舊在家裡保有這麼一只皮箱，那是曾經流離失所的族群共通的經驗。

但是，溫源蛟的這一只皮箱有點不同，在戰事頻繁的那幾年，他身邊只帶著一把槍，反倒是來到台灣準備定居之後，才買了這一只皮箱。他請兒子替他從床板下拿出來，拭去上頭的灰塵，他的雙手微微顫抖，緩緩打開這只皮箱，也打開他的回憶。

「來台灣之前，我一無所有，只有一把槍。」溫源蛟以濃濃的鄉音說：「到台灣，下成功嶺，連槍也沒了，才買了這一只皮箱。」

溫源蛟，民國 14 年出生於雲南邊境的西雙版納，他的父母死得早，在他一歲左右過世，是大哥將他撫養長大。他們家原本屬於馬幫，靠著保護商隊在邊境山頭運送茶葉鹽巴所收取的保護費過活，但這保護費其實便是過路費，非但不能不給，也不能另找他人保護，否則一翻兩瞪眼，商隊便不再是馬幫的老闆，而是馬幫的獵物。

溫源蛟與他兒子沒有打算隱瞞身世，畢竟生在馬幫，溫源蛟並沒有選擇的權利。他兒子還說：「這還不算什麼，我媽是在緬甸邊境幾百公尺外的山坡那邊種罌粟花的，那個地方我去過，到現在還是很亂，人人都有槍，200元人民幣就可以買一把。那是沒辦法的事，那個環境只給他們這樣的謀生方式。」

溫源蛟並未實際參與馬幫，照顧他的大哥在他成年之前過世，無依無靠的日子過了幾年，加上戰火正烈，他在民國35年決定入伍。

民國37年，國共內戰，93師從昆明撤退，共軍一路追擊到緬甸邊界，兩方交戰數小時，大隊長負傷，副大隊長陣亡，國軍退到緬甸，從此改名雲南反共志願軍，在李彌的帶領下，採取游擊戰，交戰的對象除了共軍還有老緬兵、寮共、越共、泰共。

民國50年，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國民政府以「國雷計畫」將雲南反共志願軍從泰國清邁接來台灣，至此，溫源蛟已經歷經整整15年的孤立無援的長期戰亂。

他不知道，更苦的還在後頭。

從皮箱裡拿出的第一張證件是退伍令，上面寫著：「查陸軍少校溫源蛟於民國伍拾肆年壹月壹日奉頒雷備退字第23734號退伍令。」

他們這一批人大多如此，在成功



溫源蛟的退伍令，此張斑駁破損的紙張十幾年來一直收在他的皮箱中，雖然早已成為毫無作用的廢紙，但他至今仍不願丟棄。

嶺上聽從長官指示，自願退伍，隨後分發到桃園、南投、屏東三地，各自過著不同的艱辛生活。

不同於南投清境農場的那一批人能夠在歷經幾年的困苦後漸漸在高山蔬果的種植上有點成績，或是在近幾年與廬山、合歡山這條風景線銜接上，轉型為觀光民宿，帶來新的商機。屏東農場周遭沒有景點，初來到屏東農場的溫源蛟面對的是極度貧瘠的砂礫河床地，腳下盡是深達數尺的石頭，怎麼挖都看不到泥土。雖然當時屏東農場已經歷經由「隘寮大同合作農場」與「竹田大同合作農場」合併，改名為「屏東大同合作農場」，稍後再改名為「屏東合作農場」，離真正的農作卻仍有一大段距離。

開了好幾年的地才能勉強種一些西瓜、冬瓜、香蕉，但土質差，收成都不好，家中人口漸漸增加，負擔更重，窮與苦的生活一過就是 30 年。雖然民國 80 年前後，高中畢業的大兒子曾靠著土地買賣風光過一陣子，但是在封閉的屏東農場裡，長輩的前半生都是緬甸游擊隊，只懂得拿槍打仗，沒有人有足夠的經歷在他意氣風發的時候提醒他浮華與虛榮不可靠，應當收斂低調，他得意忘形花天酒地，甚至染上毒癮，到最後生意失敗，家庭破碎，挫折接踵而來。人生剛到最頂峰便整個人摔了下來，此後整個人連腦子都傻了，到現在仍舊是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內，常常對著空氣講話，自稱與神明聊天，人間一切事，他都不理不睬了。

溫源蛟從皮箱裡拿出多年前照的全家福相片，當時的家人個個都好，如今大兒子傻了，妻子也離婚了，小兒子搬去與母親同住，只剩二兒子還在身邊照顧他，家人四



滇緬地區少數民族拉祜族的傳統服飾，此照為民國 48 年，邊區戰火正烈時於摩掌地區所攝。（梁宏才提供）

散，這張照片被他收在皮箱裡，也不常拿出來看了。

溫源蛟工作到 70 多歲，直到脖子退化，左眼皮下垂，把左眼的視線都遮住才退休。去高雄榮總檢查，說是腦神經受傷，右半邊臉常常發麻，更嚴重的是時常突然忘記自己是誰，或是站在常去的車站前方十幾公尺遠卻突然認不得路。

他自稱過去太苦，忘了就算了，至少打麻將放炮也能死不承認。然而這些年，他逐漸將回憶的物品放入皮箱裡，有家書，有退伍令，有全家福照片，也有榮譽狀，儘管不需要再流浪，也無意將皮箱帶往他處，這些回憶他的腦子留不住，卻也捨不得忘記，他只能將回憶一一放入皮箱，但願天天睡在上頭，便不需如逃難時那般沿途丟棄。

## 流浪到屏東

### 常學昇



常學昇現年 79 歲，在年初罹患心肌梗塞，目前必須隨身攜帶硝化甘由預防萬一。

現年 79 歲的常學昇來自雲南保山，他說自己是個流浪漢。他出生於民國 17

年 10 月 10 日，他的家人死得早，短短幾年內母親、大哥、二哥、父親接連去世，直到民國 38 年常學昇在滇緬地區加入游擊隊，在這之前的 20 多年他幾乎都在猛沙、鎮康之間過著居無定所的流浪漢生活。

關於家人，他印象模糊，只記得二哥病危時，曾與他說了一些話，事後他轉述給父親，父親不怎麼在乎二哥說了什麼，反倒急忙追問他二哥與他說話時，有沒有把臉轉過來看著他。常學昇說沒有，父親便沈默下來。過沒多久，二哥便去世了，此時父親才告訴他，要他好好記得，當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情況危急，如果講話時沒有把臉轉過來對著親人說話，那就是他已經要走了，留不住了。

今年 2 月，常學昇無預警地因心肌梗塞送醫急救，在病床上他想起父親的這段話，在說話前一定先轉頭看看妻子，找到妻子的臉才開口，希望自己能渡過這一關。

這次面對死亡的感受，與他當年在滇緬地區的漫天烽火下出生入死是截然不同的。民國 38 年大陸淪陷後，國軍由雲南撤退到緬甸，改名雲南反共志願軍，在緬甸從事游擊隊任務的那段日子，常學昇說當時的游擊隊成員其實相當複雜，龍蛇雜處，有些本來是雲南山區的馬幫，明著搞運輸與柴火的生意，暗地裡殺人搶劫毒品樣樣都來，有些則是地方部隊，根本不受游擊隊總部的調動與控制，常學昇身處其中，看多了敵人與同伴的兇狠與死亡，久而久之也麻痺了。

當年的戰火在他的下巴、大腿、屁股上都留下傷口，大腿裡面甚至還留著破碎的炮片。年輕時的流浪與稍後的軍旅生活是他前半生所知道的世界的全部，在山裡打游擊碰上軍援伙食無法送達的情況也不曾擔憂，抓起山上的生玉米就啃，如此也能活下去。那時常學昇以為生命就是如此無常，日日夜夜轉折在生死之間，他說，那時候的他沒怕過死。

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裡，人的命運是難以預料的，當下的平靜不保證下一秒的安詳。舉例來說，民國 44 年的某一天晚上，在緬甸地區，所有會講中文的男人都被抓去強迫入伍，就連在民國 38 年以前就已經離開大陸，早在緬甸地區結婚生子，歸化為緬甸人的，只要會說中文，也被抓兵。這些人的生活毫無預警下，一夕之間改變。他也曾在山區看過所謂的瘴氣，同夥走在山林裡，一腳踩在腐爛的落葉堆上，底下立刻冒出一股彩色的煙，無論體型多麼壯碩，立時也昏了過去。這些對他來說，都顯露出人的渺小無助，只能過一天算一天，能捱過今天的戰火，命便是撿來的。

常學昇曾被共軍俘虜。民國 49 年，在雲南鎮康，他被共軍俘虜一天一夜，共軍慣稱游擊隊為小土匪，看著他的槍，試探性地問他：「你這小土匪的槍是拿來幹什麼的？」20 多年的流浪漢經歷此時派上用場了，常學昇抓抓頭皮，一臉無奈地說：「這是打野獸用的。」共軍看他悠哉悠哉，沒個軍人樣，便放他走了。

多年後，他談起當年的共軍，給了一個半褒半貶的評價。他說：「我們游擊隊對士兵的要求只有兩件事，行軍與打靶，共軍打靶不見得比我們行，可是你別看他們走路歪七扭八要倒不倒的，一聽到槍聲，他們馬上像飛的一樣從這邊山頭竄到另一邊山頭去了。」

被共軍放出來後不久，常學昇與妻子在緬甸結婚，妻子有個很特別的姓氏，她姓密，單名一個俄字，是雲南邊境地區的人，活動範圍跨越邊境，與他在緬甸相識後結婚。

民國 50 年，國民政府礙於聯合國的壓力，實施「國雷專案」，將滇緬地區的雲南反共志願軍當成難民從泰國接收到台灣，在聯合國的援助下，他們先到成功嶺受訓，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安置在桃園、南投與屏東三個地區。常學昇則是分配到高雄屏東交界處的荖濃溪畔，他初來到此處，只見房子蓋得高低不平，整片地都是綿延無際的大石頭，上頭連一棵樹也沒有，土質差，水土保持更差，一下雨河水便淹到窗戶。

整整 3 年，每天一大早起床便是低頭徒手挖石頭，挖到太陽下山還是挖不完的石頭，這樣的日子過了許久，陸戰隊才派挖土機來，往下挖了幾尺，底下卻還是石頭，最後才決定改變方法，把舊房子拆掉，在石頭上墊土，墊到一定高度後勉強在上面蓋房子，種些作物。這 3 年除了聯合國的援助之外，他們沒有任何收成也沒有任何收入。前半生都在打游擊戰的雲南反共志願軍並沒有清



這片砂礫河床地，遍地除了石頭之外還是石頭，是開墾時期場員最大的困境。

楚的法治觀念，在這貧瘠的土地上日子過得太苦，起了衝突二話不說就是打架。常學昇說，他這一輩流浪在雲南與緬甸邊境，後來又到了寮國、泰國，最後流浪到屏東，前半生居無定所的他後半生卻在這裡被困住了，而這裡的日子又是如此苦不堪言，當時他也會想，不如

回到緬甸邊境算了，只是隔山隔海，想走也走不了。

開放探親後，常學昇曾經回雲南兩次，見到大哥的兒子，恰巧碰上大哥的遺孀生病去給算命仙卜卦，算命仙說大嫂的病是因為常學昇死在外頭，死得不好，回鄉來鬧，他當場便戳破了這個算命仙的謊言。只是親人分隔太久，情意淡薄，只追著他要錢，這些面孔神色與周遭的環境與他記憶中的故鄉差距太大，他走在雲南山區只感到陌生，直到有一天，他在山頭閒晃，遠遠便看見山上有一棵大樹，那顆大樹的中間有個像火燒過的大洞，與他幼年時景致一模一

樣，當下他便在樹前哭出聲來，常學昇指著他與大樹的合照，重複對我說：「這是酸包樹，它的包包可以吃，味道酸酸的。」

流浪到屏東的常學昇，因為生活苦，以往在雲南緬甸常過的節日也漸漸不過了，與分散在桃園、南投的舊日同袍也鮮少聯絡，只有偶爾收到的訃聞更讓他多嘆一口氣。他說現在的他什麼娛樂也沒有，以往每天抽兩包煙，心肌梗塞後也不抽了，飯菜的口味也戒掉雲南菜的酸與辣。從雲南流浪到屏東，一住35年，目前他最大的心願只是活過79歲，其餘的期待，他不敢再多想。



民國58年，場員與馬神父的合影。距離來到此處定居已經過了8年，部分田地經過墊土後已經開始種植作物，然而許多田地裡卻依然滿是大小不一的石塊，場員生活依舊困苦。

# 童年，是他鄉的原點

## 梁宏才



梁宏才與改裝後的信國社區文物館合影，此處原為場部閒置過久的福利社，裡頭所有照片資料與裝飾皆為他獨自蒐集而來。

時節已過中秋，屏東依舊炎熱，站在大太陽下看過去，這個名為土庫的小村像是一張曝光過度的照片，烈日刷淡

天空的藍與農田的綠，偶爾幾輛劃破寂靜畫面的砂石車揚起塵土，讓畫面蒙上一層灰，但也幸好此處還有車經過，否則這片無風地上不搖的樹搭配上幾間錯落在路邊的矮房，太像生氣寂滅的荒廢城鎮。

遠方道路盡頭出現一個黑影，梁宏才騎著一輛機車而來，他把車停在信國社區文化館外頭，他說，這是他把場部閒置過久的福利社改裝而成的軍史館。裡頭擺放的舊照片與資料全是他自己一個人收集來的，門口的對聯「回首異域滇緬地區共甘苦，返台解甲荖濃溪畔齊高歌。」也是他親手提上。

從滇緬地區返台的新移民第二代大多在台灣出生，或是離開滇緬時還只是個不懂世事的嬰孩，第二代所經歷的是來到台灣墾荒後的種種艱辛，對於父母的過去，只是透過父母的口述耳聞。梁宏才雖然是第二代的榮眷，經歷不同於民國 50 年後返台的異域孤軍，卻也相同於未經歷戰火或是印象已然模糊的第二代新移民，他的人生恰好介於兩者之間，從滇緬三角返台時，已經是個 11 歲的小孩，他的童年回憶清晰深刻。

民國 39 年，梁宏才出生於雲南西雙版納，童年在滇緬地區度過。民國 43 年起，他就對軍旅生活留下印象，他說 44 年以後的游擊總部在江拉，總指揮是柳元麟將軍，部隊有 5 個軍，軍長吳運暖，他的父親是第四軍第五師副師長梁榮。

他的父親梁榮早在民國 19 年就在廣西桂林從軍，歷經上海保衛戰、台兒

莊大捷、長沙二次會戰、崑崙關戰役、緬甸遠征軍，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後與妻子在雲南西雙版納結婚，梁榮一共有 7 個兒子 1 個女兒，梁宏才排行老五，他的 3 個哥哥，全都在緬甸的戰火中去世。

童年的記憶，梁宏才最難忘的事件是被共軍俘虜遣返大陸。民國 49 年 11 月，中共與緬甸政府簽訂協議書，共軍分 3 個戰鬥群 22 個突擊隊攻打 16 個目標，雲南反共志願軍的人員裝備比不上共軍，節節敗退之下，代理師長在 11 月 21 日下午拋棄眷屬。

當天梁宏才正好出門去找尋走失的馬匹，等到回來後，其他眷屬早已逃亡，他們家足足落後別人一個小時的路程，到了晚上 8、9 點左右，槍聲在山林間響起，眷屬嚇得四散逃亡。他說，他至今還清楚記得槍響前 10 分鐘，他母親從懷裡拿出一包鴉片交給隨侍的勤務兵，告訴他如果萬不得已落入共軍手上，便服鴉片自殺。

他們一共在深山裡睡了兩晚，躲在山林裡的廢棄工寮，飢餓難耐之際恰巧遇到當地的少數民族哈呢族，跟他們要了些飯吃，才有力氣再逃亡下去，但他與母親最後還是落入共軍手中，成了俘虜，被送回雲南，在俘虜營裡住了一個多月，當時大陸已經開始實行人民公社的制度，每天晚上盡是開會檢討反省，最後共軍決定扣留 18 歲以上的成年男子，將其餘的婦女與兒童遣返緬甸。

梁宏才母子與父親梁榮失散 1 個多月，等到他們母子倆回到緬甸，才接獲父親的消息，要他們到泰國，父親則是早他們一步，已經在「國雷計畫」的安排下撤退來台。

從緬甸到泰國，梁宏才與母親走的是偷渡的路線，他們不敢走邊境上的大橋，怕被盤查質問衍生更多麻煩，只能從橋下渡河。民國 50 年 3 月，他們搭機返台來到成功嶺，同年 12 月從成功嶺南下，預計來到高屏交界的老濃溪畔安置，當時此處還是寸草不生的荒地，他們先是被安置在美濃國小，等候房舍蓋好再遷移過來，房舍的工程在美濃國小開學後仍未完成，他們便再遷移到位

在前鎮地區，已經歇業的翔泰鐵工廠，在此處待了3個月，到年底才遷入現今的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安置。

比較滇緬地區與台灣的生活，梁宏才說其實眷屬在滇緬地區並不一定苦，以他家來說，由於父親的官階大，家裡有好幾個傳令兵，除了必須時常移防躲避戰火



屏東農場原為河床地，開發初期遍地皆是大大小小石塊，村民只能以簡陋的工具開挖。

之外，他們的生活無缺，反倒是來到台灣後才失去一切一無所有。他的父親卸下軍職後反倒不知道日子該怎麼過，成天賭，印象中無論是耕田開地都是他母親一個人在忙。在這片河床地上，低頭只見滿地都是挖不盡的大石頭，剛來時地上連一棵樹也沒有，在天與地之間只有他們這一群人，什麼東西也種不出來，常常只能仰頭無語問蒼天。

受不了窮苦，民國55年梁宏才離家就讀士官學校，民國58年下部隊被調到特戰學校受訓，得學看簡體字、學跳傘，他聽說自己可能被選上政府的策反計畫，也聽說當時被派去從大陸上空空降的六名特戰學校士兵裡面，兩位被當場活逮，另外四位不知去向，共軍為了搜人，出動整個營搜山，這六個人沒有一個脫逃回來。梁宏才慶幸自己並未被選上，民國63年他從軍中退伍，之後曾在北部工作，民國76年前後，為了老一輩的土地放領手續，常請假回來幫忙填寫申請書、請願書，假請太多了，乾脆辭職回到土庫村，從此在此定居。

梁宏才說，過去他始終覺得村子與外界太脫節了，長輩的經歷、習俗、腔調與周遭的居民完全不同，而且村民的生活太苦，幾乎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這一片貧瘠的土地上，他們等同是被封閉在此處的一群人，全然不知外界的變化，他舉例說以前的地方民代根本不敢進來他們村子，在民國80年以前無論選舉

多麼熱烈，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的競選車輛頂多來到村子外幾公里遠的加油站附近便掉頭離開，外界的人只知道他們是異域孤軍，對他們的想像都從電影或小說而來，卻不知道他們來到這邊之後，也曾有不少受不了苦日子而喝農藥自殺的案例，是他們這些第二代的居民慢慢與外界接觸後村子才逐漸走出以往的封閉。

也因此，儘管土庫村至今仍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小村落，周圍沒有景點，不屬於風景區，不見觀光客經過，梁宏才仍舊是獨自一人將閒置過久的場部福利社改裝成軍史館，牆上貼滿他蒐集來的歷史照片、雲南少數民族的資料與雲南風俗民情的解說，期望外人能對他們這一群人多一點瞭解。信國社區文物館的牆上貼著一張多年後梁宏才回到緬甸，與當地居民合照的照片，照片裡的他表情複雜，或許是對於多年後終於再次回到童年長大的地方，心裡湧起太多感觸，在照片的下面，他寫著：「第一次出國？或者是回國？」這樣的矛盾情結。

整個信國社區文物館，匯集了他所有童年的回憶，也是梁宏才在他鄉所找到的生命原點，那是他父親那一輩的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的悲慘故事，也是他的童年。



滇緬地區的老兵與其眷屬大多原本有抽水煙的習慣，水煙筒扛在肩上常被共軍誤認為火箭筒，如今人口凋零，全村目前只剩圖中這位老婦仍保有此一習俗。



秉性安靜的劉世平。

## 安靜阿劉

### 劉世平

在台灣總是看到許多老榮民，我們會好奇，他們倚靠什麼生活呢？他們有的看來生活並不穩定，有的住大屋開很好的汽車，如果問他們做什麼營生，答案有許多竟然是類近的：早先當兵，後來種田，現在在養老啦！

他們當兵，當兵退役之後才能成為「榮譽國民」——榮民，但種田，田從何處來呢？

#### 花蓮的農耕

距今 50 多年前的民國 41 年，冬日裡，花蓮農場成立。初早，農場名字是「花蓮大同合作農場」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第九組（農墾組）。一年一年過去，農場視需要裁撤、歸併、擴大，民國 52 年農場改隸屬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名稱改為「壽豐合作農場」，增設「光華」分場。

民國 57 年，39 歲的陸軍士官長劉世平退役，他希望做平民百姓後能種田生活，輔導會便將他分配到花蓮農場光華分場工作。

光華分場位於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這處稱為「光華墾區」的土地實則有 600 多公頃！

當年輔導會對解甲歸田的榮民所辦理的農場安置之一是：單身農莊每人配置 0.4 公頃土地，集體耕種共同生活。

有眷榮民每戶配置 0.6 公頃土地，以個體戶自行農耕，盈虧自負，每 10 戶為一農莊。

0.4 公頃、0.6 公頃各是多少？究竟有多大啊？

1 公頃 = 1.03102 甲

1 甲 = 10 分

1 分 = 293.4 坪

哇！每人有 1000 多坪土地哩！

那時劉世平已婚，又剛生 1 個女兒，他的 0.6 公頃土地就在光華墾區，但他由民國 58 年起在光華分場任文書工作，一直做到民國 68 年，這 10 年間秉性安靜的他極辛勤地周一到周五去場裡上班，星期六、日則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他種水稻，輪作（輪流耕作）地瓜、花生、飼料用玉米、製糖用甘蔗。水稻、玉米農會來收，甘蔗則由台糖公司收走，作息雖然辛苦，生活是安定。漸漸有了積蓄，養大了孩子，蓋了新又大的房子。

如今劉世平 78 歲了，腦筋仍十分清楚，他說：台灣的人日子愈過愈好，大家都吃菜吃肉少吃飯了，民國 78 年開始稻米過剩，加上進口米如泰國米、美國米都很便宜，農民種稻賣不到好價錢，國家便訂定「保證價格」制度，當進口米一公斤 7、8 元，政府就用一公斤 13 元



劉世平有著讀書人的斯文氣息。

價收購本地米。之後鼓勵少種水稻，並且教導農民休耕轉作，休耕時讓肥沃土地由水稻一年三熟變成減產，讓土地休息喘息，並減少水稻面積，一般說來上半年種紫雲英、苕子、油菜花、銀合歡等綠肥，一公頃地公家給 4 萬 5000 元補償。下半年翻地，將綠肥翻至土下，一公頃地公家給 3 萬 7000 元補償。若農民要種作物當然也可以，一切順隨農民的意願。農民左核算右核算，成本不足啊！還是不種的好。後來政府鼓勵無限期休耕，這也是我們在鄉間常看到荒廢田地的原因；當你吃外國米，台灣米就沒人吃，甚至連種的可能性都是零。

當你穿外國衣，台灣衣便告滯銷，甚至也沒有機會被製造出來，大陸的毛巾傾銷台灣，台灣的毛巾便鎖在倉庫裡啦，甚至以後再也不染織。這種事，做為台灣人的我們是不是該捫心仔細思索一下？

劉世平現在在他漂亮的房舍安享晚年，他在院子裡種花，每天理一理庭園，社區的事管一管，他先先後後已做過村長、里長，農會理事、監事，水利會代表，社區理事長，也去光華社區附近的慈安宮做點事，他還是慈安宮的副主任委員呢！總之，不管自己的年齡，他一直悶著頭為別人做事，做事，做事。

### 金門古寧頭之戰

劉世平話少、安靜，大約自小便如此吧！

他是廣東潮州人，身分證登記生於民國10年，實際是民國18年12月出生。在潮州老家隨著父親務農，種稻，種製糖白甘蔗，也種些花生、蔬菜。

劉世平在家耕作時，國民政府軍隊與中國共產黨軍隊已作戰多年，中國已是一片戰亂，只是戰火並未燃燒到他的家鄉而已。

民國38年20歲的劉世平加入軍伍，他其實也弄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就這樣做了軍人。那時胡璉將軍率領的國軍經由湖南、江西一路撤到廣東，途中兵士戰死及逃亡頗多，因此到了廣東便致力補充兵源，一時之間胡璉將軍手下增添了好幾萬廣東兵！而劉世平即是在潮州加入的一員。

他隨軍隊由潮州開拔往汕頭去。

國軍作戰在福建、廣東都失利，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決定退守金門，便派副長官羅卓英到已經危急的汕頭，向胡璉將軍洽商由12兵團增援金門。後來漳州丟了，10月15日廣州失守，10月17日廈門失守，東南軍政另一位副長官兼福建省主席湯恩伯退到金門，國軍推測共軍會攻打金門。

在汕頭，早已沒有軍艦可堪乘坐，10月18日劉世平隨軍隊上了一艘南洋商船，要去哪裡也沒有人能說確切。在海上商船時走偶停，10月22日到了金門外海，劉世平至今「不知道為什麼船停在海上好幾天」，實則是因接駁效率不佳，船停海上到10月24日，終於登上金門本島。

10月24日劉世平登上金門本島，夜間，中共第10兵團28軍82師所屬的三個團九千餘人乘各型船隻近200艘自福建蓮河、澳頭、大嶼發航，進犯金門本島。

10月25日凌晨2時，國軍由島北海面砲擊，並出動「金門之熊」M5A1型坦克裝甲部隊。共軍由壠口東西一點紅附近登陸古寧頭，因為不了解金門潮汐的漲退，全部船隻最後都陷困海灘，他們發現只能前進不能回頭，此時國軍砲火猛轟，共軍死傷眾多。餘下共軍流竄西山、觀音亭山、安岐、西浦頭一線，並擴及湖尾、林厝、南山、北山，四處遭國軍攻擊，除了陸軍，國軍海空軍也夾擊著。

兩方先是火力戰，槍、砲齊來，然後竟然短兵相接發生巷戰甚至白刃戰，手榴彈、刺刀、匕首都出籠！

10月26日晨3時，共軍又有一營登陸。

雙方交戰相互死傷都慘重，究竟戰果如何？

10月26日晨國軍將共軍零星部隊包圍繳械。

10月26日晨10時，國軍將共軍全部肅清。

這便是歷史上的「古寧頭之戰」。

有一說：國軍俘虜共軍7000多人，殲滅共軍2萬餘！

另有一說：國軍俘虜共軍3900百餘人，共軍死亡4000多。

國軍死傷若干？

傷：1900人。死亡及失蹤：1269人。

有一派歷史學者認為：國軍死傷5、6000人是比較可靠的說法。

10月24日登上金門本島的劉世平是通訊兵，實則並未親身投入大戰，但他就親眼所見回憶：國軍與共軍雙方武器都舊而差，雙方都打得綁手綁腳。醫療設備不足，醫藥欠佳，傷兵拖延致死者眾。整理戰場遍地死屍，國軍陣亡戰士運到太武山，一人一坑埋葬，但並無棺槨，在當時狀根本弄不到棺槨，甚至草席、被單都不可能。

共軍屍體則就地掩埋，兩、三人一坑或三、四人一坑。

毛澤東早就讚過胡璉將軍「狡如狐，勇如虎」，古寧頭之戰告捷，狐虎將軍胡璉的 12 兵團由 38 年 12 月 1 日起就地改為「金門防衛司令部」。

### 安靜的讀書人

劉世平則在金門直到民國 43 年。

剛開始劉世平做碉堡，太武山的指揮官大碉堡他便曾與工事，後來又挖過坑道，只有年長的兵才不必做粗工，負責廚房煮飯或種菜等工作。他是年輕的兵，工作苦，吃得也不好，但，這個在潮州老家只唸過一年書的年輕的兵，竟在身心辛苦思家思鄉之餘讀起書來；軍中有教育指導，有各種考試、檢定，劉世平在軍中讀出學識，也練出一筆好字，他隸屬通訊連，自己和同袍發展出有線電話密碼通訊，後來更在連中擔任文書工作，寫公文、刻鋼板、做一切用腦的事，在軍中由一個兵變成讀書人，由讀書人晉升行政官，讀書寫字改變了他的人生看法，也使他的成長助益了他的一生。至今 78 歲了，劉世平依然有著讀書人的斯文氣息。

民國 43 年他調到台灣，直到 53 年都在部隊，他曾在台北士林保護總統官邸，也曾在成功嶺與大專兵一起，民國 48 年他被調去「力行總隊」工作，這「總隊」有 2 萬餘人，是軍中一些犯小錯的人的聚管理處；侵占公款、抗命、打架、滋事、賭博、夜不歸營……，上級認為犯這樣的過錯送軍法太嚴厲，便將他們集中管理，一方面教育他們改過自新，一方面令他們做些勞務工，讓他們帶罪立功。他們做過鐵路改建工程，整理天災受損公路，連中央研究院的道路都是「力行總隊」做的，劉世平在總隊是行政官，做管理薪餉、糧食發放的補給工作。

民國 51 年，「力行總隊」做八七水災災後整理工程，在台中縣龍井鄉修排水溝、整頓爛泥遍布的稻田、修築灌溉水渠、協助農地重劃。那時士兵集中搭帳篷，幹部則借住民家，劉世平借住的賴家主婦對阿兵哥有先入為主的不良印象，認為阿兵哥會亂來，不但防範有加且面有嫌怨之色，劉世平在賴家一

住3個月，賴太太與他相熟後喚他「阿劉」，先只是態度轉成和靄，料不到有天問他「結婚沒有？」這阿劉答「自己都沒得吃，哪裡能結婚。」但賴太太竟將女兒阿靜嫁給他了！一些都沒有嫌他「沒得吃，沒有錢」。阿靜比劉世平小12歲，那時33歲的劉世平先向上級申請結婚，然後穿了向阿靜表哥借的西裝、皮鞋和阿靜加了軍中規模宏大的集團結婚典禮。

阿靜是好妻子，他們的房子美麗寬大，家中亮淨整齊，她生的3女1男，女兒都通過了高普考，都在做會計、教育工作，兒子屏東科技大學畢業，是一名品管工程師。

大嗓門的阿靜有著和嗓門相呼應的寬心與爽快個性，劉世平則平寧無爭，伏首做事，把自己和自己的家處置好，更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袍澤照顧好。他的一生與其他榮民相比似乎較為平順，這是他的福氣，這個安安靜靜的人自有他安安靜靜的人生觀點，也或許是因為他替別人著想替別人做事，時間久了次數多了，他已不習慣多言多語了吧！

老天可一定要讓這人幸福長久呵！



劉世平的房子美麗寬大。



何成芳·民國17年生。

## 黔昇記

### 何成芳

#### 河水悠悠

何成芳他們用隨身小刀切割了河邊野生芭蕉的樹幹，兩或三長幹並排，脫下所有的衣服，內褲撕成布條打結成繩索，把芭蕉樹幹繫綁在一起，一隻小小的筏子便完成了。河邊，無數的人都和他們做著相同的事。

有人將衣服和隨身物頂在頭上，有人則以手將衣按壓在樹幹筏上，大家都裸著身。大家都知道只要渡過這河，到了彼岸，便是安全。

他們動作快速，心狂狂地跳！他們向彼此互相叮囑著小心，何成芳說：舅舅小心，姐夫小心，表哥小心，表弟小心！

追兵在後，中共的軍隊一路追擊著他們。

他們踏入水中，浮搭在漂浮的芭蕉樹筏，涼冷的水裡半泳半浮，向對岸而去。其他的識與不識的人也一樣，踏入水中，浮搭在漂浮的芭蕉樹筏。

#### 河水滔滔

水面起了騷動！是子彈！子彈在水面彈跳，在樹筏上彈跳，在人身體上彈跳。

是一陣一陣的子彈，是一排一排的子彈，恐怖地搭配著槍聲；步槍、機關槍。

怎，怎有的槍聲急切切地來自頭頂？噠噠噠，噠噠噠，好乾脆。槍聲像是在夢裡，但頭頂上真真確確地有飛機低空掠過，機槍手快速地在飛機上向他們執行任務。

瘋了一般，他們將頭浸隱水下，手全在水裡急迫急速地划動，筏子快走筏子快走！

水花四濺，水花四濺，水花繼續四濺，水花潑拉聲，機槍噠噠聲，人的哭喊悲叫聲，耳邊還常常咻地一聲咻地一聲，聲音怎麼那樣混亂那樣刺耳啊！

有的芭蕉樹筏子空了，筏子上、水上都布散著紅艷的血水！

有的手有的人有的一些些頭髮露現在水之上或水之下，有的亂亂亂動著，有的一動也不動了！

何成芳他們的手腳仍在水裡瘋了一般急速速急迫地划動……。

他們終於離聲音遠了，離聲音遠了……。

他們終於疲憊地倒在河邊的泥土地上，終於疲憊地倒在河邊的泥土地上……。

他們都赤身裸體，所有的衣服、物品都沉落河水……。

而，有的人仍掙扎在河裡，有的空筏子兀自浮盪在河面，殷紅刺目的血水也繼續擴張在河中……。

他們看了各人的臉，啊！123456，舅舅在，兩個姐夫都在，表哥在，表弟在，自己也在。一個都沒有少！

何成芳放了心。可是為什麼頭上髮裡溼淋淋的水仍然不停地不停地順著臉流淌下來？

伸手摸一摸，是血呢，是左額角，皮肉裡嵌了一塊爆開的彈片，何成芳想起適才天上飛機斜了下機身，翅膀一歪，白光一閃，應是那時中的彈吧！右腋下也一片，何成芳取水將傷口洗洗清清，有人教在地上尋找摘某些草藥口裡咬嚼嚼爛，糊貼到傷口上，竟然，後來傷口便癒合了。

何成芳以為他們泳過的是河，這個貴州年輕人初到廣西，不知道河並不流經這區域，他們泳過上了岸，岸上全是外國人，他們到了越南。

那是民國 39 年。

何成芳，民國 17 年生，貴州省安龍縣人，老家是種稻米、玉米的農家，因是家中長子，21 歲那年被逼婚，家裡給安排好了一個大他 2 歲的女子，張燈結綵，這新郎想跑，么叔找來棍子痛打一頓，結了婚。

何成芳有個姐夫是團長，正好在家鄉，那時局勢亂，穿軍裝的團長帶著穿軍裝的軍隊，軍隊後面跟著穿便服的游擊司令帶著穿便服的游擊隊。結婚 16 天，新郎跟著軍隊跑了，打游擊去。

數十年後他才知道新娘子在他家等了他 6 年，他母親不願再誤這媳婦，讓



何成芳與家人合影。

她回自家去了。也是數十年後他才知道，那 16 天的婚姻裡新娘竟懷了孕，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那兒子如今也近 60 歲了！

### 現在來說一下富國島

富國島位於越南與柬埔寨南端交界處。

民國 38 年 10 月底，國軍與中共軍隊幾乎已戰至最後關頭，國軍或撤退台灣或撤退金門，但仍有軍隊還在中國大陸，其中黃杰將軍率部隊近 3 萬人，轉戰華西及西南戰場，因處處都被中共占領已無可到台灣的退路，12 月 13 日，奉令分批假道越南航向台灣，由廣西走起，部隊翻過中越邊界，為避開中共追擊選擇陡峭又險惡的「十萬大山」，那裡瘴癘遍地糧食又不足，一路行來有病倒有逃兵有趕不上進度脫隊的，到最後人數減去不少。後來越南政府向聯合國報告謂我國入侵，聯合國便以執行國際公法為名解除我軍部隊武裝，並分別將全部人馬置放越南北部的蒙陽及越南中部的金蘭灣，民國 39 年 3 月又將人員遷至富國島上的陽東，成立「留越國軍管訓總處」，但對越南及聯合國而言，這是「越南富國島集中營」，包括黃杰將軍，這數千國軍直到民國 42 年 7 月才分批回到台灣。

### 再回頭說何成芳

這個貴州年輕人和他所跟隨的軍隊、游擊隊一路頗為辛苦，常常白天樹林裡睡覺晚間出來行軍以躲避中共軍隊，有時沒有水喝，便尋找牛在軟土上走過留下的蹄痕，因為黎明天未亮前露水或雨水會積存在凹陷的蹄痕中，官兵們俯身吮吸小水稍解渴意。而他們所渡的河其實是中越邊界的河，或許是北崙河（由現在的廣西省東興市附近渡河）或許是歸春河（由現在的廣西省大新縣一帶渡河），經過渡河時中共軍隊幾近屠殺的攻擊，進入越南國境的軍隊及游擊隊成員大大折損，只剩下 3000 多人了！進入越南國境後，越南人給了衣服給了食物，然後報官將他們送到黃杰部隊去。

富國島的日子不好過，集中營呵。營中大夥自己用野草蓋營房，自己種地

瓜、木薯，加上每天越南政府給每人八兩米，也只熬點稀飯吃。經過種種困難在台灣的蔣中正總統才知道富國島的事，民國 40 年聯合國終於伸出援手，開始給補給：衣服、罐頭、奶粉……。

民國 42 年富國島人員大約 1 萬餘人移防回台灣了！由基隆港下船，何成芳記得清清楚楚那是 6 月 10 日。不久他調到新竹砲兵營，之後又調到台北新店，在新店知道真的平安了，也知道短時間不可能回家鄉，和舅舅、兩個姐夫、表哥、表弟一起過了有月餅的中秋節，當年相約離家一直不曾分開過的六個親人抱頭痛哭，他們是共死生共患難的最親的親人啊！今年已 79 歲的何成芳說近 60 年來 6 人時相往來，常見面更常通電話，現在 6 人中已有 2 人過世，剩下的 4 人更緊密了！

民國 51 年何成芳 34 歲時，自野戰部隊退下調到開發總隊工作，軍中待退士官兵必須在開發總隊工作兩年才能正式退伍就業，但何成芳卻被授命去開軍中福利社，後來又到花蓮農場玉里的長良分場開福利社。這時他覺得該成家了，相了親，下了聘，包了 3600 元聘金，訂了婚。可是訂婚後何成芳覺得不合適，退了婚。

離鄉太久孤單的日子不願再過，婚還是要結的，尤其退役後更需要有個家！何成芳有個貴州安龍同鄉住在澎湖，名喚潘光忠，他對何成芳說：「別怕沒錢，我支援你！」結果他送給何成芳 2000 元讓他結婚！那時這可是大數字！不久有人介紹何成芳認識一位阿美族小姐王金花，金花美麗聰慧，他見了極喜歡，立刻去和女家談。可準岳父愛女心切，知道何成芳以前訂過婚，覺得女兒委屈，求了許久準岳父問：「那次訂婚聘金多少？」何成芳據實答：「3600！」

準岳父說：「那我們金花要 5600！」

5600 元哪！這聘金如何包得出來！縱使有點積蓄，縱使親人朋友都來幫忙，結婚開銷還是難負荷！何成芳和準岳父斡旋了又斡旋，何成芳的忠實、勤勞、不欺不騙的態度深深打動了準岳父，他突然對何成芳說：「傻瓜！沒有人會去數聘金紅包袋裡有多少錢的啦！只有包的人和收的人才知道數字啊！包的人是你，收的人是我。」

第二天何成芳便備了兩打紅露酒、兩打米酒、一條新樂園香煙、20 斤豬肉，當然也包了聘金紅包，一切符合阿美族的禮數，35 歲的準新郎和小他 18

歲的準新娘訂婚了。見面的第二天哪！

何成芳和他岳父真是一對行動派！

我問：「何先生，你到底包了多少聘金啊？」

79 歲的何成芳似乎突然變回了 35 歲的準新郎，他仰頭呵呵一笑，簡短乾脆地說：「3600！」



何成芳居住的光華社區。

何成芳福利社開得很好，他是懂得經營的人，當時部隊在做堤防，他則包下部隊的生活消費生意，凡米、油、鹽、菜、肉……都一一照顧到。做福利包商還真讓他賺了一些錢。結了婚何成芳更發現太太王金花簡直天生有幫夫運，從此生活愈來愈好愈來愈順！

早在民國 44 年因緣際會何成芳便學會了駕駛汽車，他沒有想到這一項技能造就了他後半生的事業。民國 55 年何成芳正式退役，退後他曾有一段時間開著三輪貨車到偏遠不便的山區販售生活用品及蔬果魚肉賺辛苦的小錢，他勤苦又耐勞，待人誠懇不爭小利人緣頗好，後來他到了花蓮剛成立的泰來農場。

泰來是山坡地，原屬林務局，開始時泰來有五個單身場員農莊，每莊安置 15 到 20 人，每莊配耕土地 20 公頃，採合耕合營。有眷場員如何成芳這樣共安置 75 戶，採個別分耕，每戶配耕土地 2 公頃。泰來分場以種桑養蠶為主，也種植玉米、木瓜、柑橘、生薑及禽畜養殖。後來農場又增加了豐濱鄉海岸山脈水璉、牛寮坑、新社、海臨及高山等地 8 個農莊，民國 61 年農場併編成為花蓮農場泰來分場。

何成芳報到時泰來農場正缺駕駛，在那個汽車尚不普遍的年代，何成芳立刻得到這個工作，先由鐵棍發動引擎的舊式三輪汽車開始，後來開轎車、卡車，運載桑樹苗上山給農莊種，又將電烤箱烤好的蠶繭運送到台東池上的蠶絲中心……。

何成芳的妻子金花為他生了四女一男！生活的擔子重！泰來農場當時的葉茂元場長便介紹他到台北欣欣客運做駕駛，薪水由原先的每月 1800 元升到 4000 元，日子一下子好過了起來，何成芳一家子的心頓時都開朗許多。

在欣欣開了一陣子車，一天在理髮店的大鏡反射中認出一位同鄉，同鄉在

開遊覽車，力邀他去同一公司，何成芳考量之後去那家大公司開遊覽車了。由民國 58 年到民國 72 年何成芳都在開遊覽車，月薪 4000 元外每日都另有小費，後來他投資買「半輛車」，每月以 10 萬 5000 元租給旅行社，扣除駕駛、隨車導遊及油料仍賺很多，因為何成芳自任駕駛，又找了大女兒貴娥做隨車導遊，如此工作有了錢也賺了，才只一年買車的錢便回來了，再繼續買車……。最後竟然開起旅行社且擁有多部遊覽車。了不起的成績是貴娥在何成芳退休後接手旅行社，而且事業愈做愈大，不但是女老闆，儼然是女強人了！

何太太金花的可塑性極高，17 歲時是個可愛少女，何成芳教她持家教她經營教她燒菜，後來他們和朋友先合資後獨資地在花蓮市開了一家有貴州菜風味的餐廳「黔昇樓」，就是由金花坐鎮經營，也做了好一陣子。

何成芳認為自己一生貴人多，靠著貴人助力才有今日，因此也不忘回饋。如今他在貴州安龍故鄉也算是號人物了！他和親戚、同鄉共同捐款修築或擴充學校，貴州龍廣中學他便捐款 20 萬元新台幣，獅子山國民小學幼稚園他捐近 9 萬元新台幣，台胞台屬聯誼會館他也捐了 20 萬元新台幣。另外，何成芳也帶了家人見過故鄉大媽和哥哥，他也都一一照顧，周到仔細。

現在何成芳真的是在安度怡然晚年了，他現在住在花蓮光華社區，家門口有兩方招牌「貴州同鄉會」及「黔昇超商」，他和另一位榮民劉世平是鄰居，兩人常一起「管閒事」，做些對社區居民有益的事。

何成芳話說一說就又感謝輔導會的恩德一次！他在泰來的地有些租給別人耕作，有些賣了，他在大陸的房和他光華社區的居處都是賣地買來，日子過得放心又快樂，「當然感謝輔導會」。但他仍在泰來種東西，像今年就種了火龍果，他每年不管種什麼一定種點稻，他認為種個三分地稻子人才不怕餓到，人才「有飯吃」，這是他的道理。

他也說了開車的哲理：初初開車一個人，後來老婆一旁坐，再來孩子坐一車，現在孩子孫子兩車也不夠坐。「心安穩！」何成芳說親人圍繞他心安穩。

但他後來又說了一句有道理又有趣的話，他笑嘻嘻地說：「男人要有好太太，有好太太這事太重要了！」

好個幸福何成芳啊！他一定會幸福久久久久。

## 跼蹐人生路

### 胡炳南

曾經讀過這樣的文字：生命裡總也有甚至舒伯特都會無聲以對的時候。

是亨利·詹姆斯的句子。

這是怎樣的無可奈何。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強者呵！

這個小男孩生在江蘇省無錫縣，家中務農，也開染織工廠，經濟條件算相當不壞，但，他3歲喪父。

喪父後從此由伯父伯母扶養。伯母待他很好。

已經81歲的他名叫胡炳南，至今記得冬日裡家鄉洗澡的景象：大灶上燒極大鐵鍋，水燒適溫，人爬到鍋中坐，洗澡，大人一人洗，小孩常數人一鍋，一邊洗一邊需人抽走灶中柴火，以免火旺水過燙！冬寒，久久才能洗一次澡，往往窗外白雪紛飛，鍋中熱暖宜人，大人小孩都喜歡這樣「被煮」！而伯母常催促他冬日裡也得乾淨，也得洗澡，每每燒柴打水，都不嫌煩。

但伯父不一樣，伯父打他，從3歲開始。不需要理由，他常挨打。

民國26年開始對日抗戰，不幾年戰火延燒到無錫，日本飛機常一次飛來幾10架，轟炸、轟炸、轟炸，故鄉彈炸火燒成了廢墟。

胡炳南和鄉間友伴幾個都才十幾歲的哥們



養好身子骨，走紮實現的路。



胡炳南聊起往事，記性極佳。

胡裡胡塗地一腔熱血投入游擊隊打日本去了。游擊隊白天躲在民間，晚上行軍、換地方，對小年紀的幾個少年來說日子日夜顛倒，生活有一頓沒一頓，苦不堪言一塌胡塗。

人數有 100 多人的游擊隊在江蘇江陰被日軍打垮，隊裡一個大人帶著他們 3 個少年逃走，逃回無錫。但母家舅舅覺得胡炳南當過游擊隊，怕有麻煩會找來，便把他弄到大城市上海的工廠做小工。

上海和無錫之間的日子過了幾年，對日抗戰勝利，但不久八路軍又竄起，他已 23 歲，那是民國 38 年，他在家鄉又呆不住了，和一個同齡鄰居跑去從軍，這次是打八路，不想到了台灣。

他們乘商船貨輪到高雄港，一路海浪顛簸艙裡又擁擠，軍方怕有人脫逃，不准隨意行動，脫逃被抓回的吊起來打，把每個年輕人都嚇壞了。記性極佳的胡炳南說：由高雄坐貨運火車擠到新竹，一個連睡一個廢棄的磚窯，睡一晚第 2 日到台北北投，夜住國民小學，隔天到新莊又夜住國民小學，然後到淡水，這次住在淡水高爾夫球場附近的窯洞才算安頓下來，開始嚴格的軍事訓練。

有兩件事情需要一記：一、胡炳南投身的軍隊是馬滌心師長統領鼎鼎大名的「虎賁部隊」。二、他 11 歲時家裡給找了一個童養媳，離開家時他已有一女一兒。

在淡水，胡炳南和同袍處得挺好，沒想到軍中有調職這回事，他和一些伙伴被調到復興崗去，這使得他十分生氣！由熟悉的地方把他調離，到陌生的所在，他的不開心用行動來表達：胡炳南連夜和同伴由復興崗逃回淡水。這行為天真得有些嚇人！在回去之後當然很快就被新單位抓走，新單位副團長命令幾個班長輪流打這幾個班兵！打到大腿上血肉模糊。這個只打過游擊而並沒有真正了解軍隊的人，他一直不知道他的行為叫「逃兵」，多年之後他仍不平，認

為軍隊不該調他的職，更不該在遭到反彈後這樣兇狠地打他。當年像胡炳南這種涉世未深又沒有讀過什麼書的人一定極多，他們無能理解，在逃難、饑餓、無援、難以保命的亂世以及只有軍權只有管制只有勉為其難苟活的舊時年裡，人命甚至可以草菅，那個名稱叫「動員勘亂時期」的法，逃兵是可以槍斃的死罪，副團長只打他們而未送軍法懲處已經算是愛屬下了！但這件事令他怨怨在心，決定盡快離開軍中。

胡炳南終於退役已經是民國 48 年，他選擇自謀生活。國家給了他一張草蓆、一頂蚊帳、兩套灰色粗布衣以及 300 多元新台幣。他是天主教徒，他尋到了「奧斯汀會」天主堂，一位瑞士籍神父接納了他，從此他在教會幫神父忙，後來便做傳教的工作。民國 54 年胡炳南和台東卑南族小姐陸淑英結婚了，教會很開心地辦這件喜事，並且承擔負責一切結婚的費用、事宜。胡炳南在教會由民國 48 年工作到民國 63 年。

民國 63 年胡炳南到花蓮農場西寶分場。

民國 46 年 9 月輔導會為了供應東西橫貫公路築路員工食用新鮮蔬菜，在花蓮縣秀林鄉天祥地區成立西寶榮民農場。48 年擴大梅園、蓮池、文山等墾區範圍及安置人數，51 年擴充竹村墾區，並在立霧、合流、綠水、文山、谷園、蘭苑、蓮池、竹村、松岡、洛韶等地成立 11 個農莊，初時種植蔬菜、飼養禽畜。山區交通不便，生活條件很差，但榮民們硬是將西寶墾殖開闢成田園，56 年當時退輔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先生見大家清苦，便每戶贈送 60 棵水蜜桃及 20 世紀梨樹苗，又送了 10 多具石磨供榮民種大豆磨豆漿、玉米，以增加營養及體力，這位實際又貼心的主任委員因此奠定「西寶水蜜桃——全台第一名水蜜桃」的基礎！70 年西寶再加種高冷果菜如梅、青梗白菜、紫色甘藍、球莖甘藍、結球白菜、甜椒、四季豆……，並且以無農藥、少化肥揚名！

58 年西寶併編成為花蓮農場西寶分場。

但胡炳南與這些好處都搭不上關係，他分配到的土地在合流，屬於管制地、不能耕種，土地漲價時也不核價，於是 63 年他在西寶分場養羊及養牛。

先是養羊，羊會吃人家種的梧桐樹，只好趕去廢棄的牧馬場放牧，牧馬場偏僻路遠，羊膽小性馴常被偷，一隻一隻的偷，不但偷，還就



胡炳南住在女兒家。

地屠宰，有時尚未成長的羊羔被當著母羊的面宰殺，看到滿地血漬與掙扎的痕跡及母羊的悲傷，胡炳南也痛得落淚。然後養牛，他把房子抵押了 35 萬元買了 10 頭牛，也養在牧馬場，初時用繩穿牛鼻，10 條繩牽在手中也十分驚人，後來聽人說牛鼻穿繩牛會死，他便鬆了牛鼻，不料牛就此野了，根本無法駕御！而且他不懂動物，以為放牧是任牛自由去！不知道他少出現牛便不識主人，而且這個相貌斯文說話輕聲動作慢條斯理的人，要面對牛群恐怕也毫無辦法！

後來原先將羊偷盡的人改偷牛！牛壯大又不聽話，賊先將牛砍傷，待牛傷痛又流血過多力竭時再來偷，羊與牛被偷令胡炳南沮喪、生氣，但羊與牛被虐殺幾乎令他崩潰！看到牛隻蹄肉脫落、傷深露骨、流的血糊濁得令他不忍看，他拉不動痛極怒極的牛，處理不了的牛小偷會處理，等他再去那牛一定不見，只餘遍地血糜狼籍。他的痛沒有人理會，報案也沒有下文，有證據也被認為薄弱，胡炳南自身不是精明的人，悲憤時連話也說不清楚，囁嚅喃喃，顛三倒四，結結巴巴，誰要理會他……，而且會不會他在教會長年接觸的都是神恩和寧靜平和的人、事、物，他根本無能理解人心可能會汙穢、會敗壞、會做欺騙、背

德的事！他幾乎是用茫然的眼和茫然的表情來做這番不堪的回憶。

這些年，一件又一件不順利的事接二連三地來，他根本無暇去牧馬場看牛，尤其深山裡荒煙漫草，每次去都得先砍草開路也令胡炳南難為。他曾經在只是下毛毛雨的天氣騎摩托車外出，竟然就遇落石而摔跤受傷。他一隻膝蓋關節因爬山跌傷，變成習慣性摔跤，每摔必跌傷身體，開刀取掉破裂的軟骨。另一隻膝蓋關節因退化性關節炎去裝不鏽鋼人工關節，與醫院未溝通好，他以為榮民免費結果竟然得自費幾萬元，這對老榮民來講就是天大的事！可是在他的認知裡，在老榮民的認知裡，原本就和知識份子不同呵！這些苦讓他更是多添了心頭的糾結……。前兩年為人幫忙家務的胡太太可能炒、吸2年煙多年而罹患了肺癌，手術拿掉一邊的肺，又是一頓受驚受罪花錢……。最近她又摔了一跤傷了腰，日夜戴著腰封護腰……。「連病都沒心情去看了！」胡炳南拿了醫院開給他的診療單，我們看了也嚇一跳：腦中風、缺血性心臟病、心律不整、腦瘤……。

81歲了，該怡養天年，但這些紛紛擾擾啊，連兒女胡炳南也不是那麼滿意，他和妻子目前住在女兒家，「女兒還好，還孝順。」兒子，我還以為兒子不好，結果是兒子的工作，「一個在舞廳彈鋼琴，一個開了家婚紗攝影自己拍照。」話說得胡炳南有些因不滿而氣弱，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他感覺這兩個行業「不像個事！」我笑說這是真正的一技之長，他哪裡知道舞廳彈鋼琴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婚紗攝影不憑點真本領真的能兩個月便收店啦！而且這兩種「現代」行業在都市是「必備」，在老爹爹心中要嫌嫌唸唸，他真的弄不清現在的世代呢！但這一向是大部分老人家與子女的隔閡，又該怎麼辦呢？

胡炳南分得的在西寶綠水合流的土地山轉路轉後來蓋了一間「小店」，朋友們名之「胡氏山莊」，但經營困難只好結束，後來拆除，三變兩變變成「太魯閣國家公園綠水合流遊憩區餐飲中心」了！這中間的糊塗帳據胡炳南說：「有

一天官員和代書一同來家，叫我拿出相關印鑑，我拿出印鑑代書便連連在文件上蓋章……。」至於怎麼回事他也弄不清，但「太魯閣國家公園綠水合流遊憩區餐飲中心」確實蓋在他的地上，最後是收錢了事，莫名所以地賣掉了地，價錢他雖不滿意，但也還算合理。他曾為這事打官司，許多老榮民或鄉下人不論芋仔或是番薯，常常對某些事欠理解，有點糊塗，說話沒條理，見到小官大官一律膽小聲弱，不是自己膽怯地弄砸了事，便是在被欺被唬的邊緣甚至實際上被詐被騙，或者，以自我的鄉陋見解去面對、處理事情，有時人並不了解自己正在一個不好的位置上遇到不對盤的人做一些不適合的事！對於人群之中的某一個人，一個卑微的小人物，真是難為他，胡炳南的委屈輔導會的輔導員真是說乾了唇舌，安慰了許久，幾十年前的事也難有証據也難說清。

現在幫他辦了就養，每月可以領 1 萬 3000 元過日，胡炳南便也樂和起來了！

人生之路因坎坎坷坷而踟躕傷行，不要再一直回首張望了吧！過往種種在時光歲月中終歸要隨光而逝隨水而去，胡炳南伯伯，養好身子骨，走紮實現在的路！你一定會有穩好和平的晚年！有漂亮的胡媽媽陪著你呢！

## 他這樣做， 他這樣過 姚佐臣



姚佐臣·安徽桐城人。

早晨 7 點多到達姚佐臣的家時，他剛由地裡回來。88 歲了呢！還下地耕

作！姚佐臣解釋：「種些花生、番薯自己吃，活動筋骨也好不生病。」每天早晨 5 點半出門下地，這是他「老年之後的習慣」，言下，年輕時出門更早。

見到陪同我的花蓮農場輔導員鄔弘盛先生，他忙著解說並詢問一些事，我發現他語言及頭腦都清楚明白，記憶力也不紊亂，說話據自己的理力陳，又兼有因歷練而世故的自負，這些是許多其他榮民欠缺的。

姚佐臣安徽桐城人，老家也務農，家住長江邊，每年都鬧水災，他曾在家鄉私塾唸了一些四書五經，但水災一鬧先生便逃水去了，以至於唸唸停停加起來也才唸了兩年，許多書還都是在軍中讀的。姚佐臣在民國 29 年當兵前一直都在老家種地，地種得好好的，怎麼想到去當兵？那得離家呢！

「不是想到要當兵！」他說，「是抓兵！」

又一個被抓兵的！

民國 8 年出生的姚佐臣那年 21 歲，保長來了通知要開會，他去了，軟禁開始。那時正值抗日戰爭之初，各處兵源都不足，在那個舊時代，距離軍閥時期還不遠，霸權至上，沒什麼道理可講，抓兵、搶兵都常發生。（想想家人會是怎樣呼天喊地的哭泣、悲傷！）

先是自衛隊一排人押著他們同時遭軟禁的一些青年送到團管區，受訓一個月後交給遠在河南省黃川縣的補充團，再到河南洛陽交給第九軍騎兵連，這算是「北方部隊」。加入騎兵連使他後來真的騎了馬，姚佐臣對騎馬這事印象深刻，他說別人的大洋馬又高又大，自己是一匹矮馬，矮個子的自己配的馬原

是濟原縣長的馬，他在馬上策馬行走別人便喊：「縣長來了！縣長來了！」

打過仗麼？

「打過。」但不是騎兵階段。

戰場在河南省中條山，遠遠地望見日本兵漂亮的武器——一人揹一支被我軍稱為「馬拐子槍」的卡賓槍，腰上都別著東洋刀，每一個軍挑出來一個加強師的軍隊，成員身體好反應快，每個日本兵都上過「打到支那去吃支那大蘋果，使用支那的煤礦、鐵礦建設大日本。」的課，個個野心勃勃。相對於日本，我們這些被綁架來的兵使用的槍產

造自湖北漢陽，叫七九步槍，射擊時先推扳機上膛，瞄準，扣扳機，一顆子彈射出，再扣扳機退出子彈殼，然後才能射擊第二次。除了動作繁複，更要命的是打10發子彈後槍管就發燙不能再使用，得休息，否則子彈會在槍管中爆炸，而卡賓槍是可以「噠噠噠噠」連發的快速槍！中條山一對陣，我軍退至黃河。

上級早有令：「槍在人在」。兵士們也都了解若槍丟了就不要回軍隊去，因為回去是死路一條，敗仗至此非槍斃不可！其實與日軍作戰槍與人都難保。姚佐臣回憶：日本飛機一來幾十架，密密飛在天上將太陽都遮住了，飛機隆隆加上轟炸聲隆隆，真是嚇人！日軍在地面同時用七五山砲，天上先炸，地上接著發砲，然後用騎兵包圍，當時已調為砲兵的姚佐臣說我軍毫無招架之力。

槍丟了，砲壞了，軍隊散了，找不到部隊，河南離安徽那樣遠，家也回不



住家前面是大馬路。

去……，一路退到河邊一路挨打，沿著河盡是死屍，河岸堆著！河水中浮沉著，有軍人，老百姓也不少……，土地遍布血漬，河水遍染紅浪……，戰敗的軍士只能扶架著傷兵隨眾步行，日裡夜裡只是走，也不知走了三天還是兩天？路上遇到「南方部隊」的第3兵團48軍，就都跟進隊裡……。

那時人們稱北方人為「饅頭佬」，稱南方人為「辣椒佬」，北方部隊的兵編入南方部隊，在飲食上也有一些難適應。不想姚佐臣親姨的兒子也就是他的表哥竟然也在48軍，而且軍階不低，打聽到他後便把他調到身邊就近照顧，有了親人在一起，姚佐臣對家的思念總算有了一個著力點。

對日本8年抗戰雖然勝利，但兵馬皆乏武器俱失，這時中國共產黨倒趁勢起來，民國34年勝利不久軍隊便受命要與中共的八路軍作戰，又因節節敗退便也早早做了撤離的計劃。民國38年姚佐臣的部隊將經海南島撤到台灣，但情報洩露，共軍走小路抄打阻隔了往海南島的路。新的命令來了：每人穿一套衣服，背包裡帶一套衣服，穿一雙鞋，背包裡帶一雙鞋，就是這樣再加上裝備，其他什麼都不必帶，因為他們將走長路，事後他們才知道，進不了海南島，他們要經越南轉進台灣。

越南在哪裡？台灣在哪裡？那時沒有人知道。後來歷史說了話；黃杰將軍率領部隊近3萬人，在38年12月分批進入越南，希望轉道台灣，大軍由廣西走入中越邊界的「十萬大山」，那裡山高路險，一路瘴癘疾病相伴，大隊軍士步步難，糧食的不足讓人幾乎以為會死在半途！終於，軍隊抵達越南，第一件事越南要求大軍繳械，不繳械不就像是進攻越南嗎？繳了械，全部武器都交給越南軍政府，姚佐臣先被安排住在陽東，後來移送富國島。

富國島的聯合國集中營裡姚佐臣苦了幾年，民國42年在聯合國飛機、海艦掩護下，黃杰將軍率領1萬多人走海路到台灣，他們由高雄上岸。

在台灣，姚佐臣編入第10軍49師，在苗栗縣頭份。

民國44年，姚佐臣退役，進入花蓮農場，那時農場一部分地已開墾，一部分則尚未開墾，他們20人一組，辛苦地搬石頭挖草頭，燒草灰勻好土，種



姚先生和姚太太篤信基督教。

水稻、種花生、種地瓜，又餵了幾頭豬，20個人同心奮力，終於做出了像樣的成績。

民國50年姚佐臣在宜蘭南澳結了婚，妻比他小5歲，是一位孀婦，籍屬泰雅族，結婚時帶了一個兒子來。她在做姚太太之前胃便不好，曾開過刀的身體並未再

受孕，但姚佐臣視兒子如親生，一家和樂。他認為姚太太帶給他最大的禮物是「主耶穌基督」，他隨著虔誠的妻子信了基督教。

以前比較年輕時姚佐臣拼著作，他努力耕種，希望能有好成績，能爭取配耕，聖經也說得明白：第1日到第6日要努力工作，第7日是安息日才可休息。他的付出獲得認同，當年桃園農場、花蓮農場舉辦聯合授田儀式時，姚佐臣是花蓮農場的代表，是殊榮呢！他也因不斷付出而不斷獲得「榮民楷模」、「榮民之光」等等匾額獎牌。

他有了耕地，配給他的地便是光華分場第九莊，初領到地，地上處處大石頭小石頭，石頭多到他明白這不比從前有20位兄弟，他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力氣開墾，姚佐臣只好向人借錢雇人整地，把石頭們請走把草頭挖掉把地整平，這才開始種東西。但他一直到民國70幾年才知道那些地他只有耕種權而沒有處理權，從此，土地，土地上的房舍，土地上的作物一直令他有著疑慮。

大耳朵的姚佐臣倒真是一臉長壽相，他動作也俐落，講話思維清楚，說得高興時會站起身來又比劃又行動，當時某人如何走了幾步如何講了什麼，十分來勁，精氣神都足！尤其談到妻子後來胃癌，醫生宣告無望，結果妻子飲了一

杯被禱告過的自來水，病體便漸漸穩定，最後竟完全康復，我們雖置疑，但說到這樣的「神靈事」，姚佐臣精神抖擻，描述詳盡，對耶穌的信仰也表現無遺，一再說：「感謝主。」他對耶穌基督的虔敬由另一件事清晰顯示：他家旁邊便是他的番薯田，番薯田邊有一座教堂，那教堂的地便是他將自己的私地捐獻給教會所建，好大一片地哩！這行為真的難能又可貴，必須真心愛他的神，才能將世俗的利益奉獻給他的神啊。

目前姚佐臣與兒子、媳婦及一個 20 多歲的孫子住在花蓮市的光復路，許多砂石車、聯結車隆隆地奔馳而過，他家地板仍擦得淨亮，我們坐在客廳，看著牆上壁毯「最後的晚餐」的圖畫，知道他的日子過得尚好，只是，一直到最



番薯田邊的教堂。

後，姚佐臣才肯提及他的妻子已過世多年，他說妻子並非死於胃癌，而是在廁所裡站起來太快了結果撞到頭！就這樣倒地，逝去。他說了兩遍：老人站起來要慢慢的，要小心血壓，要小心跌倒！說完，他走到客廳邊的房中取出一份文件，十分慎重地告訴我，他的妻子亡於民國 81 年 4 月 26 日。

姚佐臣也是到了最後才說，他教孩子「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人。」這樣，便會過好生活，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過的。

我們離去，他說謝謝，並說：「感謝主。」

## 慨然含笑

### 黃銘心之妻陳樹梅



誠懇熱忱的陳樹梅。

黃銘心，湖南澧縣（常德）人，民國 18 年生，民國 89 年歿，享年 72 歲。

陳樹梅，宜蘭縣三星鄉人，民國 28 年生，現年 67 歲，黃銘心之妻。

「黃銘心是個高個子，相貌不錯，是好老公。」黃銘心妻子陳樹梅這樣開始講他的生平。

「銘心當兵是從被抓兵開始的。」陳樹梅說。

那時，銘心根本還是少年，十多歲，大約是抗日末期兵源不足連少年也抓，結果在一次戰事裡被日本軍槍傷，子彈由銘心大腿穿過。

後來共產黨到了湖南，他又被共產黨抓兵了！抓去敲碎石頭修築鐵路，每天就是把大石頭敲成小石塊，再把小石塊敲得更小，最後變成小碎石，鋪在鐵軌枕木四周。

民國 39 年（1950 年）韓戰爆發，黃銘心被共軍送到韓國參戰。

韓戰關中國人什麼事？

關於韓戰，我們來了解一下：

韓國一直以來都有南北韓的問題，小規模的內戰及理念不合的問題頗大，南韓行民主制，當時的總統是李承晚；北韓行共產制，當時的領導人是金日成。民國 38 年，某個原因，金日成赴蘇聯訪問，當面向蘇聯總書記史達林要求援助，史達林應允的援助方式是轉向要求中國共產黨援助北韓，援助什麼呢？民國 39 年謎底揭曉——韓戰爆發，北韓原就比南韓強勢，有了援助，急急發動戰爭，北韓希望藉助戰爭將南韓「解決」，完成統一。此時中共的援助來了，由彭德懷帶領的中共「抗美援朝志願軍」渡過鴨綠江攻向南韓，人數嘛？180 萬人！

什麼是「抗美援朝」？

「美」是美國，「朝」是韓國舊稱「朝鮮」，至於「志願」軍，當然是騙人的。

我們看過許多描述美軍打韓戰的戰爭電影，但，實際上美國並沒有加韓戰，一如蘇聯，蘇聯從來都沒有加韓戰。美國是透過聯合國派兵，而聯合國軍隊中有美國軍隊，蘇聯呢？一個兵都沒有出，他只是「要求」中共派兵，因此中共參與了韓戰，蘇聯沒有。

中共「抗美援朝志願軍」派出 180 萬人，成員為：

- 1、接收之國民黨降軍。
- 2、成分不好的壞份子。
- 3、曾有受傷紀錄之傷兵。
- 4、老、弱兵卒。

中共如此出兵政策是因「志願軍可將功贖罪」、「將糧食貢獻給廣大的人民」，說穿了就是計劃好要犧牲這 180 萬人！這些人被稱為「炮灰」。

黃銘心便是「志願軍」中的一員。

到了韓國，黃銘心是一名沒有槍的兵，他被派去運輸，工作是揹糧食，一群人吃力地以肩、背揹扛 180 萬人的糧食。一天，聯合國軍機轟炸，黃銘心正揹著一袋麵粉，砲彈片不偏不倚正中他背上的麵粉袋，袋子破了，麵粉四濺，漫天白粉霧飛揚，但黃銘心的命留了下來。

不久黃銘心被俘，與其他共軍一同進入聯合國戰俘集中營。

經過 3 年韓戰終於結束，各國作戰將士陣亡者加起來人數約 400 萬人，流離失所、傷、亡的南韓、北韓人也差不多 400 萬人。聯合國部隊中美軍死亡數萬人，而，中共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死亡竟達半數，那就是 90 萬人左右。

為了別人的國家而犧牲這樣多的自己國家的軍人，啊……。

未戰死的 90 萬人中有許多人了解本身「炮灰」的「身價」，明白回中國去也不會有好日子過，便向聯合國反應他們希望去台灣向中共所謂「蔣匪介



有事去找黃媽媽，她是大家的媽媽。



陳樹梅住家。

石」，當時的蔣中正總統投誠，為了「不回中國，要去台灣」，這些人便以縫衣針在胸口、胳膊刺畫中華民國國旗、台灣地圖、「反共抗俄」、「反攻大陸」、「中華民國萬歲」等圖、文，並且用藍色鋼筆墨水塗染，以這種「克難刺青」來表明心意。

這樣的人有 1 萬 4000 人，包括黃銘心。

民國 42 年經過聯合國與北韓在韓國板門店和談，以北緯 38 度線區隔南北韓的國土，民國 43 年 1 月 23 日中共軍人 1 萬 4000 人來到台灣，台灣稱他們為證明中共不人道的「證人」，喚他們為「反共義士」，1 月 23 日是他們奔向自由的日子，稱為「自由日」。

反共義士黃銘心到台灣後當了幾年兵，在軍中識字、就學，所獲頗多。

黃銘心以少尉官階退役，退役後接受輔導會輔導就業，他在榮民工程處的榮民工程隊開馬路，南南北北到處跑，哪裡要新開馬路就往哪裡跑，連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院路黃銘心都曾參與工程呢！

到了民國 49 年，黃銘心與陳樹梅結婚。

陳樹梅與有榮焉地說她和前法務部長陳定南同鄉，雖都是宜蘭三星人，但從前還沒有三星蔥，現在三星人靠蔥發達起來，那時大家卻都很苦，她家裡種稻、種芋、種地瓜，她也還記得小時用煤油燈的景象。樹梅 12 歲時就要煮全家人的三餐了，她只唸到國小畢業。

「沒想到自小苦，嫁了以後也苦。」陳樹梅這句話語氣腔調都十分「外省」。問她怎麼會認識黃銘心？她說有朋友嫁了外省人，一直向她宣揚外省人的好，在她那一輩裡台灣男子還很「男權至上」，她聽多了朋友的話，當別人介紹黃銘心給她時她便心動了，覺得「嫁外省的也不錯。」結婚以後還真苦！才 22 歲呢，榮民工程隊走到哪裡銘心便作到哪裡，黃銘心作到哪裡陳樹梅便跟到哪裡，她跟著竟懂得找事做，在工地旁搭一個小小的鐵皮棚房，賣少少的一點菸酒，一點雜貨，還真是蠅頭小利，她跟著丈夫又沒有浪費時間，也漸漸

培養出經營能力。譬如工程隊在橫貫公路金馬隧道作拓寬工程，車子放行時間與動工時間輪替，車輛雖不多但暫不能過時必須在隧道口排隊等候，在等待過程裡車中人餓了，山裡路上村遠無店，有錢也買不到吃食，陳樹梅就和丈夫一起設計、製造了一個泥土大爐灶，他們並沒有能力開麵館，但他們把小小雜貨店裡的乾麵條和罐頭賣給客人，燒一鍋水，教客人煮麵條拌罐頭，魚罐頭、肉罐頭、醬瓜、腐乳都有，隨時都有停等的遊覽車，出來玩嘛，肚子不餓也煮麵條拌罐頭，開心地又吃又玩，夫妻倆還真賺了一些小錢。

但日子仍然苦。

黃銘心和陳樹梅生了兩男一女。

民國 56 年他們住在橫貫公路西林山上，樹梅第三胎要生了，離山下太遠下山不方便，也不可能請助產士上山，樹梅認為「已有兩次經驗」，決心自己生產；準備了酒精，將新剪刀、麻繩絲都用酒精消毒好，生出了女兒，先用麻繩絲綁臍帶，綁緊緊地，再剪斷臍帶，然後自己將胎衣送去土裡埋掉。生產時鄰居來幫忙，黃銘心也請假在家，工程隊工作便托了隊上朋友代工，當天他做的隧道工程需要爆破，那朋友竟在隧道中遭炸藥炸死，讓他們歉疚、唏噓不已，但也深感是老天藉著女兒把黃銘心留了下來。

陳樹梅十分感念過往和丈夫辛苦奮鬥的日子，點點滴滴都能夠清楚地描述說，雖然和丈夫生死隔離已經 6 年多，但陳樹梅彷彿不是回憶而只是在聊著日常生活，看得出兩人感情很好。

民國 58 年 10 月 5 日黃銘心到花蓮農場報到，他們分到的墾區在光華分場。那時地已由開發隊開好，大石已清除，雜草也砍去，他們自己只需把零雜小石撿走即可耕種，地大，小石佈滿滿，每天撿石頭撿石頭撿石頭……，撿了許多天，有小石的土地還是佔大部分。

撿完了石頭還不能種莊稼，地得翻土；那年代還買不起耕耘機，農場買了牛，每五戶配一頭牛，五家輪流用牛犁地翻土，輪到哪一家犁地便由哪一家割草餵牛，他們那頭母牛大家照顧得很好，因為牛好地才犁得好。

但一時之間不會種東西，不會有進帳，黃銘心便繼續外出打零工，陳樹梅留家中帶孩子兼犁地，指揮著大牛操控著重重的牛犁，她做著一般是男性做的工作，努力地做，辛苦不怕！知道好日子在後頭，知道國家配給了地就能種出

希望。

終於開始種東西，什麼都種，農忙的時候陳樹梅清晨到黃昏都在田裡，銘心便會燒飯洗衣照看孩子寫功課，這習慣他一直保持著，既使後來兒子結婚了他也這樣，常常媳婦回家來黃銘心早把飯菜燒好，他也不說什麼，只是做事。

兒子進小學了，學校叫南華國小，離家步行時程要一個多小時，村中孩子一大群一起上學一起回家，這下子，一個多小時裡可做的事情很多，在鐵軌上不知危險地嬉戲，到人家西瓜田裡偷西瓜，打架、吵嘴、學髒話，甚至互相鼓動逃學，早上上學途中未完成的頑皮事下午放學途中可以繼續，今天放學途中未完成的頑皮事明天上學途中可以繼續……。陳樹梅看著看著了解了孟母為什麼要三遷！她當機立斷，給兒子轉了學，又買了輛小腳踏車讓他騎車上學，並遠離其他玩伴，專心讀書。一直到現在陳樹梅騎著摩托車在路上遇到村裡小孩還會把小孩弄上車送回家，她知道小孩在路上就是會玩忘了一切，不知道大人在家裡焦心地等著。

陳樹梅做事有心有腦，為人又誠懇熱忱，有這樣的妻銘心當然非常放心。黃銘心做工累得很，可收入從來都全數交給妻子，陳樹梅心胸寬大，丈夫錢賺得少時她管帳，後來當地裡收成變成錢，雖說是她負責管理、耕種，辛苦全然屬於她，莊稼收入也比黃銘心打零工多出太多，她卻將存款分做二份，她與丈夫一人一份，以後兩人再有任何收入都是一人分一半，各人存入各人的帳戶裡，這樣的妻子真是不多見。

兩人將三個孩子也都教得很好，銘心肝硬化生病時去醫院很是不便，兒子乾脆買一部汽車送給爸媽，讓陳樹梅駕駛，接送銘心，現在汽車停在院子裡，陳樹梅近程騎摩托車，遠些的路駛汽車，駕著汽車時丈夫和兒子的愛都在車裡，伴她。

小時家裡苦，成家後也苦了許久，陳樹梅太了解苦滋味，剛到光華墾區不久就遇到鄰居太太生了骨癌，家中山窮水盡，她無力幫忙，但福至心靈想到替鄰居募款，在豬肉一斤 18 元、工資一天 35 元的年頭，陳樹梅竟替鄰居募集 780 元！從那時起她見到人受



手工編織的提籃。

苦便想出手管，也每管都有好成績，真的幫得上忙，這也促使她後來參加婦女會之類組織，可以幫人幫得理直氣壯，有名有目。目前她仍帶領著社區的婦女，平日裡學烹飪、學編織、學元極舞、學山地舞……。她說：「學學大家可以成長，不然什麼都不懂。」而遇到有需要她則帶著大家做公益，幫忙也好，捐錢也好，「大家都很有愛心噢！」她說。照顧人的好事做多了，大家都知道光華社區裡有位黃媽媽，很多人也知道有事「去找黃媽媽。」她是大家的黃媽媽。

三個孩子書讀得很好事業也做得很好，兒子遺傳了陳樹梅的經營頭腦，兩個兒子都在花蓮的金融機構工作，擔任高級主管，父親走了，三個子女對母親更是孝順，陳樹梅說她每月都有 3000 元老人年金可領，但兩個兒子仍每月給她豐厚的零用，而她最得意的是一家人感情好，假期時菜燒得好的女兒回家燒菜，兩個嫂嫂做二廚，一起在廚房忙，然後一家人包括七男一女八個孫熱熱鬧鬧的吃飯、說話。

陳樹梅說：「婆婆對待媳婦要像朋友，不要管太多，要把自己管好，不要總想管年輕人，他們的房間他們自己理，不要去替他們整理屋子動他們的東西，也不要唸，他們顧得好他們自己就好，大家能相處得好就好，馬虎點，別計較。」

陳樹梅的大度開放態度也使用在田地上，她說有人地賣了，房子賣了，結果有人賭有人亂來，落得錢也沒了日子更糟，她年紀大了，她的地租給人家種，第一季插秧第二季休耕讓土地休息，她還可以申報休耕費，多麼好。

要告辭了，我問黃銘心葬在大陸還是台灣？她答黃銘心表示過幾十年都在台灣，而且家在這裡，孩子在這裡，妻在這裡，他當然永遠要在這裡。現在黃銘心的骨灰在花蓮豐田，去探看他很方便。

陳樹梅又說黃銘心民國 78 年曾回過常德故鄉，那時他父母都已過世，回鄉的心願了了，應該沒有遺憾。

對呀！妻好子女孝，白手起家而後豐裕有成，人生在世求的也就是如此，黃銘心從前與現在都會慨然含笑！

真好。

真好。



受過跳傘訓練的高武闡。

## 特種部隊・人生

### 高武闡

跳傘部隊在做跳傘練習。

飛機飛到定高度、定點，他是隊長，他要領頭第一個跳，對這第一次的跳傘，傘兵菜鳥們都很緊張，教官再一遍叮嚀，交代要領，他站立飛機大開的艙門口，跳！

他跳了，身體迅速地下墜，幾乎立刻地他發現傘沒有開！他記得教官曾教：拉副傘！他其實早就拉了副傘，但，副傘，似乎也沒有開。

他一路下墜，腦裡先是空的，後來，墜落的速度太快，他只覺臉痛、耳朵痛、頭痛！風和氣壓和恐懼讓他沒法子想，沒法子想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嗎？他的傘沒有開，他會摔在地上摔成肉泥！他痛，他害怕！忽然他看到目標了！跳傘的目標是一處茶園，深綠色的茶園出現了，他將——

「——」好大一聲！他聽見了！他的主傘開了！他的主傘開了！

傘開，氣流向上沖，大大的白色主傘被氣流托向天空去，將他整個人拉起，拉到有一點高度，再，緩緩降下來，安安穩穩地，他不是降落，是站立，站立在茶園的土地上。

地面上許多人為他流淚，又驚又嚇又感恩，好多傘兵部隊的大男人都驚！嚇！喜得流淚了。

他是高武闡。這是他第一次跳傘。

跳傘的茶園在桃園龍潭，日據時叫「自殺機場」的地方，是「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停放的機場。

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跳傘。

他原先並不是傘兵，他是特種部隊。特種部隊的工作是「不明不暗的情報員」。哇咧！

學習跳傘是因為特種部隊有可能到「敵後」做情報工作，他們必須在夜間乘飛機在敵後大陸上空跳傘到偏僻地區，到地面後換身份，換姓名，有新的證件，完全像我們在小說、電影中看的一樣。

高武闡的敵後職務是廚師，「做廚師」是因為他會燒菜，燒道地的雲南菜。

他是雲南人，他燒菜是在游擊隊中學的。他是雲南省中緬邊境龍陵縣人，他的游擊隊是「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

但高武闡並沒有做成情報員，這一百零一次跳傘嚇到了他，後來他便由傘兵部隊退下來。

不過，他沒有想到他退役之後的生活比起他的跳傘並不遜色。

高武闡，民國 27 年生，身分證上記載的生日是民國 30 年 6 月 6 日。

老家務農，經商，也有牧場；自己種，也買賣茶葉、辣椒、菸草。家裡有牛場、馬場，馬場還以馬與驢交配，生出騾子來賣。

日子過得不錯，而且清溪流水可以觀賞魚兒悠游水中，碧山綠樹草色青青彷彿入夢，是能夠終老的地方呢！甜好的故鄉！

高武闡在雲南老家本來在唸私塾，但日本人來了，然後土匪又來了，然後是強盜來，最後，共產黨來了，讀讀書逃逃匪，前前後後唸了 3 年私塾，終於老師逃命去，再也沒有回來，私塾就「結業」了。

高武闡就一直在家幫著處理生計事。

民國 38 年中國大陸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戰中，有一部分國民黨的軍隊由長江一路退到雲南，到最後只剩第 8 軍李國輝團和 26 軍羅伯剛團共 1000 多人，他們沿著泰國湄公河西岸南下，退到中國、緬甸、泰國、寮國的邊界，在邊界還被中國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夾殺攻擊，後退無路，當時的李彌將軍便號召雲南子弟成立「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並且由邊界反攻回中國，以少搏眾造成國際轟動，作家鄧克保（柏楊）後來所寫《異域》便是敘說「反共救國軍」的這一段。

雲南反共救國軍留駐雲南與緬甸邊境，民國 42、3 年，因為來自緬甸「中華民國侵略緬甸」說法及聯合國的壓力，我國政府曾以每天 3 架飛機，每班飛



高武闡的工寮。

機載運 50 人的方式由泰緬地區撤軍回台灣，那時稱這些軍員組織為「忠貞部隊」，第一批撤軍 7000 多人，第二次撤軍 4000 多人。忠貞部隊安置軍中，而有眷屬的則在桃園中壢建設了眷村，眷村有小小的房舍，共 503 戶，稱為「忠貞新村」，這忠貞新村後來竟以販賣雲南小吃而馳名。

忠貞部隊時代高武闡才 15、6 歲，不過之後他的反共救國軍倒打過不少仗；萊東之役、與緬甸人打的大七里之役、大黑山之役……。

民國 43 年後，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包括高武闡在內還有 2、3000 人以游擊隊形式繼續留守雲緬邊境，民國 47 年金門八二三戰役結束，大家稱呼「老蔣」的蔣中正總統計劃反攻大陸，蔣總統選擇取道雲南進攻，以令中共意想不到！他部署反共救國軍以游擊戰牽制共軍為裡應，由台灣以海、空軍向雲南方向攻擊為外合攻入中國大陸。不論是否能成事，計劃與配合倒是很周到，高武闡留守的游擊隊當時是李文煥率領第三軍，段希文率領第五軍。

民國 50 年，一切布署停當，游擊隊阻隔來往車輛，在公路埋入許多地雷，一旦起事，共軍軍隊、車輛勢必被地雷攻擊。怎樣去說這事？千算萬算，沒有算及當地住民擺夷人趕著牛闖入公路觸動地雷，牛被炸死，共軍發現後調度大批軍隊到雲南，我方計劃作罷。

作戰不成共軍與緬甸人盯得更緊，游擊隊更是東藏西躲，最後他們日子愈過愈糟，補給送不到，衣服破了只能補了再補，原本一人一雙南洋球鞋，穿破了壞了就只能用麻繩編著修理，再壞就乾脆編麻繩鞋了，壞得更快！又沒有東西吃，太苦了！他們有七個同胞結伴跑到泰國去，他們經過瀾滄江、緬甸到泰國，說得容易，其實過江時砍六、七根大竹子綁編一起成筏，然後恐懼地渡江，還曾走過著名的「桂河大橋」，但當時他們只知「桂河大橋」的險，哪裡有心

去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逼迫聯軍戰俘營俘虜修築這大橋的來龍去脈。

當然最終高武闡還是脫了險，民國 50 年隨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雷專案」來到台灣。他們這一批人由屏東機場降落，隨之到成功嶺受訓，再派入軍中，那年高武闡 24 歲。

在軍中高武闡安定了，對游擊隊來說正式的軍隊就是天堂，吃得飽睡得好，穿乾淨軍服，每個月有主副食配給，有軍餉，別人怨當兵苦，他暗想：你去當游擊隊試試看！高武闡另有一件快意事，他在在軍中學了一些字，讀了一些書，讓他的中文程度進步到可以讀報紙，可以寫信，可以在生活中記事及學會了思考。

由於故鄉雲南的生活環境及反共救國軍的經驗，他在特種部隊擔任求生教官，雖說駕輕就熟，但他決心不再跳傘，中國人說有一就有二哩！他怕跳傘！不過不跳傘也沒法子在特種部隊待了，他辦了退役。

因為學歷，退役後高武闡也沒辦法覓到好職業，最快最方便的便是賣苦力了！他去做工，開產業道路做坡坎的灌漿工作，工作簡單卻極勞累——他去灌漿，就是：挑五擔砂子二包洋灰，放在一起一鏟一鏟混合、加水，攪拌均勻，灌到坡坎工程裡，這叫灌漿。洋灰就是水泥啦！僅只是以肩挑扛或手推車這件事就夠吃力了！有時他也包一點小工程。高武闡記得民國 64 年一天工資 160 元，扣除 20 元主副食費，他曾經坐在現在的花蓮莧英橋，當時還空空什麼也無的地上，他在算工資，十幾個工人呢！錢怎麼辦？老闆跑了！老闆跑了！做了那樣久！自己做賺得少，包了工自己邊做邊監工，方便也賺得多些，只是總擔心老闆不能靠。但也會有其他狀況！譬如一次一個小工程，他找了三個原住民弟兄，那時保力達剛出不久，每天管飯和米酒、保力達，三人確實力大又認真，可三人兩天吃掉半隻豬，做了一個多禮拜，他賠慘，趕快叫停。

高武闡什麼都做，生活嘛，文來做文武來做武，民國 69 年他被找去青年救國團辦的暑期戰鬥訓練營的野戰營幫忙，暑期戰鬥訓練營在過往數十年間是高中生、大學生十分嚮往、熱門的課外活動，高武闡在營裡遇到一個花蓮女孩，一個比他小 12 歲的女孩，高武闡少有和女性接觸的機會，一個月的活動時間裡兩人互有好感，高武闡做人實在又常透著傻氣的特質讓女孩很是動心，這事

對他真是衝擊不小！於是高武闌開始寫信也懂得把自己整理得乾淨漂亮地去和對方見面，兩個人戀愛了。

女孩有大學學歷又在中學教書，這個戀愛從來都沒有被看好。戀愛談了五個月，高武闌有一個機會隨榮民工程處去沙烏地阿拉伯做工，待遇很好，特種部隊的求生教官這時使出求生絕招，他對女孩說：如果不結婚，他就去阿拉伯了。

他沒有去阿拉伯。

女孩家長那一關不好過吧！天下父母心啊！

高武闌在民國 69 年進入花蓮農場，民國 70 年結婚。輔導會放領給他的花蓮農場的田地是他送給花蓮新娘的結婚禮物。

25 年後回憶當年的結婚大典，高武闌仍然語出驚人！

他請了八桌客人，他先在廚房裡忙出八桌菜，然後回家換衣服，接新娘，請花蓮農場場長證婚，婚結得簡單卻漂漂亮亮，當年在游擊隊裡學的燒菜工夫沒有用在「情報」上而用在婚禮上，自己的婚禮自己燒菜，這樣的新郎也人間少有吧！

結了婚，太太去教書，他在農地裡忙墾地，他的領地是石頭地，砍草除石不在話下，但自己的地只有遠景，短期間沒有收入，他恢復打零工，生活的苦，幸而有妻子的愛，否則，難哪！

他重回挑五擔砂子兩包洋灰再攪拌再灌漿的日子，為了多賺點，他起早摸黑，曾有一天推 30 包洋灰車的紀錄，30 包洋灰配幾擔砂？75 擔！而且是由樓下又揸又挑弄到二樓去！一天下來腿軟得路都不能走了，他拿了工錢便決定第二天不再去，不是因為累，是因為老闆的一句話，老闆說：「才挑這樣而已？你不夠力！」

高武闌說：「沒有心肝的人沒什麼可以和他說的。」

他去花蓮木瓜山做挖台灣玉的工，結果落磐，他後面當場有兩人被土石壓死，這工不敢再做。

在南投水里山中挖塞炸藥、塞雷管的小洞，他們叫「打牙頭」的，又遇到落磐，嚇死人！又不能做了！

等高武闡有了孩子才停止零工日子，太太在高中教生物，他在家帶孩子，常揸了孩子在農地裡忙，有一年矮木瓜結了一大堆，滋味好極，他揸著孩子採木瓜，一下不小心連人帶孩子帶推車都摔了，他嚇壞！唯恐摔到孩子。而那木瓜大賣價只得一斤5元錢！木瓜收穫量大，賣了1萬多元，但老闆一直拖著錢不給，他去打聽，知道自已的木瓜值到小賣價一斤10幾元，那老闆仍一天一天地拖，不肯結帳，高武闡想到自己的辛苦、摔跤的孩子，他拿起筆，寫了一封信給老闆，告訴老闆他種木瓜的辛苦，信末並說生活難過，如果再不付錢他會去收，一切請老闆自負其責。

木瓜錢帳一個星期結清。

「沒有良心的人很多。」高武闡感嘆。

他地裡種了柚子、柳丁、甘蔗，都長得好，但東華大學建校徵收土地，一傢伙連土地連作物都收了去，雖說有徵收費，但想想那些砍草除石的日子，那些揸著孩子辛苦作農的時光，高武闡還是不捨。

現在在剩下的一小塊地上他說「胡亂」地種點東西，只供自己吃，石頭太多，他用「花盆式」種植，將土地挖成一公尺見方深洞，再填入好土種果樹，一公尺之外的眾多石頭不去管它，果樹也長得挺好，果子也結得挺甜。

家庭好，妻好兒女好，他們有自己的房子，每天清晨高武闡就會到工寮來，一方面動一動，一方面來餵四隻自己來，來了就不走的流浪狗，狗吃雞骨燉麥片，對主人感情頗深，對人也有信任感，採訪過程裡一隻常把下巴擺放我的腿上，另一隻則常咬牙做狀想把那一隻趕走好靠過來，十分有趣。

高武闡是道教徒，道教講平和、知足，他現在也了解諸事珍惜，雖然又出了一次車禍，但他說現在都好了，沒事了，什麼都很好。

是呀！一定會什麼都很好的，老天會疼惜知足人哪！



老天會疼惜知足的人。

## 他在規那 45 年

### 吳綱隆



16 歲時離開廣東廉江的家。

台東農場輔導員趙建國先生駛車載我到海端鄉拜訪吳綱隆先生。

「海端」是布農族語 haitotowan 簡化而來，意思是三面被山圍繞一面敞開的虎口地形。是典型的高山深谷鄉，有 87% 是布農族。民國 61 年南橫公路完成海端才與外界接觸。

我們到了海端鄉的規那，和吳綱隆先生的交談由規那開始。

「規那是一種樹，一年可以剝一次皮，聽說日據時代這邊種了不少，皮曬乾了運到日本可以做藥。」吳綱隆說。

「規那」沒聽過呢，查了辭典才知竟是「金雞納」！「金雞納霜 quinquina」、「奎寧 quinine」日本語翻譯成「規那」！

1926 年日本進軍南洋，為防南洋極普遍的瘧疾，早早便在氣候適宜的台東種植金雞納樹，因此取名「規那」的地方或許是最早栽下「規那樹」的地方。

「現在附近只剩一棵規那樹了。」吳綱隆說。他現在種水蜜桃，「是 12 月開花 3 月摘果的那一種。」

原來不是所有的水蜜桃都在 7、8 月上市呵！

「老家是種田的，也種鴉片，也積海鹽。」

讓我吃一驚的話吳綱隆自己也笑了，「以前的年頭嘛！」

生於民國 12 年 7 月 20 日的吳綱隆，民國 28 年 16 歲時離開廣東廉江的家。

「那時三哥結婚但又被徵兵，家人商量由我頂三哥名字去當兵，三哥留家裡種田養家。」那時候許多貼心的男孩便這樣替父或代兄從軍，從此離家離父離母，數十年後髮鬚盡白才得以回家，或終究沒有回得成家，再也沒能見到最

親的家與家人。

16歲入69師，吳綱隆一路當兵吃軍糧，20歲時駐防廣州，常防護、押解火車到深圳、香港，因此有時一早去香港，玩一天，晚上回廣州，這廣東年輕仔因通語言而玩得不亦樂乎。37年底共軍兵至廣東，吳綱隆所屬軍隊退到廣西，一周時間整編，他被編到63師，民國39年乘船到海南島，「當時陳濟堂是海南行政長官。」他記得清清楚楚呢！

有一天接到命令，晚上潮漲時上船到台灣。大夥蚊帳放好，要睡覺了，忽然，海上響起密集的槍砲聲，共軍追到海上，雙方打起來了！立時拔營，全軍步行，由虎城出發，除了吃飯真是一點也不能休息，揹著背包揹著米條袋揹著一切私有的東西，以及生命一般的槍！身上揹著重重的子彈帶，走，走，每個人都泛累疲倦。



吳綱隆年輕照片。

一天過去，一夜過去，走啊，走啊，一夜過去，一天過去，軍隊走著，士兵累著，鞋子穿不住了，有人將鞋搭到肩上，有人乾脆將鞋子甩了！反正也爛到不能再穿。繼續走，又是一夜，又是一天，心中擔驚，怕共軍在後追了來，底下，赤著的受不了了！破皮、流血，到最後肉裂肉爛，醫務兵隊伍狂奔忙著，沒有藥了，只用紗布帶纏著，沒有紗布帶了，就用綁腿吧！大夥各自包紮纏裹著各自的傷，繼續走，繼續走，一天，一夜，一夜，一天，走啊，走啊，整個隊伍拖拖拖，拉拉拉，速度慢慢慢極了，要走到哪裡呢？哪裡才是終點呢？還得走，還得走，怎麼辦啊！綁腿和已經血肉模糊粘纏在一起了，而，還得走，還得走7天，7夜，終於，7天7夜過去，軍隊由虎城步行到五指山，地圖上短短的一小截路，他們，這些軍士走出一輩子忘不掉的血汗記憶。

他們一共是多少人呢？

「其實沒有多少人。」吳綱隆說。

他們是一個連，一個連 100 多人，但在當時的亂世有所謂「吃空缺」的情形，即是：報了 100 多人的名字，張甲乙、林大砲、王德柱、李東方…反正報 100 多人的名字湊成一個連，領 100 多人的餉、糧、副食及一切補給，他們這一連實際只有 60 人，其他幾乎一半人的「空缺」當然是「上面」吃掉！這種所謂「吃空缺」的弊端一直到台灣都還持續著，直到動用軍法真正嚴厲懲治之後才告終止。

吃空缺的連長在撤軍時自己逃掉了，排長也跑了，剩下軍隊中最大的「官」便是吳綱隆這位副連長，副連長在初撤退時便說了：「連長都跑了，你們要走的就走吧！」可是一來無處可去，二來覺得到台灣也是一條路，就這樣，吳綱隆副連長將 60 人的生命拯救了，走到海南島的五指山，等到了軍部派的車把他們載到榆林港，副連長見大夥又餓又累又傷，叫伙夫去買了牛肉，買了當地的地瓜酒，炒牛肉配地瓜酒，大夥抱著槍全好睡了一頓。醒來，嘎！全部的軍隊都走了，只剩他們 60 人！

當然，他們最後還是到了台灣，但近 60 年後 84 歲的吳綱隆想到當年 27 歲的自己，仍然說：「好感慨啊！好感慨啊！」

好記性的吳綱隆娓娓說又靜靜想，忽然補了一句：「還好那時黃杰在富國島。」他的意思換做不好的將領會不會因為他們只有 60 人而放棄他們？而黃杰沒有嫌麻煩。

到台灣，他在嘉義戰鬥團待了兩年，戰鬥團五團在大陳島，十團則在台灣，這兩團是只有官沒有兵的特殊團。

後來調到高雄，在旗津借住民居，日日相處中那民居的媽媽看中了身高有 180 公分的吳綱隆，一反



台東關山的家。

當時本省人不把女兒嫁給外省人和阿兵哥的习惯，把女兒許配他，女孩的哥哥也中意他，這婚姻便成了，新娘小他4歲。「一切都是緣分！」他講。

在娘家住了一陣，以前在嘉義「軍愛民」曾率手下幫一位老師家割稻子，這老師將家中餘屋整理好免費借吳綱隆夫婦住，他們便又住到嘉義去了。

然後在金門他駐了4年。

退役後在高雄工廠做領班，聽說輔導會台東農場可以分地給場員種，便決定帶著家人安頓下來。

申請後20天就批下來了，當時規定身上有700元現金就可以駐入農場，700元是「證明你自己有點基本能力」並不需繳交，吳綱隆便帶著700元帶著太太和一隻公雞、一隻母雞，到了台東農場關山自力墾區。那年是民國55年。

在農場裡先自己蓋木頭房，鐵皮屋頂還是借錢完成的。

農耕第一步，先墾地。割草、燒草、挖草頭。沒有錢，想法子用一人一天30元代價請當時叫「山胞」的原住民做這些工，另外日日都得備酒，但不整出地來就無法種東西，無法有收入。

終於種東西了，先種玉米，一塌糊塗！

後來種泡桐。

泡桐是台灣特有種，被稱為「台灣綠色黃金」一般人把桐樹都視為相同，其實常出現在古詩詞中的梧桐（中國梧桐）是梧桐科，開五月雪桐花的是油桐，又叫千年桐，屬大戟科，而泡桐屬玄參科，可不同了！油桐的籽可榨油，泡桐的樹可做木屐、保險箱襯板及樂器，在民國60年泡桐外銷日本價錢好到每立方公尺2萬元！台灣曾有2萬公頃面積種泡桐，但1980年代一種傳染性簇葉病將泡桐殺死，泡桐種植完全沒落。

雖然泡桐得好幾年才能收成，可真是讓吳綱隆賺到了錢，他用一分地種生薑七分地種泡桐，竟然賺了10幾萬新台幣！那時候在鄉下可以買好多棟好多



陸軍官校同學錄。

棟房子哩！

泡桐不行了，吳綱隆改種桑養蠶。

民國 42 年台灣省農林廳曾設花東蠶業推廣中心推廣種桑養蠶，民國 62 年又設了台東蠶業生產專區，吳綱隆種桑樹，加上滿山野桑，夠他 10000 多隻蠶「生活」，蠶結繭後賣給民間公司，他們拿去織布，那幾年台灣經濟狀況較好的城區曾流行過用蠶絲製品。

但也不是「日子都那麼好過」，住得好好的，颱風把房子吹走了，便向原房址較高處建了現在住的房。生了一男五女，家的負相當重，而且，「人會生病」！

生病或急難時輔導會幫忙嗎？「我們是自力墾區自謀生活，真的有事場部會幫忙，不過要先自力，自己先出力。」吳綱隆說。

苦日子裡曾經有一年吳太太盲腸開刀，住進花蓮鳳林榮民醫院，出院時根本繳不出錢，醫院裡一個「官」便說不准出院，叫他回去想辦法。去哪裡想辦法？農場場員和鄰居的經濟狀都和他們差不多，唯一可以試試看碰碰運氣的是場長。

吳綱隆找到當時的場長周羽將軍，周場長在一張報紙的白邊上寫了幾個字，然後撕下成一條，叫吳綱隆拿了這小小的報條回醫院去找紙上寫的那個名字的人幫忙，結果那名字竟然就是那個「官」！以前盲腸手術很麻煩，花了不少錢，官說能免的就替你免掉，不能免的就先欠著。太太出院了，欠了 3000 元，黨部又給了 600 塊現金，叫他先不要還欠的，先給太太買營養品，吳綱隆說時眼睛都溫暖起來了。

那 3000 元呢？吳綱隆說 2、3 年後日子還是不好，仍還不出錢，醫院主動給一筆勾銷了！

輔導會還是幫上忙了。

吳綱隆自己也做過 3 次大手術；胃潰瘍加腸子破洞，切掉爛腸部分再縫連起來。腰骨長骨刺壓迫神經，拿掉三截骨椎裝入三截塑鋼骨椎，他笑說「一截

1 萬塊呢！」最嚴重的是 11 年前得了肺癌，榮民醫院給治癒了，海端規那山上空氣好，他決定住在山上養病，「住這裡才把命保住。」在高雄欣欣公司做駕駛的兒子和嫁到外地的女兒都希望和他一起住，照顧他，吳綱隆說：「那邊沒有這個空氣！」

吳綱隆一人住，他的家窗明几淨，地板擦得反光！「自己拖地呵！」也自己洗衣煮飯，「年紀大了不動就要廢掉了！」吳綱隆又指著牆上寫得極好的書法〈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邊笑咪咪告訴我：「兒子寫的。」兒子寫來求菩薩保佑他呢！一邊又欣喜地說：「今年 4 月輔導會給辦了就養，以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雖然老了背有微駝，吳綱隆仍是極高的個子，與這高個子老伯道別時順口問他：「住山上在下山時有公車嗎？還方便嗎？」

吳綱隆答：「我自己開車。」

自己駕駛汽車呢！84 歲的老當益壯！

他的晚年一定會和海端規那的好山好樹好空氣一樣，充滿了讓人喜歡的平寧祥和啊！



自己栽種的葫蘆。

## 池上，江西爸爸

### 席賢發

每一位老兵都曾經那樣努力的為國家拼過。

席賢發告訴我：台灣的江西人有極多是民國 37、8 年徵兵徵來的，否則台灣

不會有這麼多江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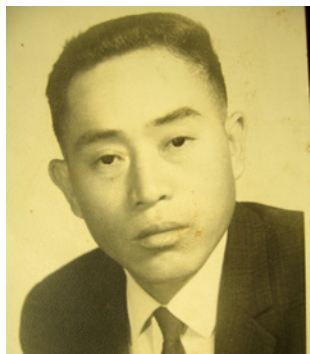
席賢發，江西省黎川縣人。他也和許多老兵一樣，有兩個出生日期；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是民國 10 年，實際上他生在民國 17 年 7 月 29 日。

江西老家務農，種稻子、麥子、黃豆、芝麻。但席賢發 8、9 歲時父親就死了，家裡窮，母親又是小腳不能做農事，大席賢發 11 歲的大哥辛苦地撐著家。日子過不下去了，母親和他商量：把他賣給人家做兒子，他可以有書讀，這樣，家中少一人吃飯又多一筆收入，席賢發的弟妹才好活下去。那無可奈何的年頭，席賢發無可奈何地跟了養父，姓了劉。但答應母親讓席賢發讀書的養父食言了，他到劉家是去種田，並沒有讀書。

席賢發漸漸長大，當時的徵兵制是一個縣一個步兵團，那時共軍已在四處與國軍做零星戰，他想一想，應徵當兵去了。

當了兵國家養，萬一有變也比守在養父家中好。席賢發的軍隊由江西一路走，慢慢與共軍接觸了，開始打仗，從江西打到福建，在福建長汀大打一場，又打到廣東，後來由廣東汕頭到金門。到金門又打，那一仗便是民國 38 年的金門大捷！打到最後一個連只戰剩幾十人。

席賢發終於退出戰場進入一般部隊，他到台灣來了，他先到了宜蘭縣的礁溪，那一年他 28 歲。



早期的泛黃照片。



身著戎裝的席賢發。

不必端槍瞄準，不再打仗，  
在軍隊裡他能做什麼？

「還好一直在讀書。」席賢發說。

他在軍隊裡讀書！

在老家他曾經讀過 1 年書，  
有一些底子，在軍中有紙有筆有  
老師有各種檢定、各種考試，席  
賢發愛讀書，抓到字就讀拿了筆  
便寫，竟而練出一手好字，而讀  
寫比人強又讓他在部隊裡任行政  
士官長連續十幾年。

這人厲害，放下槍桿又提起筆桿！

民國 60 年席賢發調到花蓮開發隊。民國 61 年席賢發調到台東開發隊。台東開發隊在池上。

開發隊是做什麼的？就是開墾土地發展地方啦！就是除草挖草頭然後人家才能種植作物啊！但開發隊和一般開墾的場員並不全然相同，開發隊隊員有一部分是在部隊裡做錯了事甚至犯了法的，比較不聽話，會耍耍賴皮，或習慣性的向人借錢，借不到不干休借到了又不還……，或有一些其他壞習氣，所以比較難帶。席賢發不必開地，隊上管吃管住管用，別人開地他只需腦子想些處理事情的方法，他的工作就是帶著這些人，等同行政士官長的工作，但麻煩太多，這是太不愉快的工作，唯一可以不做這差事的法子便是退役。

他退了。民國 63 年席賢發退役，退後很快到台東農場的前身大同農場工作。

我們先來認識席賢發自民國 61 年便一直居住著的池上。

池上鄉在台東縣北部，北鄰花蓮富里鄉，在花東縱谷平原中部偏南，是新武呂溪沖積的肥沃平原。

這塊肥沃平原在清朝光緒年時稱為「新開園」，意思是新開闢的田園。可是咸豐九年時，西拉雅人就已在新開園一帶開墾了。

光緒3年「招募局」募了2千名粵人到台灣開墾，其中800人派到台東後山，在有粵人之前平原多是阿美族人。

那一帶有一個天然泉湖，阿美族語把大池塘叫 tapo（大坡），後來漢人就叫那池塘為「大坡池」，大坡池現在是個規劃過的風景區，但多年前它是個28公頃的美麗自然池塘。到了日據時日本語把大坡池之上的大塊土地叫「池上」，光復後設池上鄉，池上便一路叫到現在。許多人以為池上是日本語，其實它真的是「大坡池之上」。

民國15年之後花東鐵路通車，許多閩南人才移民進入。又再過了34年，政府在池上成立大同農場，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

席賢發大約在大同農場成立12年時報到的吧。他的工作是種稻，空閒時間就到外面做雜工，糊水泥、打山洞、工廠打雜都做，想多賺點錢，因為他結婚了。

席賢發的妻子比他小12歲，是花蓮玉里的阿美族，新婚時她是有著兩兒兩女的離婚婦，妻舅應允扶養這四個孩子，席賢發便放心地結婚了。可這阿美族舅舅自己日子也過不好，更不懂照顧孩子，孩子也思念媽媽，最後席賢發只得把四個孩子接到家中共同度日，「只得」是因為他當然明白這事的責任與麻煩！而且他和妻子也生了三個女兒，這，這，這…，他們家一家九口，兩個大人七個小孩。

那時妻子前夫所生的長子年紀不大卻已經在外做事了，次子則半工半讀，不過老三唸的是私立學校，這可有些讓人吃力，席賢發要負擔老三和老四，加上三個女兒，繳學費是件不得了的事。不提讀書，光是吃飯就已是個大問題，一大袋米一下子就吃完，吃自家種的青菜，有時去肉販處和人搶著買豬肉皮，吃

不起豬肉，豬肉皮總還有一點香味和營養，窮家的日子就是這樣啊，但天天要吃三頓…。

雖然席賢發一直覺得「自己的命，沒什麼好怨。」但有一件事還是不能釋懷；民國 74 年，那時當紅的倪敏然在電視上耍寶，一家人看著電視，一家人都笑著，席太太笑得尤其開懷，笑得哈哈，哈得太大聲了，突然覺得不對，喉嚨怎麼了？她驚惶地撫著喉，後來，緊急地送她到醫院，根本沒有多少時候席太太便過世了。就這樣麼？怎麼可能？就這樣了。

大女兒國小六年級，小女兒 5 歲，席太太就這樣走了，醫師說是喉嚨破裂，是不是笑得太厲害了聲帶氣管都震破了呢？

席賢發一個人帶著孩子，帶著他和妻子兩人的孩子及妻子和前夫的孩子。

民國 75 年，妻死的次年，席賢發在台東農場的一個有 20 年交情的場員老友過世，遺下了排灣族的妻子阿英及四個孩子，阿英與席賢發同病相憐，常時互相扶持，他去工作她就幫著照顧他的一堆孩子，她的三兒一女也常和席家的孩子一起玩，日久，阿英與席賢發感情深了，有人說：「你們結婚吧！」

席賢發畢竟已有了「婚姻的智慧」，結婚？那阿英的四個孩子又是怎樣的責任！席賢發幫著阿英照顧孩子，唸國中的唸小學的他都給繳學費，他沒有說，但他明白，阿英明白，大家都明白，席賢發是對阿英好，是照顧阿英和她的孩子，可，不是席賢發的責任。不過，想想繳學費的時候，席家的三個女兒、席太太和前夫的兩個孩子加上阿英家的，天哪！

席賢發說得好：「都過去了！」

是呀！都過去了！現在是民國 95 年啦！

不論是誰家的孩子，都長大成人了！但回過頭去看看，一共十一個孩子呢！

我問：「席先生，你賺的錢大概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吧！」

他笑，口中答「對呀，對呀。」

我問：「累？」



自己的命，沒什麼好怨。

他答：「累！」

在鄉裡，大家都頑笑他：「專門替人家養小孩！」他也只是好脾氣地，無奈地笑，再說一遍：「自己的命，沒什麼好怨。」

每個孩子都唸到國中、高中畢業。

現在，席賢發和也漸漸老去的阿英相陪伴，仍然有著書卷氣的他已經 79 歲，左胸上端隔著皮膚看得到醫師為他置入的圓形心跳輔助器，「裝有 4、5 年了。」

心臟不好，年紀也大了，自己的地租給人家做，收一點租。

幸好孩子都不錯，席賢發很是安慰，並說妻子前夫的四個子女都隨他姓席，他叫四人都恢復本籍恢復本姓，因為原住民有一些一般人沒有的福利和補助，但大女兒不肯，堅持要跟著爸爸姓席，不去用自己阿美族的福利，她本身經濟能力並不好，又有三個女兒，開銷頗大，但大家的勸說她都不接受，堅持「要做爸爸的女兒！」席賢發有點為她發愁，又十分安慰。

現在真的只是在過日子了，不忙不累，不擔心孩子的學費，不害怕孩子沒有飯吃，也不用累著去找零工做又累著回家……。

由於民國 94 年開始制度放寬了，榮民只要所得未超過標準，財產未達 600 萬元新台幣即可辦理就養，席賢發在 7 月通過就養，每月可以有 13550 元就養補助。

老兵不死，「最後的希望就是能通過就養」，「國家應該對老兵好！」席賢發認為每一位老兵都曾經那樣努力地為國家拼過呵！

對呀！想席賢發一生都在為國，先以肉身作戰，再以文才輔國，退下來又為家為社會奉獻餘力。

「都過去了。」

席賢發又說。他只遺憾沒有享受到父母親愛的溫暖，「只是回江西老家去給父母掃了墓。」

是不是少小喪父又讓家裡給賣了讓他沒有辦法拒絕別人的孩子？他知道孩子沒有家沒有照顧的苦，他知道孩子就該有大人給他飯吃，給他錢繳學費！

靦腆的席賢發沒有多說什麼，他身體力行，他用身體說了幾十年，他用生命說了幾十年，他現在只想安靜恬好地過他的就養生活。

席賢發，身體要顧好噢！

## 山東漢子鹿野鄉

### 周近忠



周近忠辦事謹慎，不得有半點瑕疵。

鹿野，有美麗的觀光茶園，有著名的福鹿茶，有迷人的飛行傘。

鹿野，原名「鹿寮」，曾是高砂族打獵的獵場，曾是群鹿奔逐之野。

鹿野，日據時日本在此設移民村，招募日本新潟縣鹿野的農民移住，便改原名鹿寮為鹿野。

鹿野在花東縱谷南段。

台東縣鹿野鄉人口資料如是說：

總人口 10000 人

閩南人佔 40% (4000 人)

客家人佔 30% (3000 人)

平地原住民佔 20% (2000 人)

其他佔 10% (1000 人)

10%的 1000 人就是榮民、他們的子弟和一些機構的外省籍工作人員嗎？

如果倒退幾十年，人口比例也差不多吧？或許「其他」比率更小？

台東縣鹿野鄉農產資料如是說：

台東縣生產之農產品鹿野鄉全都有生產，包括稻米、蔬菜、花卉、香蕉、枇杷、紅甘蔗、茶葉、鳳梨、番荔枝、波蘿蜜、土雞、紅龍果。

有這樣多農作物，不同的農民，生活習性上會不會比較多元難相處呢？如果倒退幾十年，農作物或許種類較少，但農民的習性也差不多吧？

#### 警察變農民

民國 47 年，38 歲的周近忠到台東縣鹿野鄉派出所報到，他剛通過「軍人

轉任公務人員考試」獲得「甲種警察行政人員」資格，分發到鹿野。

警察，很威風，在那個年代地方上的警察代表的不僅只是「法」，依循著中國大陸多年留下及日據時期遺存的習性，素質欠佳的警察有霸權橫氣，可以倚法欺人、假公謀私，然後還做出忠貞愛民的假相。出身軍中的山東漢子周近忠看了眼，他知道自己的個性根本受不住這一套！

他很快退下來，不做警察了，改務農。

周近忠生於民國9年6月14日，身分證上記載是民國13年，山東省樂陵縣人，老家就務農，家中種雜糧，包括大豆、玉米、高粱、小麥，地挺多，請了長工種地，家境算是不錯的。

說來「種地」似乎容易，但周近忠的成績總不理想，「種不過本地人。」他讚嘆鹿野當地人就是能種出好樣的作物！

其實周近忠不是個種地的料；他18歲離開樂陵老家在山東省德縣聯合中學讀書，高中畢業進了德縣縣政府做事，然後入了山東地方幹訓團。

這人是個讀書、坐辦公桌的呀。

到了鹿野，幸而他娶了好太太。

周近忠先認識的是太太的哥哥，哥哥欣賞他，妹妹就好辦了。周太太比他小18歲，是勤勞的客家女子，為他生了一兒三女。

有了岳家一大家子親戚，周近忠有了家的感覺，常常主動被動地為岳家做事，和鹿野地方人士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做起事來認真、努力的勁很讓地方人士感動，大家都對這「外省的」伸出大拇指。

種農作物不是他擅長的，他便試著做別的事，譬如，他養過生蛋雞，在今日蛋雞雞場全台都有，但在民國5、60年這是奇特事，因為當時產銷工作難處理，幾百隻雞生那樣多的雞蛋要賣到那裡去？但周近忠的新觀念和好點子讓那時的鄉人都佩服。



周近忠寫了一手好字。

### 不得有半點瑕疵

民國 62 年省政府成立台東蠶業生產專區，周近忠也開始種桑、養蠶。5 萬多隻蠶得他忙的，他也在此時參與愈來愈多的地方事務，譬如加入農會。

農會是「非農民」弄不大清楚的一個機構。

台灣第一個農會是台北縣三峽農會，創立於民國前 12 年。後來全台灣省各縣、市、鎮、鄉都設有大或小的農會。

農會是農人的銀行，也是農人的學校，也是農人的菜場，也是健保局、茶館、會館，農民可以去農會存錢借錢，可以去農會學農業知識，農藥不會用、農作物長不好、農畜生養及病痛、土地、雨水、颱風……，都可以在農會裡得到你想獲得的資訊及實質的幫助。

日據時曾發生佃農抗租、抗稅情事，日本政府安撫農民，成立輔導、生產、採購、信用，錢的出出進進也全靠農會。

光復後農會的作用與功效更大。

農會具備的協調、互助、會商功能甚至政治都要借助。

周近忠先參與選舉做了鹿野鄉農會的監事，到民國 70 年他選上了常務監事，他一邊做自己的工作一邊做農會的事。民國 79 年台灣省各鄉、鎮、市地區第一位外省籍的農會理事長誕生了！周近忠竟然被選為鹿野鄉農會的理事長！農會是最具省籍色彩的機構；外省人少有田地，少參與農務，人脈也不足，一個外省籍的榮民怎麼可能獲得大部分本省農民的選票呢？對於這一點，周近忠只說了一句話，算是他的座右銘嗎？

「辦事謹慎不得有半點瑕疵！」

他說得鏗鏘有聲，雖然已是 87 歲的老人，依舊由他的眉目讀得出那濃濃

的堅定與毅力！

他是少見的不抽菸不喝酒不吃檳榔的農會理事長，他不會說閩南語，妻子家的客家話他也不會說，但他對鹿野鄉親說：「我不能講給你們聽，但我能帶給你們看。」



周近忠曾當選農會理事長。

周近忠還有一絕；招待朋友自己出錢，一律不用公費！

### 「外省的」16年農會理事長

這山東漢子真是讓人不得不服氣！於是，一任4年的理事長他連選連任，共做了8年，兩任後不得連任他轉任常務監事，然後再連選連任再做8年！

看看周近忠這一生，他在山東幹訓團之後是怎樣走上鹿野鄉農會理事長的位子的？

民國35、6年周近忠隨著國軍到天津，再到江西上饒駐了一年多，然後一路南下到了廣州。民國38年，周近忠所屬軍隊在廣州黃埔軍校所在地黃埔長洲島上了登陸艇，本以為登陸艇將登上大船艦，不料時機緊迫，根本沒有船艦！平底的登陸艇在大海中荒腔走板地執行船艦的任務，對於台灣海峽的滔天大浪毫無抵抗或順應的能力，登陸艇就直奔澎湖馬公港而去！把一艇人真的是整得慘慘慘！

但，後來的人連登陸艇都沒得坐，他們便留在淪陷的大陸了。

在馬公，周近忠一駐7、8年。

初到，澎湖是純樸貧脊的小島，澎湖人窮，到島上的國軍官兵更窮！吹著澎湖的季節風，周近忠得習慣這比以前更辛苦的軍中生活。他是軍中政戰教官，日日要授課，授課前得準備課程，在澎湖的煤油燈下，他的眼睛受損嚴重，模模糊糊的視力以及眼睛的酸痛讓他以為自己要失明了！醫師怎麼說？令人意外！醫師認為他只是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是當時極普遍的情形，大家都說眼睛不好，大家都怨關節無力，

許多人還罹患夜盲症晚上看不清楚，原來都是營養不良！是吃得太壞啦！那年頭人人抱怨的發黴的灰黑色的米澎湖也在吃，加上副食也不好，難怪大家都毛病多多。

不用開什麼藥，醫師叫周近忠去福利社買花生糖吃！而且要常吃，他有個同事妻子在家做了包子拿出去賣當副業，他便經常買幾個包子加菜，這樣吃沒幾天便覺眼睛有了感應，吃了半年，一點藥都沒有服用，周近忠的眼睛和身體都「痊癒」了！

或許了解了營養的重要，周近忠的身體一直健朗，現在他 87 歲了，動作依然俐落並且還四下裡行走著。我們去採訪的過程裡他還請我們吃他自己做的有機紅木瓜果泥呢！

### 書法家的心願

周近忠還擔任著鹿野鄉瑞原社區書畫研習社社長，他為社區爭取得到經費爭取到地點，專門展出社區書畫及舉辦其他文化活動，他自己目前還維持每天寫兩大張書法，我原以為只是興趣，不料，他根本已是書法家，看他的作品便知了！

周近忠是個一路前行勇往不退的個性，只做事，少有怨悔，但他也有遺憾：他的獨子在 46 歲那年因口腔癌病逝，說這事時周近忠的面孔霎時陰霾沈滯起來，口裡不說，但任誰都讀得出那是一張痛痛的父親的臉。周近忠又說：媳婦好！媳婦有很多好，但只說一件就夠了，兒子走後媳婦表示一定會好好照顧公婆到入土！周近忠頻頻點頭，讚：「是好媳婦，是好媳婦。」

現在，周近忠留在大陸的兒子也 60 歲了！而且子孫多，第四代都有了，他安慰又高興。就這樣，老人家將安穩平寧地過他的晚年？才不呢！周近忠希望老天再讓他做一點事！從前種桑養蠶的時候他意外發現蠶吐絲不一定結繭，如果蠶在光線太亮或沒有安全感的地方，蠶只吐絲而並不結繭，於是，給蠶圓形地蠶便繞著圓形地形吐絲，結果絲成圓形。給蠶三角形地蠶便繞著三角形地形吐絲，結果絲成三角形，蠶絲被的道理便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而周近忠的興趣仍在書法。他已發展成功的書法用「絲紙」薄而半透明，如雲朵圖案的絲紋遍布絲紙上，「墨筆寫在絲上感覺也順手。」周近忠說，如果能把書法或繪畫用絲紙來表達，那是理想又華貴的事，實質上價錢也並不很高，周近忠談他的「絲紙」一老眼竟然神采煥然！他又說：「老了，老了！」他是有心將絲紙發展起來，但，他嘆自己老了！

有誰？有誰能協同周近忠完成絲紙的開發麼？

這老人最後的願望呵！



周近忠的興趣在書法。

## 他垂眉微笑

### 歐先覺



歐先覺被抓兵後，坐大船來台灣。

我說：「你好，你好，歐先生好。」

歐先覺說：「妳好，妳好，小姐好。」

之後，歐先覺讓我們在客廳坐定，他再開口說的話我便開始不懂了。

我對聽老人家的鄉音一向有一點天分，所以一時之間決定奮戰下去，但是我一直問他一直答，我就是沒法子弄懂他的意思，命令耳朵豎立起來瞪著眼睛聽，耳朵和眼睛一同說「不懂，不懂。」

採訪最忌諱「猜」對方的意思，不小心便誤謬千里。

陪同我的是台東農場的輔導員趙建國先生，他是個安靜的人，在做口述歷史記錄途中貼心地照顧著，不亂發表意見，這時，他竟看似容易地，一字一句仔仔細細翻譯出歐先覺的話語來。他眼望著歐先覺，溫和地面對老人家，表情上還真像個口譯員，當歐先覺說他是「海南島」人時我就完全放棄了，海南島人多是「黎族」，黎人之語是出名的難懂啊！

在地圖上，台灣和海南兩個大島清晰地突顯在中國本土之旁的海洋裡。海南島鄰著越南，距離南洋群島很近，當時許多海南人都結伴去南洋，有辦法的先做小生意後做大買賣，沒辦法的便做工，直至終老，有的在最後幾年趕回故鄉，有的便客死南洋，只魂魄飛越重洋奔回老家去。

歐先覺老家做農，種稻米和製糖甘蔗，因為收成不好，在歐先覺3歲時他的父親便到南洋去做工了，3歲之後，歐先覺終生未再見過父親。



身著西裝的歐先覺。

歐先覺民國 15 年生，身分證登記則是民國 17 年，38 年 23 歲時奉母命結婚，他並不樂意，又逃不掉，按當地黎人風俗婚後應在女方家中住 3 年，然後夫妻才可回到夫家去。民國 39 年他還住在妻娘家，一天，里長來通知叫帶米、帶砍草刀去做一日工，他去了，發現無工可做又不讓他們一群人回家，竟然，他被抓兵了！

抓兵之後立刻帶去港口坐大船，航行在海上，先到一個港口叫高雄，人家不准船上人上岸，便又航行到另一個港口叫基隆，在基隆上岸，之後到新竹，住在學校裡，再轉到苗栗，再去澎湖，澎湖一住 5 年。

澎湖的日子苦得難忘，在數十年後歐先覺仍述說得有趣：風大的季節風像颱風，風是濕的，因為風裡夾了海水，風吹在澎湖的砂上又將砂打在人身上臉，女人戴帽以布巾遮臉只餘一雙眼睛，男人沒有任何防護因此只剩眼睛與一張嘴，臉上是一層厚砂，臉色是砂色而不是面色。

每個人都有砂眼，每雙紅紅的砂眼望著澎湖的樹在冬天枯去夏天發芽，每雙紅紅的砂眼望著澎湖細細的樹幹和永遠少少的葉片，把一日一日一日離家的日子過下去。

冬，澎湖比台灣冷得多，除夕夜軍隊裡聚餐，很晚了才回住處，依老家風俗要洗澡才能過年，在石頭圍住的地裡有井，打井水洗澡，暗夜裡，和友伴邊洗邊抖邊哭，冷凍得讓人受不住、想家、委屈，先是冷到兩人抱在一起取暖，後來是傷心得抱在一起痛哭。

歐先覺竟是笑咪咪地回憶，他的笑是老人在人世周折數十年之後武裝的面具？他早已習慣將悲傷掩去？

離開澎湖一年後他去了金門，他曾 3 次去金門，大金小金都去過。

民國 47 年金門八二三砲戰歐先覺也遇到了；他說那天剛吃過晚飯，但太陽仍高高地在天上，他們觀測連十幾人去山頂制高點處的觀測所開會，這時砲聲響起，歐先覺形容他幾乎連滾帶爬地回到碉堡，他是五〇機槍射擊手，有

人登陸就得射擊，而五〇機槍在碉堡裡。排長叫準備作戰，歐先覺不怕共軍來犯，不怕打仗，他唯一害怕的是一一鬼！

要打就打，但碉堡裡只有他一人，他怕，可能，有，鬼！排長曾說民國 38 年他們住的碉堡有過戰事，死過許多人，排長形容「血流成河」，我方戰士壯烈成仁葬在公墓裡或送回台灣，但共軍則就地掩埋。排裡弟兄在碉堡下方養雞做增加營養之用，雞刨土刨出許多人骨，歐先覺想：會不會，有鬼？

為什麼怕鬼？原來小時候在老家生過病打過擺子，學名叫瘧疾的打擺子會忽冷忽熱，冷時體溫降低發寒顫，熱時發高燒意識不清，歐先覺想：會不會就是那時產生了幻覺見到了鬼？他說床底下也有，窗外樹上吊著的也有，所以想到死亡便想到鬼了！可是害怕沒有用，他這個機槍射擊手還是打了仗，還是面對了真正的「血流成河」。



年輕時的歐先覺。

經過了近 50 年，歐先覺仍舊說什麼都不肯談八二三，他說不敢回憶，不敢多想，死傷太多太慘太可怕了！他想到仍會發抖，他不要去想！八二三就說到這裡。

我漸漸有些理解，能回憶戰爭的人往往身處戰爭的邊緣或接觸的是局部戰事，歐先覺一如許多我們看到的報導：不論韓戰、越戰或兩伊戰爭，許多「英雄」後來都過不了憂鬱症或精神病的大關！那種恐懼被殺死而不得不殺人的自我完全不能控制的大環境，那種大壓力遠遠超過人體所能承受的極限！我看著歐先覺一逕微笑的臉，想到許多已亡故的和已老去的榮民伯伯，他們之中曾經承受類似恐懼類似痛苦類似哀傷，在他們的年代沒有心理輔導、心理治療，沒有精神科的藥物可以服用，他們死了就死了，心靈受傷就心靈受傷，只因為

他們生錯了時代，只因為他們生錯了時代。

歐先覺似乎總有一些不如意事。

他淡淡地說，慢慢地說，有時也不管別人聽不聽得懂，一連串地緩慢裡有急切地忙著把自己的話說出來，使聽者更感受到他的失落，他的無奈，他的委屈。他說民國 50 幾年時，他和身在馬來西亞的父親聯絡上，想接父親來台見面，但馬來西亞那邊不准，3 歲之後便未見到的父親最後病而孤苦又一文不名地回到老家，民國 72 年過世，明明他可以奉養父親天年，因公文不准而造成終生遺憾。

民國 54 年歐先覺結婚了，妻子是一位歐姓本家介紹的，她是嘉義人，兩人相差 19 歲，結婚時他 39 歲她 20 歲，歐先覺還是微微笑，說太太自年輕時便有甲狀腺疾病，情緒起伏難控制，同時只要睡著了便一切忘記而一直睡一直睡，因為久睡不醒，當歐先覺在金門時，她未能好好照看小孩，以致兩歲的女兒只因感冒而病死，後來生了個兒子才 3 天便夭折了。歐先覺說：「痛呀！」



明明可以奉養父親天年，因馬來西亞公文不准而終生遺憾。

他低頭垂眉。

歐先覺還有兩個兒子，家累重，又擔心太太照顧不好這兩個孩子，便打算退下來，民國 60 年他的師長給他做引導，叫他先到台東開發隊開發土地，63 年 1 月 1 日他以上士軍階退役，分發到台東知本農場，身分是場員，先是耕地，因為會開車，被調去衛生連駕駛大卡車，駕駛屬專長，身分是技工，收入超過場員種地，但由駕駛退下後便無地可耕了，想著退役後有地耕和現實裡收入好，要二擇一最後終究有一方落空，這真是對人在做考驗啊。

台東知本農場是民國 52 年輔導會將台東的大南壠區劃設為「大南」、「知本」兩個輔導區，安置東部警備開發總隊首批隊員退伍。53 年 1 月廢輔導區，

知本變成台東農場知本分場，58年8月1日獨立為知本大同合作農場，原屬台東農場東河輔導區的都蘭三個莊、八里（興昌）三個莊、美和一個莊、馬蘭三個莊、台東一個莊共十一個莊同時劃併，並刪除「合作」二字為「知本農場」。87年7月因精簡組織而併入台東農場，然後又變成知本分場。

歐先覺在農場開了10年車。



家門前是公路幹道，各類車輛呼嘯而過。

歐先覺58歲了，想想不能開一輩子車，他便要求恢復場員身分好領地種地，但事實是他安置為技工便無法再安置為場員，他不死心，上報告一再申請，也一直未批准恢復場員，他繼續開車，一直到民國77年他63歲。這時政府有了新規定，農場已達飽和，只能安置既有場員為土地放領對象，無法再安置新場員，土地放領政策凍結了。歐先覺繼續

爭取，他覺得他原是場員，他現在只是要恢復場員身分而不是新場員，怎樣解說他都覺自己委屈，他識字不多，他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的認知裡可能忘記了他當年任駕駛時為了好收入已應允放棄做場員這事？

歐先覺後來退休了，做了十幾年駕駛，歷經場裡七任場長，退休金領到30多萬元。想想別人領的一公頃的地，他當然不甘，人生的抉擇真的是一念之間，真的是人各有命，不甘又奈何。

一切都過去了，不如意的事都過去了，是麼？

歐先覺老了，他今年81歲了，但，才62歲的妻子身體與精神都有病痛，原先的甲狀腺疾病更嚴重了。他們家大門前是公路幹道，各類車輛呼嘯而過，曾經歐太太在家附近發生過一次車禍，傷到聽覺神經，之後耳朵便聾了，身體更壞，因為聽不見，她便養成大聲說話的習慣，有時心急便大聲叫，沒有辦法溝通便四處亂走，在家什麼事都不能做，連開了水龍頭都不知道關，又不肯去

看病，只要逼她看病她就發病，大叫亂跑。

歐先覺自己呢？他說只要走路便喘，走 50 公尺便喘得厲害，哪兒也不能去，也不想去，每天每天都在家裡，他還自己燒飯呢。

輔導員趙建國安慰他：都過去了，想想好的，譬如歐先覺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孫女，譬如他住的是屬於自己的一棟好大的兩層樓房子，譬如太太領有殘障手冊，他自己有就養身分每月可領 1 萬 3000 元補助……。

我想，歐先覺最感安慰的一件事應該是他曾兩度回大陸老家，不但探望了母親，並且曾把老母親接到台灣，和他及孫兒在台東住在一起，住了 3 年，歐老太太 93 歲來台灣，96 歲時壽終正寢於台東。歐先覺夠安慰的了！

人生常有不順利，不如意，歐先覺可能又比別人更多一些壞運勢，但趙建國說得對，都過去了，總是不快樂也於事無補，趙建國也誠懇地對歐先覺說：「歐伯伯有什麼事都可以找我，多聯絡，往好的地方想。」

歐先覺自然有他生存的方式，他像安慰我們也像安慰著他自己，他依然微笑，閃亮著一排銀色的門齒，說：「我現在每天要一百多塊錢酒錢，早上喝一點，晚上喝一點。」說完又安靜地笑笑。對呀！早上喝一點然後可以過這一天的日子，晚上喝一點就可以度這一整夜的眠夢，他起碼還能在酒液裡享受一些些樂趣。

人生啊人生！有些事真的是令人無言啊！



高個子、瘦長身形，還未開口先以笑靨迎人。

## 休閒東河

### 張志榮

車過東河，急切切喜孜孜的吃了肉餡和酸菜餡的東河包子，印證了東河包子的名聲，再行駛一段安靜的山路，人與車一下子浸潤在山樹林草芬香的綠氣味裡。我們到了台東農場原先東河分場的所在地，那裡現在喚做「東河休閒農場」。

我們見到了張志榮。

他與農場的因緣起自東河分場，起自他的父親榮民張松山。

張志榮高個子，瘦長身形，還未開口先以笑靨迎人，而一開口便知是「台語人」，但他父親張松山卻是湖南華蓉人，母親是台南大內人，他遺傳了一些父親的「騾子脾氣」，做事堅定、執著，其它的似乎比較像母親。

張志榮這樣說父親：

張松山生於民國 10 年，身分證上可是民國 21 年呢！民國 80 年因肝病亡故。

張松山十幾歲時正值抗戰，曾被日本兵抓去當伙夫，不久他伺機逃跑，很快被抓回去，他又第二度逃脫，結果又被抓了，典型的湖南騾子脾氣讓他不休止，竟又做了第 3 次逃走！那次以後張松山只要聽到一點風聲，一點槍響、砲聲便會開始逃亡，但在亂世能如何逃？最後他又被抓，但是是國民黨的軍隊抓兵，他被抓兵後因年紀小個子小，便做些燒飯、打雜、扛槍的工作。

跟著國民黨軍隊四處跑，抗日之後又與共產黨的八路軍作戰，張松山前胸有子彈疤痕，他是挨過槍擊的，中彈位置只差心臟一點點，後背則有刺刀傷，傷疤挺嚇人！那樣近的距離，當時一定更嚇人。

張松山到台灣後一直在軍中，在台南時經朋友介紹和妻子結婚，夫妻感情很好，共生了3男1女，他是上士軍階以傷病理由退役，退後在民國59年到台東農場東河分場，到東河時排行老三的張志榮正唸小學三年級。

據張志榮說，父親矮個子有大聲量，是「聽到聲還沒看到影」那種人，個性「對就對，錯就錯」，管教子女嚴格，用菅芒草的粗莖管打小孩，打後又心疼，過了好久會突然問：「剛才痛不痛？」

因為風裡來浪裡去，逆境裡吃苦忍痛成了習慣，張松山在東河分場曾為了肚子痛忍了7天7夜，山中路遠找車難，心想痛痛就算了，痛完就沒事了，結果他的盲腸潰爛在肚子裡，車子送到台東馬偕醫院開刀時醫生說幾乎要轉成腹膜炎，幾乎要丟命了！

這樣的父親，張志榮突然想到，孩子樣很興奮地說：「我爸會醃湖南臘肉！每年過年都要做好多！平日別家要到很遠去買肉，我們隨時有肉吃。」

關於東河分場：



59年隨父親到東河分場時，張志榮正唸小學三年級。

位於台東縣東河鄉泰源村一處山頂，東河分場成立於民國55年，經過開發二總隊第八中隊及職訓三總隊二大隊開荒整地幾個月，8月1日農場成場，第一批場員240人。

東河分場有北溪墾區與南溪墾區，北溪墾區有11莊，1至10莊是單身墾區，第11莊

是有眷墾區，張松山帶領家人即住 11 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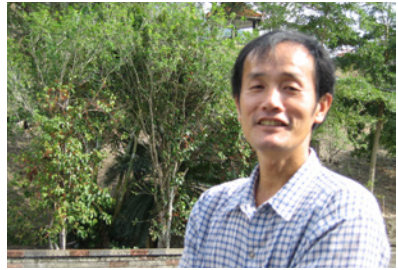
泰源原屬原住民阿美族及卑南族之居地，但人口也不多，當時山上除農場場員及少數家屬外少有人跡，既使下了山也遇不到什麼人，場員的小孩讀書都得起早摸黑，兩腳步行穿越一處又一處的竹林、稻田、野草地，上學放學沿路摘野生水果、蛇莓、刺莓吃，把那時因貧乏而少吃的營養問題解決了不少。

民國 84 年東河分場轉型為「東河休閒農場」，最初是為公務人員休閒渡假而設立，漸漸發展為國民旅遊特約商店及全民皆可享用的經濟型渡假村。

張志榮說養蠶：

張松山是又能吃苦又能使力的。最初農場養蠶，那時正逢台東設了蠶業生產專區，張家逢地逢時，他們種桑養蠶的時間挺長，由民國 61 年到民國 74 年。

四兄妹中只有張志榮自小便隨著父母做農事，所以他最了解父母，也最了解農事。



張志榮說著「養蠶」的農事。

好記性的張志榮邊回憶邊說：蠶以「張」來算，一張白紙大小約 30 公分見方，上面可以生 2 萬到 2 萬 5000 粒蠶卵。在池上的台東農場場本部負責「生卵」，就是讓蠶在白紙上產卵，買蠶是問買「幾張蠶」？10 張蠶大概就是要養 20 萬到 25 萬隻蠶，如無意外可以收成 20 萬以上的蠶繭。把蠶紙放在長方形竹編的「蠶箔」上，初自卵中孵出的「蟻蠶」因和螞蟻一般大而得名，蠶吃桑葉，永遠在吃，吃不停，桑葉永遠不夠吃，人得日日夜夜準備乾淨的桑葉給蠶吃，像照顧夜間也要吃奶的嬰兒一樣，稍一怠惰蠶便病了。

蠶要四眠，吃桑葉吃桑葉吃桑葉，忽然蠶便睡了，夏天時四、五日睡一次，蛻皮，再吃桑葉吃桑葉吃桑葉，睡，蛻皮，再吃桑葉吃桑葉…，如是四眠，第四次蛻皮成壯蠶，慢慢長大，當蠶身飽滿發亮時，需人以手將蠶一隻一隻撿取起來放在蠶結繭的架子上，叫「上簇」。蠶很懂得清潔，結繭前會先大小便，

將體內東西排乾淨，然後先在做繭室的紙盒小洞四周吐絲把位置固定，才再吐絲包住自己。

結繭之後場員要繳繭，依品質登記重量。蠶繭品質分五種：

「上繭」色白、繭層厚、形端正、無疵點、無傷痕。

「特級繭」是最好的，有上繭條件卻比上繭更優。。

「中繭」外表正常但被別蠶糞便染髒染雜，有黑、黃色。

「下繭」是蛹死在繭中，繭因此發黑，只能做肥料。

「同宮繭」，蠶民都喚它「大頭」，這是兩隻蠶擠到一個小洞中變成雙胞胎繭，不能抽絲但可做絲綿。

「屑繭」繭皮薄、未化蛹、死蠶、爛繭，做肥料。

辛苦那樣多時日，特級繭一公斤約一大臉盆，賣價才 100 多元。上繭最初 120 元，到最後 5 元、10 元的調價也才調到一公斤 180 元！太累了，又不賺錢，何況天熱蠶常沒有食慾，有時熱到桑葉一下子就乾硬了蠶也吃不下去，又有時三更半夜下雨桑樹淋雨後擦乾蠶吃了也有影響，營養不良蠶會一批都死去，或軟化病化成水，或白僵病蠶變成白乾乾的樣子。

好的蠶繭繳交後台東的欣欣蠶業中心會用熱水煮，抽絲頭，縲成生絲，將生絲織成綢，而當時蠶絲被外銷美、日甚受歡迎，次級品在台灣也曾大大流行，另外高級成衣的內襯一向只能仰賴進口貨，用蠶絲自己紡織後省卻不少買舶來品的花費。但賺得實在太少了！做不下去。

張志榮回憶他十多年的養蠶經驗，那，也是民國 42 年台灣省農林廳設花東蠶業推廣中心、民國 62 年又設了台東蠶業生產專區之後，花東地區許多民眾辛苦的生活寫照，也是花東榮民曾經付出的對台灣農業經濟的貢獻。

張松山停止種桑養蠶之後輔導會配了地給他，他的領地有 2 甲。他也種過薑，也種過梅。

張志榮說到他自己：

民國 68 年在台東讀完高中後他起先並沒有留在家中和父母一起做農，男

孩子總應該出去看一看，闖一闖。他到了台北。他做印刷，但並非紙上的平面印刷，他在塑膠杯上印花樣、圖案、文字，待遇不怎樣，但他一做8年。做印刷的同時他在周六、周日跑到貨運行搬貨，想多賺一點錢，後來甚至平日只要不加班，下班後也跑去搬，其實錢不多，苦力麼！半年之後搬貨練出體力，他更進一步跑到工地去「綁鋼筋」，就是將鋼筋五根、十根的綁成一束，以備灌水泥時用，瘦長身形的他竟能勝任，這粗工待遇較好，他做了5年。

台北繁華，和家鄉全然不同，一個人打拼孤單，事事靠自己，生活甜酸苦辣皆有。民國80年他感到累了，也想家，他覺得應該休息一陣，便回東河家中，潛意識裡張志榮應是很想念東河的家，那是他成長的地方，大山高樹綠草坡，安靜時只有鳥鳴，只見蝶飛，他安靜的笑容屬於安靜的東河。

在東河家中休息一段時間，理所當然就近去向農場討工作，場長知他離開農家已久，又是台北回來的，看他瘦瘦，疑惑地問：「能吃苦耐勞嗎？」張志榮答：「沒有做怎麼知道不行？」

他做下來了，直做到現在。

他現在是「東河休閒農場」代理副理，但他是個什麼都做的副理，打雜也做，接待賓客、清潔場區、寫報告、作計劃、畫圖都做，農場大而人太少，張志榮說，不做也沒別人會去做，想讓農場看來像樣，讓自己和客人都喜歡都覺舒坦就得努力去做，那麼多年他也都習慣了。

「東河休閒農場」目前有48間客房，可以住150人；六人通鋪房、四人一間房、兩人一間房，三合院、渡假別墅都有，價格便宜，有折扣，經濟實惠，誘人得很。而農場春有桃花、柚子花香，夏季可溯溪涼涼地走步道，秋天非復育的天然綠光螢火蟲陪你，冬來，山歇息人歇息只有腳底落葉與你喀啦啦對話。

農場另有幾寶：鳥多鳥鳴多，各種鳥兒在晨間歡快地唱歌，歌聲各具特色，有的啁啾叮囑，有的婉婉柔唱，讓人忍不住總要抬頭聆賞。

溯溪步道溪流蜿蜒，至今都輕易能見溪蝦、小魚悠游水底，在各處河流多

已汙染的情下，這真是令人快意，振奮！

屬於農場和屬於張志榮自己「綠色 11 莊」的有機水果可視季節採果，肚臍柑、甜丁、柳丁、蜜柚，大白柚、美人柑、晚崙西亞香丁……。

張志榮自己製作有機肥和有機農藥，譬如最簡單的有機肥是以落果泡水，有機農藥更多，像苦楝樹子打碎了泡水可以驅蟲，無患子去除種子用果肉泡水，菸草葉泡水，香茅泡水，都可驅蟲……。

吃廣東糖水吃到「桑寄生蛋」，桑寄生究竟是什麼？農場裡有呢！而且你可以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看得非常仔細。

山坡上有巨大的一棵高楠木，場裡還有 60 年樟樹林的森林步道，只要你肯早起，到森林步道走一走，便會遇到如輔導員趙建國所說「像霧似的芬多精」，喂！芬多精濃得像霧喲！

「東河休閒農場」引人心儀，我最愛的是它的沉默，常常你走向哪兒清風便隨你走向哪兒；你在竹林清風便和青竹對話，你在柑柚園清風便和柑柚對話，你聽見，樹聽見，清風聽見，當竹不語樹不語清風不語，那是我最愛的「空音」，抬頭，側耳，什麼也無，蟲歌叫鳥止鳴，風睡了人靜了，只有你的耳朵在聽，聽那什麼也無。

張志榮說：「大地的  
美大地的好並非一日二日  
就能體驗到」，我們可以  
輕鬆體驗，就從「東河休  
閒農場」開始。

喂！到「東河休閒農  
場」去寧靜身心吧！



你走向哪兒，清風便隨你走向哪兒，輕鬆體驗，就從東河休閒農場開始。



陳志芳退伍後，曾在鳳林初中教美術。

## 藝品作田人

### 陳志芳

民國 38 年國共戰爭，國民黨軍隊節節撤守，一批一批軍民循空路海路撤回台灣，在大局混亂中，各個學校的住校學生成了弱勢，家太遠，路太險，回不了家卻又沒有能力買機票、船票去台灣，既使有能力，也沒有尚未賣掉的機票、船票了。怎麼辦？每一個學生都在焦慮著，怎麼辦？

浙江省蘭溪縣青年陳志芳當時正在上海藝專讀書，他主修西畫選修雕塑，並有一個美好的藝作名字「陳蘭萍」，學生生活快樂又充實，但 2 月裡「上海保衛戰」砲彈便已落在上海街頭，學校停了課，學生滿街惶惶然亂跑。

那時許多人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往有鐵路、港口的地方走，如河南南陽便有 15 個中學的學生隨國軍到了湖北武漢，但到了武漢政府又無法補給學生，吃飯、住宿都是問題，日久，流浪的學生變成流亡學生了，再不解決勢必會發生流血事件。

這時孫立人將軍做了決策。

孫立人將軍（1899~1990 年）安徽廬江金牛鎮人，留學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及維吉尼亞軍校，並應邀遊歷歐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國軍事。以「孫式訓練法」練兵，兵員皆優秀，所率「新一軍」被讚「天下第一軍」。曾任中華民國東北保安副司令、陸軍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是抗日名將，履戰皆捷。但對中國共產黨作戰卻因遭妒導至後來的不幸。

3 月，孫立人在武漢招收新軍，希望有志青年及無處可去的學生有地方可去，解決學生的難題也解決社會問題，投入軍中的學生乘粵漢鐵路火車到廣州，4 月 1 日由廣東黃埔乘「海古號」到台灣，同船的尚有兩頭作戰有功的大象，其中之一便是後來台灣人都認識、都愛的鼎鼎大名的「林旺」。

而陳志芳則由上海上船，同時上船的除了上海藝專的學生外，還有河南大學、西南聯大及其他一些學校的學生。

經過那樣多年陳志芳都記得，船到基隆，他們在基隆火車站睡了一晚，然後到台南的一處營房，那營房的所在地便是後來的成功大學，他們住了半年，半年後到高雄鳳山進入入伍生總隊。



好山好水好陽光才適宜藝術創作，他便這樣到了台東。

陳志芳，真實生年：民國 18 年，身分證生年：民國 22 年，38 年時他剛好 20 歲。由於學生身分，他又會寫又會畫，陳志芳便一直在軍中做文書、書記官、黨部幹事，他在民國 44 年退伍。

退得早是希望繼續唸書，45 年他考上政工幹校唸了一年多，幹校管教太嚴

生活太苦，唸不下去，陳志芳離開，跑到花蓮當小學代課老師。

做老師的感覺不錯，他決心做正式老師，努力進修，民國 48 年他考上初中美術科教師資格，到花蓮鳳林初中教美術。不久，他和鳳林的一位女同事戀愛了，女孩是養女，如要結婚養母索聘金 8600 元！

養女習俗中國各省自古便有，起因自然是重男輕女、自私無知甚至無人性，認為女孩是為別姓傳宗接代，將之扶養長大花費不值，便將生女送入別人家養育，別人家之所以願意養育，有人是因家中無女，想有女兒陪伴照料。有人是因為女孩自幼便可在家做傭人甚至終生為傭，又不必付薪水。也有人為自己兒子打算，給兒子做「童養媳」，婚前做家事，時機到便可傳宗接代，沒有結婚的龐大花費及聘金問題。另有更惡劣，女孩十多歲時便將之賣入娼門，賺上一筆，繼續再收養女、再賣。據調查民國 40 幾年台灣女性人口中有 4% 是養女，因此那個年代留傳了許多養女的可悲可泣事件，不過這種陋習因教育、知識的增長早已消失。

陳志芳要娶養女，養母當然獅口大開，認為女兒培植到在初中工作不同於一般女孩，於是陳志芳便在朋友同事協力幫助下湊足錢，在民國 50 年結了婚，8600 元在民國 50 年能做什麼？如以鄉村說，買一、二間房絕無問題。

結婚後陳志芳調到高雄鳳山中學教初中美術，民國 57 年再接再厲，他又考上高中美術科教師資格，升到鳳山中學教高中美術了，真是個優秀的陳志芳。

日子好過與否，在男人來說，他有沒有好妻子這件事頗為重要，陳志芳有了好妻室，盡心教職之外他開始將興趣專注在他當年讀上海藝專時的選修雕塑上，平日雕刻、雕塑各種人像、動物，越作越努力，越作越進步，先是民國 64 年老蔣總統蔣中正過世，他雕塑了一座蔣公銅像獻給政府，這銅像後來置放阿里山上。民國 71 年陳志芳退休，希望過自己渴望的陳蘭萍藝術日子，他畫畫寫書法雕塑，真是好不快活！

創作銅像並不容易，除了藝術無價外，僅只原料便所費不貲，而先得油土塑形，再 FRP 翻模，最後翻銅才成銅像，過程也十分辛苦。陳志芳曾多次製作銅像及美術作品贈送輔導會所屬單位或政府、民間，聲名遠揚。有一年陳志芳可報輔導就業，當任的輔導會主任委員鄭為元將軍便問他希望去哪裡？陳志芳思索：好山好水好陽光才適宜藝術創作，而雕塑更需要寬大的場地，便答「台東」，他便這樣到了台東。他得到的放領土地有 1 甲 2 分 5，完全免費又有權狀。



在求學期間，陳志芳主修西畫，選修雕塑。

民國 77 年他在地寬土闊的台東又雕塑了蔣總統經國先生的銅像獻給政府，這座銅像就在基隆八斗子漁港。

不多時他發現台東還有好木頭和奇石，這事真讓他高興，而木頭與奇石又讓他的兒子生出了藝術之心，後來兒子一直在石藝上努力，父子二人同在藝術上享受到快樂。

不論是陳志芳或是陳蘭萍，台東都

是正確的選擇，民國 92 年陳志芳 75 歲了，他覺得該輕鬆點過日子，他將工作室改建一番，布置成簡單又帶鄉土氣息的房舍，向政府登記成為合法的民宿，名喚「東之美」，一邊做生意，同時招待朋友，他又有二兒一女四個孫三個外孫女，生活算得上快意。

有些人一旦閒下來就想盡自己力多做點事，陳志芳從民國 90 年起擔任台東縣鹿野鄉調解委員會委員至今，專為鄉人調停不愉快及解決大小諸般煩惱，陳志芳說一切其實都屬因緣際會，只因常有榮民弟兄遭遇些大事小事無法解決，他見了著急，幫忙幫多了有時覺得師出無名，做調解委員是最適當人選；譬如有人不識字，有人不講理，有人說又說不清，也有人被欺被騙，嚴重的失金失地，一肚子委屈，尤其榮民弟兄在和當地居民處不好或對政府、國有財產局、輔導會有意見或需要溝通時，他們那種求助的臉，真令人不忍，而除了輔導會農場的輔導員，調解委員會是唯一的去處。另外路不明路不平，裝路燈鋪柏油或鄉裡想爭取什麼費用，委員出馬比一般人出面要具效力。



陳志芳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銅像前留影。

看步履快速神采奕奕已近 80 齡的陳志芳，任何人都相信，他的藝術夢可以甜美的繼續下去，他為榮民弟兄的熱情服務可以永遠的持續下去。

祝福這位以藝品耕作土地的作田人。

祝福這位以己心度他心的為人服務的好人。

農場老兵文學：口述歷史／愛亞等撰文．——臺  
北市：退輔會，民 102.10  
面；公分  
ISBN 978-986-03-8121-4 (平裝)

1. 退役軍人 2. 臺灣傳記 3. 口述歷史

783.32

102019227

## 農場老兵文學 -- 口述歷史

發行人 董翔龍

總編審 劉國傳、呂嘉凱、施慧敏

總策劃 林秋同、黃元寧、劉美蓉、柯人豪

執行企劃 郭信厚

著者 愛亞、張耀升、陳銘礪、李宗慈、林淑蓉、張家竝

圖片攝影 愛亞、張耀升、陳銘礪、李宗慈、林淑蓉、張家竝、受訪者提供、陳堯偕、  
鄭百乘 (封面主圖)、林辰儒 (封底主圖)、林煜恆

法律顧問 齊彥良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一版一刷)

出版機關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222 號

電話 (02) 2725-5700 (代表號)

其他類型說明 本書同時登載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網站

網址 <http://www.vac.gov.tw/gpbook/>

美編設計印刷 億典有限公司 (07) 382-1710

### 本書為非賣品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 25180207

傳真：(02) 25180778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04) 22260330

傳真：(04) 22258234 網址：<http://www.wunanbooks.com.tw>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著作財產權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四處

(電話：02-27571624)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forms of using or quotation, part or all should be authorized by copyright holder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R.O.C. Please contact with fourth department, VAC, R.O.C. (TEL: 02-27571624)